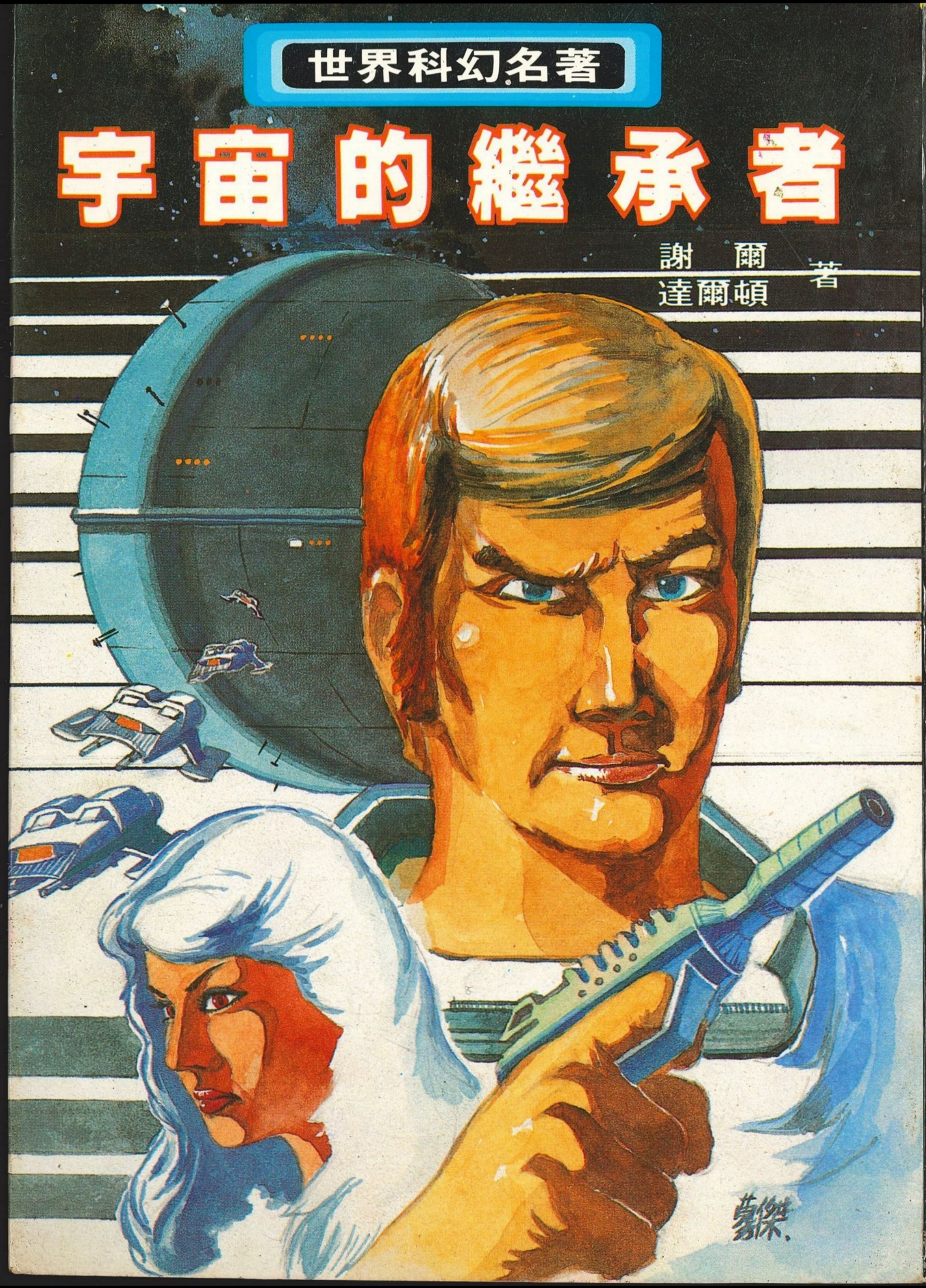
世界科幻名著

宇宙的繼承者

謝　爾
達爾頓　著



SF
B02

世界科幻名著

宇宙的繼承者

星際出版社

世界科幻名著

宇宙的繼承者

謝爾　達爾頓　著

乘坐人類第一艘載人太空船星雲號的貝里・洛丹少校，與其他三名美國的太空軍官，在降落月球以前，突然遭到超強力干擾電波的襲擊，以致由地球送來的誘導衝擊電波被切斷，因而迫降在月球上。他們在那裏發現超越人類智能的大型外星太空船；而在那一瞬間，地球人類的未來就被決定了……。曾使全歐洲兩億科幻小說迷瘋狂的這部太空科幻小說，在我國是頭一次出現，請大家拭目以待吧！

目錄

星雲計劃……7
第三勢力……117
後記：太空英雄洛丹叢書簡介……238

星雲計劃

（註：原著在一九六一年——阿姆斯壯登月前首次發行）

K·H謝爾

1

內華達州基地的中央主要地下壕，此刻正使用太空機場的電子設施（神經組織），爲發射前的準備而忙碌著。一切手的動作、聲音、計算，都爲這早已決定的最終結果，做再一次的控制和檢驗。

負責船內電子裝置的技術小組，正在爲星際電腦A——其任務爲負責調整航線——檢查其內部無數的連接，且在一一試驗當中。

另外，也有人在檢查負責起飛、分節、遙控及誘導用的特殊電腦B。

至於電腦C，則是分析雷達的回聲，並探測紅外線用的。現在，特種照相機發出指示，一切情況相當良好；最終控制可計算到小數點十位以下，非常準確。

這三個主電腦，總稱爲「起飛與誘導裝置」，此刻已得到主任技師的准許而開始發動了。

以往約一千次的發射，每次發射前必須做的那些絕對準確的工作，現在已經執行完畢；只是，周圍緊張的氣氛，顯得有些奇特；因此，較內行的人都會發覺，這一次的發射與平常發射火箭是不太相同的。

守衛中央主要地下壕北邊出入口的武裝士兵們，做出無精打采的舉手禮，然而這位配戴了三顆星的L、邦達將軍秉太空開發指揮部司令官，這時已不苛求這些形式了；他只要看到部下們固守自己的崗位，就很滿意了。

按照預定的時間，也就是下午三時正，邦達將軍進入了地下壕的管制站，後面還跟著參謀長莫里斯，以及科學計畫方面的指導著F．雷曼教授。雷曼教授是因其從一九六八年以來，一直擔任「加利福尼亞太空飛行科學院」的院長，而聞名於世的。

司令部裏那種令人暈眩的忙碌，並不因爲上司到來而中斷；他們雖然知道邦達將軍進來，但大家還是埋頭做自己的事情。

這位外表與性格都很嚴肅的邦達將軍，一向以自律甚嚴，並堅持己見而爲部下嘆服；就是在華盛頓的國會裏，也因其剛強的性格而大出風頭。此刻，他正聚精會神地站在龐大的控制螢光幕前。

在發佈新聞的地下壕還無法清楚知道所發生的事情時，這個螢光幕上，早已清清晰晰地呈現一切景象了。

邦達雙手緊握著旋轉椅的扶手，就那樣靜靜地站了好一會兒，動也不動；然而雷曼教授却焦急得很。他用手摸摸那副無邊眼鏡，心中像有一把火在燒著。他自忖：現在不能再陪著這位全能的長官，把已經控制好的細節，再逐一檢查，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而用眼睛暗示參謀長莫里斯。

莫里斯看見了，只輕輕地聳聳肩，意味着邦達將軍的消息比小組的科學家還靈通，他好像正

要質問幾個問題似的。

「實在太美、太壯觀了！」邦達嘆口氣低聲地說，兩隻眼睛一直凝視著螢光幕。

「我很擔心我們是不是做得太冒險；直到現在，當局的專家們還認爲，從地上發射是一項瘋狂的舉動。我們不僅要克服空氣阻力，而且，從太空站起飛，還必須超越大自然的速度，就是秒速七．〇八公里，或時速二五四〇〇公里才行。」

「將軍！是有關載人太空站的軌道速度問題嗎？」雷曼教授趕忙問道。

「現在我們不敢說，這件事情是否有決定性，但我想再一次地強調，在地面上的工廠建造太空船，比在離地面高一七三〇公里處建造，要簡單得多；而且，每一艘太空船平均便宜美金三億五千萬元以上。」

「教授，也因爲如此，你才會在華盛頓讓人留下那麼深刻的印象。」

邦達將軍以諷刺的口吻說：「不過……算了！反正這事已經無法改變了；我們只能期待以往試驗的輝煌成果，能使今日的壯舉更成功。教授，這艘太空船上，載著我的四個最優秀的部下，萬一出了什麼事，我可就有話說了喲！」

被邦達將軍冰冷的眼光一瞧，雷曼教授的臉色爲之一變。

比較圓滑的戰略家莫里斯上校，原本只是靜靜地聽他們講話，此時却很機伶地揷嘴道：

「將軍，記者招待會的時間到了；新聞界的人可能已開始著急，因爲，我們還沒告訴他們詳細的情報。」

「眞的有這必要嗎？莫里斯。」邦達將軍不悅地說道：「現在我可沒那份心情去參加。」

「將軍，我看還是如期舉行比較好。」莫里斯上校避重就輕地答道。

此時，負責太空醫學的弗里布斯博士，突然咳了幾聲，打斷他們的談話。此人是專門負責太空醫學事務，以及維護「正規太空人」的健康狀態的。

片刻後，邦達突然露出狡黠的微笑，說：

「好吧！可是必須在電視上和他們見面。」

莫里斯一聽，吃了一驚；但周圍的技術員却吃吃竊笑起來；他們想，眞不愧是硬漢將軍的作風啊！

「將軍，這不太好吧？他們正在等著，希望你能親自主持；何況我早就跟他們約好了。」

「那麼取消不就得了？」邦達將軍根本毫不在意。

「將軍，如果你這樣堅持，我們一定會遭受輿論的抨擊。」莫里斯緊張起來了。「將軍，這一點你應該比我清楚才對！」

「那麼，留住他們，一直到他們頭腦冷靜時爲止。無論如何，要先試試電視上的記者會。現在就打開按鈕吧！」

於是，那個空蕩蕩的地下壕裡，開始響起一陣響聲，接著，邦達的臉很快就出現在螢光幕上，露出他最誇張的笑容。他先對大家道了早安——因爲此刻已超過子夜零時——然而，只過一、二秒鐘的時間，邦達將軍即恢復他那嚴肅、冷峻的表情；他根本不在乎記者們的不悅。

他以冷淡而毫無感情的腔調說：

「各位先生，幾分鐘以前出現在地下壕螢光幕上的那枚火箭，雖然只有三節，然所有的部份

都經過改良。再過三個小時，火箭才會起飛，因此，目前正在做最後的檢查工作，而四個駕駛員爲了養精蓄銳，此刻仍在深沉的睡眠之中；一直要到發射前二個小時，他們才會被叫醒。」

但是，記者們並未對這個問題表示太大的關懷，因爲載人的太空船早已不稀罕了。邦達見狀，眼睛瞇成一條細縫。他心中竊喜，暗忖：等著瞧！我的王牌還沒有拿出來呢！然後他突然說：

「太空開發指揮部根據以往的經驗，放棄在衞星軌道上組合太空船——其困難與過去的失敗，是衆所周知的事實；換句話說，不久之後，第一枚登陸月球的火箭，要直接從這裡起飛。這艘太空船的名字叫星雲號。而參與這第一次登陸月球計畫的指揮官是貝里．洛丹少校，他是太空軍的正駕駛員，三十五歲；太空航空軍官兼核子物理學家，專攻核能噴射系統。他的名字各位或許早已耳聞，因他是太空軍第一個繞行月球的太空人。」

講到這裡，邦達稍微頓了一下，他對於周圍因騷動而引起的吵雜聲，感到相當得意。

但在記者們的房裡，立刻有人出面制止，於是房間裡頓時又回復安靜。

「謝謝你！」邦達將軍咳了一聲，繼續說：「是稍爲吵雜了一點；不！現在我必須拒絕你們的詢問，等發射後，再去問我的發言人吧！此刻我只能暗示各位：沒有多少時間了。不久之後，星雲號就要裝載那四個傑出的飛行員起飛；除了貝里洛丹之外，另三名參與者是雷納特．布魯上尉、克拉克．G．弗里帕上尉、艾里．馬諾利少尉——他們是科學和軍事兩方面的特別小組——每一位駕駛員至少都在兩個研究領域裡修得學位。他們的名氣在西方國家裡都非常響亮，同時也是首屈一指的專門人才。由於在專門學問與心理上的互相影響，他們認爲太空就是他們的第二故鄉。駕駛員的照片和資料，請從我的發言人那裡領取。」

事實上，邦達將軍並不想多言，讓那些緊張而期待的記者們高興；他已經在看手錶了。

「好了，各位先生，請不要再問了。」說著，他以誇張的動作揮揮手，制止記者們說：「我只能說出具體而清楚的事實；星雲號準備在月球表面停留四星期，探險的程序也早已確定。無人探索機既然已登陸成功，這一次應該沒有什麼問題才對。此刻我們只能祈求上帝保祐，不要有任何失誤。當然，各位也了解，從地表上發射，需要大量的能源，何況最後階段必須以自己的力量降落在月球表面，然後，再從月球表面起飛；因此，以往所使用的動力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尤其是這一艘只有三節的小型太空船……」

「技術資料呢？」有人以緊張的聲調，對著麥克風喊叫。

「那也會給各位的。」邦達將軍也大聲地回話。「太空船全長九一．六公尺：第一節三六．五公尺；第二節二四．七公尺；而實際太空船主體的第三節是三〇．四公尺。包括最後的實際重量與離開陸表的重量，總共六八五〇公噸。至於登陸月球的太空船本身，其實際重量爲六四．二公噸。但太空船的大小看起來只像普通的補給船而已；那是因爲只有第一節裝載化學液體燃料，而第二節、第三節是第一次使用核能化學動力來發動的。」

這是邦達第二次如連珠砲般的發言；就在人人意想不到的那瞬間，他將這些話發射出去，然後，又淡淡地說：

「第一節使用最好的化學燃料發動，也就是以硼化氫爲主的一種特殊三乙基化合物燃料；氧氣則由以往所使用的硝酸供給，以一比四．九的比例引起化學反應；至於所產生的推力，是比自然化學條件下的肼強八〇%。

當第一節達到高度八八公里，時速一〇一一五公里的最高速時，即會脫離掉落。第二節裝載新型核能化學動力系統，由於使用高密度分子合金，故能以三九二〇度的高溫發動。這個新的小型反應爐，亦就是鈽爐，裝置得相當成功。反應所產生的熱能透過媒體，輸送到熱交換室或擴散室。最後被加熱而從噴嘴噴出去的媒體，大部分是使用異性液體氫，以避免蒸發時的損失。因此，液態氫是最理想的噴射媒體，只是需先將氫的極低熔點與種種困難加以克服才行；因液態氫在攝氏零下二五二．七八度時，即開始沸騰。核能化學火箭的噴射速度是每秒一〇一〇二公尺；這要依靠普通的化學反應，當然是不可能做到的。詳細資料以後再談，這兒我只能就基本問題加以說明。

各位先生，星雲號在三時起飛，預定降落在月球表面南端的新克姆坑洞。」

＊　＊　＊

一點正，弗里布斯博士站在四個沉睡中的太空人面前，他們因服用鎮靜劑，已經熟睡了十四小時。

再過幾秒鐘之後……弗里布斯猶豫了一下，不覺難過起來；他想，這覺醒劑一打下去，他們的思考將又恢復，精神也會覺醒，而費盡心機排除的一切視像，又將回來襲擊他們了。

假如沒有睡足，那麼身心俱疲的駕駛員對於沒有靈魂的電腦、以及複雜的引擎來說，並不是好伙伴。人的精神必須清醒才行——因爲，最後的情況就要在這種情況下決定。

弗里布斯博士等待著，醫學小組的人員也在周圍待命——當然，別的試驗小組也都來齊了；他們可能需要一個小時的時間。而最後一個小時是屬於裝備技術人員的。到出發前十分鐘，四個

人才會走進星雲號。此刻，在這個司令部裡，他們所要做的事情，只是盡量讓緊張的神經鬆弛下來，養精蓄銳而已。

隨著發動、起飛，緊張的神經又會再度繃緊，千萬不能掉以輕心，否則會使肉體與精神在MV鋼與塑膠做成的怪物狹腹內受罪。

鋪著有泡蓆子的四張床上，都有柔和的照明。突然間，那深沉的睡眠，轉變為充滿反應能力的覺醒狀態。

「我是第一個醒來的嗎？」這要說是詢問，或是肯定呢？弗里布斯博士對於這位指揮官的明快反應，感到百分之百的滿意——此人眞不愧是洛丹啊！

「一切都依照計畫。」博士輕輕地答道。

幾次深呼吸之後，這位駕駛員緩緩地起身，旁人見狀，立刻把通氣良好的薄毛毯拿開。洛丹所穿的睡衣相當寬鬆，絕不會有束縛感。

洛丹一面走著，一面大聲埋怨睡衣，惹得旁人都笑了。事實上，在這一唱一和下，確實收到了相當好的效果。

「博士，如果能有一件像你的小腿這麼美的長睡衣就更好了。」

這就是洛丹的幽默，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然而，瘦削的臉上却毫無表情。

突然間，一陣卜卜的聲音傳來；洛丹轉回頭，很感興趣地觀察那個曾伴隨他繞行月球的心腹——「覺醒裝置」；另外，洛丹也覺得非常奇特，為何這個有嬰兒般的嫩皮膚，和一雙幹粗活的粗手掌的壯漢，會被關在這狹窄的船艙裡呢？

就在此時，專攻天文學、數學、以及選修物理學的克拉克．G．弗里帕上尉，也像長毛象一般，吵吵嚷嚷地醒過來。

「我的孩子出生了沒？」

弗里帕的聲音聒噪著，此時此刻，再也沒有比他的孩子更重要的事了；就連即將發射到月球的事，也是次要的問題。

「怎麼樣？博士！，你去看過我太太沒有？」

博士嘆口氣說：

「你認為你太太是解剖學上的奇蹟嗎？這不是我的事；況且，你的孩子還有三個月才會出生，今後假如你再問我這個問題……」

「請告訴我，是不是有這個可能？」這個沒有鬍子的彪形大漢插嘴道：「既然在人體這個不穩定的構造物裡，有好幾百萬個不確定因子，那麼，我幹嘛再等呢?!」

就在這時候，第三個駕駛員以令人開心的笑聲，宣布他已經醒來。

這位醫生兼地質學家的艾里．馬諾利少尉，雖然是這個小組中最不醒目的人，却也是最謙虛、最沈著的一位。

他默默地向在場的人點個頭，打個招呼，並用眼睛瞟了瞟四周。當然，弗里布斯博士也都遵守駕駛員的規則——那是簡單、明瞭的規則——

「在到達預定時刻之前，不要談起升空的事，你們的睡眠是為了使肉體與精神得到充分的休息；不要去想這些立刻要執行的重要任務，那會使刻意安排的效果喪失了。」

這是相當簡單的規則，過去也對駕駛員們有很大的用處。

「你沒有毛病吧？艾里。」洛丹問：「你那張長滿鬍子的臉，看起來好像沒有對安眠藥產生什麼反應似的。」

「哎呀！他的祖先是義大利人嘛！」艾里聽了，只是興味索然地點點頭：「咦？布魯怎麼了？像隻土撥鼠那樣，睡得好甜！」

弗里帕上尉一翻身，右手碰到了日益發福的矮個子肩膀。

認識布魯上尉的人，都會驚嘆他那又像橡皮球，又像脂肪塊的結實而粗壯的體格，但那只是欺瞞外行人的一種僞裝而已；不過，話又說回來，這位布魯比起那個個子不大，而肌肉結實的艾里，更能忍受在大離心力室裡所測驗的耐力標準十八G（G爲地球表面重力強度；一G等於九八○每秒每秒厘米）。

「可惡！」突然間，有泡蓆子的床墊裡，傳來這樣的咒罵聲；長滿雀斑而扁平的大臉從毛毯裡探了出來；近乎無色的藍眼睛瞪著弗里帕。

「我早在一小時之前就醒了。」布魯慢條斯理地說：「對我這種人，那種安眠藥根本無效！」

「說得也是。」洛丹贊同地點點頭，布魯被洛丹這麼一瞧，只是聳聳肩而已。

「你的耐性確實值得誇獎；是不是爲了不妨礙我們，才像埃及木乃伊似的輕聲呼吸？」

「你可以得個勳章了。」弗里帕說著，讓粗重的身體滑下床來。

「煩惱而快當爸爸的人要先下來囉！」弗里帕這樣叫嚷著，又說：「怎麼樣？這個時候還需

要檢查我們嗎？」

講到這裡，弗里帕突然閉起嘴巴。心想，糟糕！然後瞄了瞄指揮官——差一點就違反指定的規則了。

洛丹則假裝沒聽見，一面打哈欠，一面以毫不關心的口吻說：

「博士，請先從這個嬰兒檢查起吧！我認爲我們的循環器官都很正常；但是，中和注射要稍等一下。」

洛丹仔細傾聽自己內心的吶喊。在潛意識裡，刺人的不安感不知不覺襲上心頭。那些人隨口說出的俏皮話，只是爲了壓抑自己心裡的恐懼罷了。

不要說發射的事情！千萬不要說！不久就能確實嘗到了……。洛丹百分之百地確信，使用核能化學火箭的噴氣情況，與使用普通火箭的慣性，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心裡雖這麼想，事實上還是完全不一樣；眞正的壓力是來自無法控制的心底深處。害怕，那是當然的！誰能克服這種害怕的心理呢？但這四個人能——這也是他們與別人不同的地方。

洛丹以敏銳的眼光悄悄地巡視一下在場的每一個人。大家似乎都很正常，只有弗里帕顯得有些焦慮；他太牽掛即將誕生的孩子了。依洛丹的意見，這一次是不應該讓弗里帕參加的；然而，由於無法將這愼重組成的小組分開，而隨隨便便換上新進的試飛駕駛員而作罷。

基於這個原因，洛丹只好忍耐下來；反正，其他方面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2

圓形的座椅裝在製造精密的油壓密閉室內；船艙內沒有比這裡更舒適的地方了。自動水準矯正裝置會立刻將任何的重力變化矯正過來。

第一枚載人的太空船要發射時，最令科學家感到頭痛，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讓駕駛員穿著笨重的太空服坐在他的駕駛位上，爲了安全起見，還必須戴上有透明罩的密閉鋼盔。

此外，高加速壓的結果，往往會使駕駛員受到傷害。製造載人太空船飛行史上最大的事故，是在一次建造衞星時發生的，這是因爲密閉的鋼盔沒有密合，而人在加速起飛時，受到一一·三單位的壓力，而折斷了頸骨。

貝里·洛丹從來沒有穿著太空服起飛過，這是他的特權，不僅如此，他的小組的全體成員，也都享有這種優待；然而，這令技術人員們非常擔心，因爲，太空船的外殼若稍有裂縫，就會引起爆炸性的減壓；而壓力在瞬間全部消失，必然會使人們的血液立刻沸騰起來。

但是，洛丹有豐富的經驗；他的太空船從未撞過隕石，而在起飛受到衝擊時，也沒有爆裂過。

因此，這四個人都穿著淡褐色的整套制服，躺在圓形的座椅上，太空服則放在特製的盒子裡，隨時都可以拿出來。洛丹這麼做，雖然可以讓部下舒服點，但遇到突然的壓力變化時，却無法應付。

此時，檢查調節的工作已經完畢。在他眼睛下方八五公尺處，最後一批技術人員也開始離開了；他們是爲第一節的鰭狀支架，做最後一次檢驗的。

專攻核能火箭系統和選修電子工程的布魯上尉，此刻正詳細地檢查自己的儀器；而負責起飛與誘導裝置的洛丹，則僅僅巡視一遍，不像布魯要花費那麼多的時間。

特殊計時器的指針，又移動一個數目字——三點前一分鐘——三時正就要起飛了。

洛丹回頭看看四周，由於被包在有泡蓆子的輔助操作裝置裡，所以，動作顯得不太靈活。

「那邊好了嗎？」洛丹問著；他看到弗里帕與馬諾利正在兩張主椅的背後休息；反正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事可做了。船艙的空間很小，而無數的電纜、有彈性的管子、以及仔細鑲進去的盒子，使它變得更狹窄；偏偏大部分的作業都必須在這裡完成。這個房間的下方，還有一個更小的房間，那裡有設備簡單的廚房和醫療設備。因爲不能讓出更大的空間供這四個駕駛員使用，兩個房間都在尖尖的火箭鼻子下方。

再往下去，就是裝載特殊裝置的房間；沒有必要時，這個房間很少有人進去。在液態氫的絕緣筒背後，就是唧筒室與預備發電機；而厚厚的放射能防護壁，成爲實際上的「健康地區」的最尾端。從這裡再往下，就是高速旋轉的鈽原子爐，和產生電流的轉換機。最後面則是高壓電線、導熱管以及備有冷卻裝置，像怪物般的擴散室——預先被蒸氣化的氫，就是在這裡擴散的。

這枚星雲號火箭上，只有一個主噴氣口；至於其餘的四個噴氣口，則是能改變方向、當舵用的小型噴氣口。其最大的輸出能力，是每秒一〇一〇二公尺的噴射速度，可輸送出一一二〇噸。

此時，回答洛丹詢問的，只是微笑而已；大家都在傾聽讀秒的尖銳聲音。他們以前就經常開玩笑，這種讀秒的單調聲，簡直就像唸經一樣。而他們已經有過好幾次的經驗，從來就沒有緊張過。

但這次却不一樣了，一想到核能火箭，就如同做噩夢一般。

「……一八——一七——一六——一五……」

洛丹將麥克風拿到嘴前，又巡視各儀器的指針，只見指針在他面前晃動著。

「星雲號聯絡中心，」他的聲音從擴音機中傳出，響徹四方；連內華達基地發佈新聞的地下壕也可以聽得一清二楚。

「船內一切正常。到第一節分離之前，暫停聯絡。」

「……三——二——一——發射！」

和往常一樣，發射時都會把太空船的船身加以隔音；然而，在這種種的設備下，它仍然是最理想的共鳴體。縱然它已分成數節，但巨大的聲響依然無法避免。

在遙遠下方的第一節裡，渦輪唧筒的轟隆聲清晰可聞。終於，準備點火的斷斷續續地吼聲傳了過來，接著就聽到反應物質的巨大爆炸聲了。

緊跟著，三乙基化合物燃料與供給氧氣的硝酸混合在一起，在第一節的四十二個大燃燒室內，產生強烈的化學反應。

熾熱的火舌驅退了黑暗；波浪般的壓力也吹過寬廣的草原；大地籠罩在強大的巨響下。

沒有半秒鐘的光景，星雲號開始上升。這莊嚴的升空却在瞬間產生了衝擊力，上端的三分之一稍微傾斜，使人捏了一把冷汗。這是太空船起飛時最危險的瞬間。爲了維持還不算是已經起飛的船身平衡，自動裝置與動力掙扎了好幾秒鐘。

可以改變角度的操舵燃燒室，雖已克服危機，然其結果只能從誘導電腦瞬間出現的圖表上看出來。

記者們的驚呼聲早就被轟隆聲淹沒了，此時此刻就像世界末日一般，除了原子彈爆炸以外，恐怕再也沒有比這更大的聲音了。

就連在地下壕中，人們談話的聲音也無法聽見；假如沒有載上耳機，可能會被震成聾子。所有的手語、表情，都表示出最高度的緊張。

不久，星雲號開始起飛了，在昇空的那一剎那，它好像猶豫了一下，這個龐然大物終於開始跳動，如同突然被自己所含的原料驅使似的，向上彈升起來。

星雲號越升越高，不久，終於被血紅色的夜空吞噬了。大燃燒室的紅色火焰，起先好像無法順利排出；火焰與起飛台的材料發生激烈的衝撞，將水泥地劃了一條裂縫之後，又反彈回空中去了。

二、三秒鐘之間，螢光幕上能看到的只是巨大而熾熱的球狀物而已。星雲號一直直線上升，保持穩定的姿勢。不久，噴氣柱已變成微弱的光點，然後完全消失在晴空裡。

擴音器再度發出聲響，不久，邦達的臉孔已出現在大螢光幕上。

「星雲號依照原定計畫，已於三時零二分起飛。」他以鎮定的聲音說：「一切順利。駕駛員的情況也會通知你們。不久之後，第一節就要脫離；最大加速是九．三G；這點也順便告訴各位。再過三分鐘，星雲號會進入太空站雷達圈，屆時你們可以看到鮮明的畫面，也順便讓各位看清楚第二節已經脫離。但你們接著就要離開內華達基地，必須等到星雲號安全降落月球表面之後，才會有消息。這期間，可能還有許多讓各位驚訝的事情。我要說的話到此爲止。」

然後以一個微笑作爲結束。

「再過五秒鐘，第一節就要脫離。」一個技術員的聲音從管制室的擴音器裡傳了出來。

「正常。航路正常……二——一——接觸！」

電子裝置準確地操作著。沒有人操縱，也沒有人扭動手指，只是瞪著眼睛，十分緊張地觀看着。這種徹底的冷靜，與等待著的人們，形成強烈的對比。

不久，第一節已成功脫離的消息，從遙遠的擴音器中傳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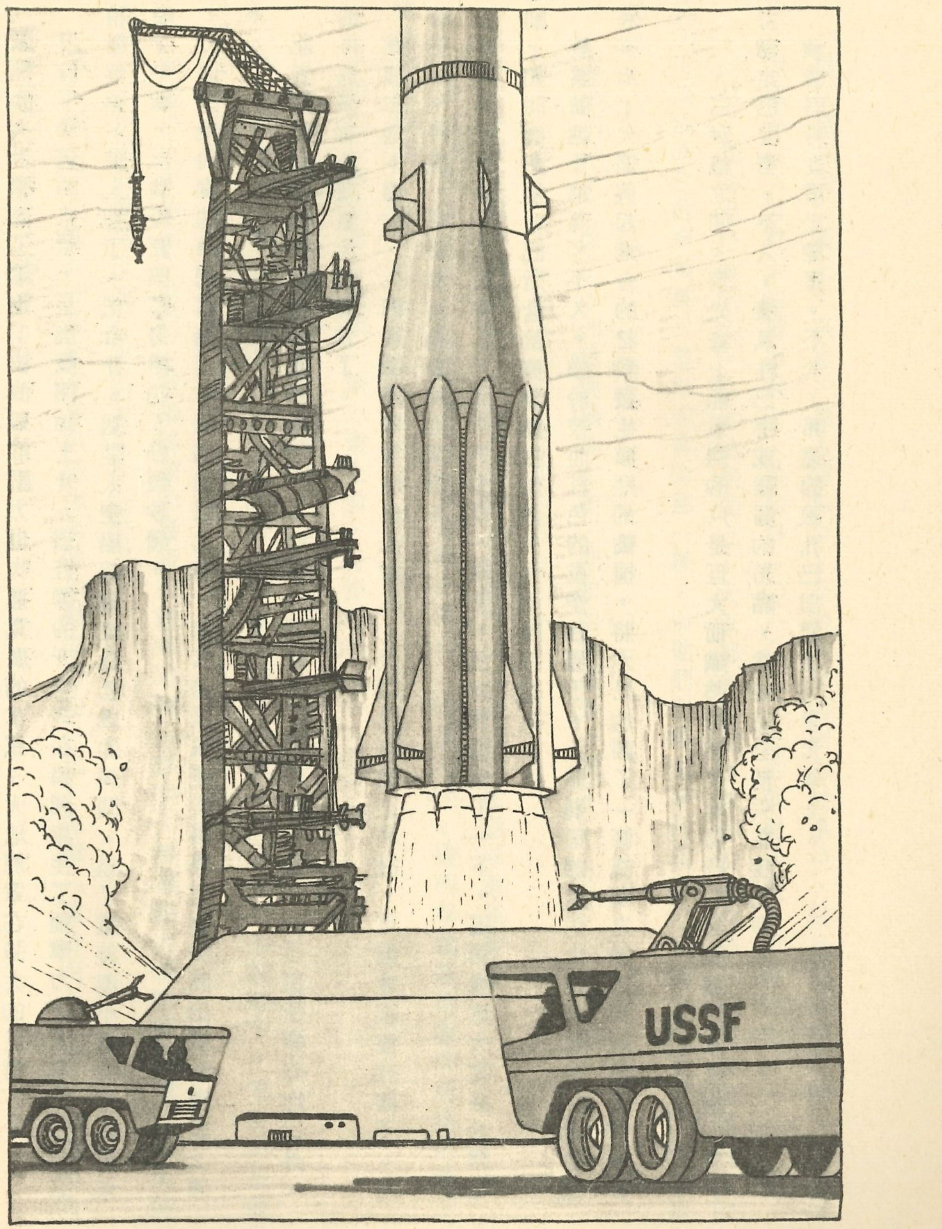
然後，雷達的螢光幕上突然出現二個物體。第一節回收用的管制站，已在負責誘導第一節的不用部分。

在此期間，星雲號的乘員，有八秒鐘的「中段休息時間」；而電腦則繼續進行第二節的點火準備。

洛丹的聲音與平常一樣，只是令人感覺出音調有些異樣而已。

「這裡是洛丹。航路正常、指針正常、震動在容許範圍內。乘員們正等待第二節的點火。」

他只做了這樣簡短的報告；事實上，對地上基地的科學家與技術人員來說，這樣的報告已經



足夠了。

星雲號以穩定的速度飛行，進入太空。洛丹再一次環顧四周；布魯好像若無其事，而弗里帕與馬諾利本來就能適應九・三G。

接著就是第二節的核能火箭的問題了。洛丹感覺到手心正在冒汗，但沒有聽到異樣的聲音——四周靜悄悄的。

突然間，他感覺到一陣劇烈的衝擊，同時還附帶著驚天動地的轟隆聲。這一次，第二節火箭也成爲一種共鳴體了。

加速度立刻上升到八G，痛苦得令人難以忍受，但目前還找不出解除痛苦的方法。

此時，洛丹已經感覺出循環系統安定劑的藥效，所以，肉體還可以忍得住，只是呼吸較困難而已。他的視線模糊，手指也不聽使喚，只是凝視著臉部上方的控制螢光幕。

痛苦的時刻終於過去了，殺人般的加壓在七秒鐘之後恢復一G的正常數值；那是安排在非常高性能的動力之後，所騰出的短暫休息時間。

洛丹對著麥克風說：「一切正常。」因爲目前還不知道答案，所以只能抓著瞬間閃過去的訊息。接著，第二節第二次的加速度又開始了，燃料還未完全燒盡。

加速後經過三秒鐘，星雲號已脫離地球大氣層；速度計的指針接近每秒一一・五公里。

當秒速到達二〇公里時，燃料就會燒盡。在毫無跡象的狀態下，第二節脫離了。這一次，突然而至的無重力狀態，使四個人的感覺如同被鐵錘狠狠地打中一樣。

他們被彈到上方，圓形椅的寬帶子緊緊地勒住身體。

那一瞬間，洛丹喪失了意識；等他張開眼睛，看到閃亮的紅燈消失後，才發現自己已經進入自由空間。

四十三度的轉針已經移動過；在遙遠的後方，連螢光幕也看不見的地方，第二節火箭被地上基地誘導進入回收航線。星雲號已經飛在太空站的軌道上，它在沒有減速的狀態下，雖離地表有三二五〇公里，發生問題，仍會受地球重力影響而自由落下。

這段期間，又有幾分鐘的休息。依照理論，太空船這時的最高速度已足以抵銷地球引力；此外，在理論上，無動力也能飛到宇宙的他處。

然而，理論與實際畢竟有很大的差距。星雲號雖已抵銷地球引力，却依然有引力的存在——它就這樣，一直妨礙太空船的飛行。

無論如何，必須加以調整才能繼續飛行；不但要著手資料尙不完全的繁雜操作，說不定還要稍微修正航線；同時，在理論上，速度也很可能產生小誤差；假如不加以修正，勢必在未到達目標之前，又產生新的障礙。

洛丹的座位因爲掛著兩個鉸鏈，所以能自由調整，他將它變成舒適的座椅，於是，計器盤也移到他的眼前來了；洛丹鬆了一口氣。

一旁，布魯用不太文雅的話，宣佈他已經恢復過來了；弗里帕則乾咳幾聲，他的嘴角有幾滴鮮血。

「好厲害！」洛丹突然冒出來一句話：「最高竟達到一五・四G！不過，這樣一來，才突破危險的放射帶。弗里帕——你怎麼了？」

弗里帕臉色蒼白，以往他那像嬰兒般的紅潤已經消失；只有那紅色的頭髮依然不變地發著亮光。

只見他憂鬱地抿著嘴唇，呻吟道：

「我實在太笨了，我不想再失敗一次；我想下去了。七G時，我爲什麼把舌頭咬在牙縫裡呢？我實在太呆了！這種在學生時代就嚴格防範的錯誤，我卻……」

說著，聳聳肩，好像很痛苦的樣子。洛丹凝視著他，在嚴肅的表情下，還帶著一絲揶揄。

這當兒，布魯的磁力鞋踩到金屬地板而咯咯作響，他立刻以滑稽的姿勢保持平衡。星雲號的引擎如沒有發聲，就表示沒有引力。布魯默默地，一步一步穩重地踏著，他走到弗里帕身旁，按按他的動脈，然後點點頭。

「沒關係，很快就會恢復，他的脈搏像時鐘一樣準確。弗里帕，把你的舌頭伸出來讓我看看。」

只見他的舌頭流出紅黑色的血；洛丹趕忙將視線移開，心想，那是馬諾利的工作。

然後，他將無線電送話器的按鈕打開，等到雜音消除後，馬諾利才恢復意識。

接著，洛丹的耳朵聽到油壓機的聲音，原來馬諾利的座位也變成椅子，而他已經站在弗里帕旁邊。

沒有人多說話，馬諾利知道指揮官正等著他去診斷。

「還好，眞是不幸中之大幸！」醫生說。

「還好沒有咬斷，只要十分鐘，不！十二分鐘就可以治好。這樣好嗎？」

「好，開始吧！布魯，讓主電腦把資料錄起來；我希望管制用的電腦能遲延十二分鐘。現在先做其他的計算。我想，只要四分鐘開足最大的推力，就可以彌補過來。」

他的臉孔立刻出現在地上基地的大螢幕上；使坐在麥克風前的邦達，鬆了一口氣。

「星雲號呼叫內華達基地。」鎮定的聲音響遍管制室的每個角落。

「弗里帕上尉受到輕傷，他咬傷了舌頭；但馬諾利已爲他止血，並敷上藥膏。我們必須遲延十二分鐘。」

於是，邦達離開座位，回頭望了雷曼教授一眼；他想要說的話，已從目光中顯露出來。雷曼點點頭，表示沒有問題。內華達基地成功的地方是——對任何細節都不會放過，而且，連這些小事故都記錄下來。

電腦已開始操作，只要幾秒鐘就可以算出修正值；然後，又會自動地以特殊指向性將結果送到星雲號。

不久，布魯面前的儀器指示燈突然亮了起來，星雲號上這架小型、但性能相當優越的電腦已經收到訊號。然而，這時候被愼重送出來的訊息，事實上已經無效——更新的數值已藉著電波被送進太空去。短短的幾秒中，數值和計算因更新的數值不斷地出現而失效。

布魯用手指頭把基本資料記錄在鍵盤裡。洛丹則將宇宙線和測定的結果，以及溫度、船艙的氣壓、乘員的健康狀態等，定時傳送出去。

馬諾利只費了十一分鐘的時間，就將弗里帕的舌頭治好，並且仔細地包紮到看不見傷口的程度了。

弗里帕不好意思地看看周圍。

「以後你就咬拇指好了，小娃娃！」洛丹說：「那樣比較安全。」

椅子又變成床，引擎也開始發出吼聲。四個人都以滿含期待的敬意、本能的恐懼、繃緊的神經、以及好奇的心情注視著機件。

這個核能化學火箭系統與第二節一樣，都是完美無瑕的。

刹那間，刺耳的咆哮聲與強大的衝擊再度開始了；但加速壓只到達二·一G而已，洛丹與其他人根本毫無所覺。

太空船藉著超高溫氫氣的噴射，劃破了空間。

自從起飛時的障礙被克服之後，載人太空船的實際困難到現在才會發生。

洛丹傾聽著有規律的火箭巨響。在球形船尾後面，有一道藍白色的噴氣柱，那是在核能加熱擴散室裡，被壓迫而膨脹的氫氣。

原子爐雖可以繼續活動一年，但噴射媒體却不能任意浪費——因爲儲存量有限——等到筒內已空，沒有東西噴出來之後，任你有多麼高性能的原子爐，也無用武之地了！

以沈重的呼吸躺在椅子上，每隔一定的時間，就向地上基地報告的洛丹沈思著。他對這落伍的引擎，感到很驚異。

現在爲了獲得推力，仍舊必須採用噴射媒體這種間接的做法。到底要等到那一天，才能研究出純粹的核能火箭，以及接近光速的引擎呢？

洛丹辛苦地動了動嘴唇，不知不覺地笑了出來。布魯大概也在想同樣的問題吧！他開始嚼起

舌頭來了：

「其實，還是當小說中的主角比較舒服；既不必忍受加速壓的痛苦，也不會咬到自己的舌頭。怎麼樣？弗里帕，你不要緊吧？還要忍耐二、三分鐘，其中有五秒鐘是八·四G。沒有問題吧？」

「OK！」壯漢使用通話器回答，透過耳機，可聽到他急促的呼吸聲。

「一切都沒有問題！我們四個人已經邁向偉大的前程了。以後我會告訴我的兒子，他一定會瞪著那雙像磨亮的大理石般的大眼睛，感到非常神奇、驚訝！」

由於疲憊不堪，弗里帕就沈默下來了。在二G以上，要把話說得清楚，必須經過訓練，同時要有強韌的身體；這一點，他們四個人都能辦得到。但馬諾利却默默不語，他那溫和的微笑已充分表露心中所想的了。

此刻，他們的確已邁向偉大的前程。起飛既已完成，接著就需要智慧和敏捷的反應。無法避免又殘忍的加速壓力，大致上就這樣結束。星雲號已完全脫離了裝載著海、大陸、高山、以及數十億人口的地球了。

當然，他們對於已脫離地球的束縛，著實產生了一種優越感。

只是，洛丹明晰的理智裡，並不參雜這種朦朧的感情，而其他的人也沒有發覺他那充滿懷疑的眼神。

現在還沒到達目標——既沒有登陸，也沒有踏上歸途——而目前的計畫並不是比較安全的繞月飛行，而是非常艱難的月球登陸。

3

這一次洛丹非常愼重。加速所造成的椎心刺骨之痛已經過去。當星雲號以每秒三·五公里的慢速度進入預定的月球衞星軌道時，他已發出穿上太空服的命令了。

每個人都默默地服從，在星雲號受到基地主電腦的誘導，依照原定計畫，當軌道幅度越變越小時，他們已穿好輕便而看起來像怪物般的太空服——這是一種最新式的太空服，雖然完全密封，但有能源補充、溫度調節、氧氣供應等設備——此外他們還戴上如鋼鐵般堅硬的透明塑膠頭盔。

洛丹命令他們將頭盔固定好，但須將螺絲釘左右的瓣打開；這是爲了吸進船艙裡的空氣而設的；一旦外面的氣壓超過（或低於）正常値時，這個瓣就會自動關閉。

爲了應付意外事故，洛丹已經盡了全力。

此時，星雲號將船身做了一次調整，使尾部變成船首；如此一來，噴氣口所產生的推力就會變成煞車。由於進入電波無法達到的月球背面，不能接到基地的誘導，因而改由船內的電腦操縱。在第五次調整之後，就進入登陸準備了。

第五圈的繞行剛剛開始，太陽已出現在月球的前上方，長久的白天就這樣持續下去；但另外的半球面，已有大部份籠罩在黑暗中了。

此刻，雷達的螢幕上正映出荒涼的月面，這與從前已被揭露的月球表面，並沒有兩樣；關於這一點，月球已經不再神秘。

火箭又在黑影的部分出現，高度只有九〇公里；而反覆短時間調整的結果，速度已降到每秒二·三公里。

確認裝置的鈴聲突然響了起來，地上基地的強力指向電波，再度抓住太空船；於是，星雲號的中央電腦接到最新的指令；布魯立刻把個別計算機和中央電腦接在一起。

在螢幕上，火箭變成綠色的光點，在表示登陸的路線上正確地移動，線的一端接近南極，位於新克姆坑洞背面；紅點則表示降落的地點，可能是平坦而多石的地區，應該足以承受太空船沈重的登陸脚。

地球上傳來計畫負責人的聲音，如誘導電波一樣，聽得一清二楚。由於距離太遠，以致通訊有幾秒鐘時差——當然，以電波的速度來通訊，還是需要那麼多的時間的。

根據離心力的原則，星雲號必須以相當高的速度，才能抵消月球的低引力。當星雲號到達馬列·比林山脈西邊的分水嶺時，出現在前方很遠處的大渥特坑洞，就是降落地點了。

「這裡是地上管制室，我是邦達。」嘈雜的聲音從擴音器裡傳了出來。「加上電波所需的時間，離變更姿勢點的時間還有七十二秒，時間到就發出指令。爲了避免故障，現在先將電源切斷的螢幕可清楚地看到你們，靈敏度相當良好，毫無電波障礙；主誘導電腦已開始操作，一

定會使你們平安降落。放下登陸腳吧！完成之後要發訊，這裡不再回答。那麼，降落之後再聯絡。祝你們成功。完畢。」

洛丹按了電鈕，於是，星雲號的四支望遠鏡腳，以四十五度的傾斜伸出去；而油壓裝置的好幾層套在一起的管子，也按照順序一一下來，其最下端的接地板將以四平方公尺的面積與月面接觸。

馬上就要到達接觸點了；星雲號仍然位於螢幕的降落線上。稍有差距的部分，也已經修改正確。

「OK！接觸！」布魯的聲音顯得有些緊張，他的耳朵也聽到三個人的緊張喘急聲；事實上，降落能否成功，完全決定在這一瞬間。

突然間，確認裝置發出響聲，星雲號又接到指令電波——與「接觸」令相差不到十分之一秒。

火箭也發出轟隆聲，雖然時間很短，卻出現了十二G的強烈「刹車」。這樣一來，速度就減半了。

而當此強烈「刹車」結束之後，就進入原定用來修正的休息時間。四個人都因呼吸困難而大喘一口氣。下一次的「刹車」將調整到六十度的姿勢，然後將船尾噴氣口掉轉頭與月面垂直。

如此一來，太空船就在降落地點的上空停止下來了；藉著推力的配合，瓦斯流開始向下噴，秒速頂多是四公尺，與指令相符。

各種資料在洛丹的腦中一閃而過；這個工作其實並不難，但洛丹對於這艘脆弱的太空船，總

感到憂心忡忡。

星雲號緩緩地劃著拋物線開始降落，他們感覺到月球的引力非常強大，又要注意控制姿勢的時間，而且擴散室的噴氣口也必須轉向下方，不能保持水平方向。但星雲號如一塊木板般地降落下去——船本身好像並不想改變噴氣口的方向。

「剩下三秒——二——一——接觸！」布魯以緊張的聲音喊叫。

星雲號雖已成功地接近月面，卻發出強大如一千瓩的發電廠在旁似的巨響。

聲音從控制室的擴音器裡，如流水般地奔瀉出來，高週波的音響衝進驚跳起來的人耳中；那一瞬間，布魯已茫然失措，他那扁平的大臉上，也浮現出恐怖的表情。

洛丹躺著的身體也都僵直了，但很快地又從休克中恢復過來；他用右手打開緊急開關，於是，金屬製的安全帶立刻將每個人固定在座椅上。

沒有人忽略角落裡警報器傳來的悲鳴聲；船上電腦顯示干擾電波的紅燈也跟著亮了起來；這表示收不到地上誘導站的控制電波——電腦雖不能像人的頭腦那樣思考，但它卻能以驚人的速度，標示出面臨的最大危險。

就在此時，另一個儀表也開始發亮——它也是一種自動裝置，一遇緊急情況，就會自動發亮。

「航線錯誤！」布魯驚慌地說：「衝擊電流並沒有點火啊！我們已越過降落地點。可惡！就是這個干擾電波，害我們沒引發衝擊電流！它到底是從那裡來的？竟然跟我們的波長完全一樣！洛丹……」

洛丹並不會爲了思考而耽誤時間；因爲，被上升的太陽照得相當明亮的月面，正以非常驚人的速度與太空船接近。在這種緊要關頭，指揮官應該做的事情他都做到了。

他先將埋在座椅扶手裡的主開關切斷，那是他的一種卓越的反射作用；這樣一來，星雲號和地球的誘導就完全脫離了。

狂亂的雜音已完全消失。

鈴聲又再度響起，自我誘導裝置的錄音帶響了；這是預先錄下來的，但是，其內容却無法與現在的他們相配。

「降落自動裝置會取代中央電腦，目前正在計算中。最後，準備降落。用最大輪出力，一六頻道，發出緊急信號QQRXQ。開始降落。」

這是一位技術員在發射前錄下的，但這一次的降落地點安全程度如何，不得而知。

因此，這只是一項冒險而孤注一擲的賭博而已。這艘已失去控制的太空船，如今就要做孤注一擲的降落了——因爲月面已經太接近，而太空船又無法爬高的緣故。此刻，太空船降落的速度，已增至每秒二公里，如要控制它的姿勢，又必須另花時間，所以只好緊急迫降。現在已無法顧及降落地點是平地、或是如針般的岩石、或有垂直牆壁的坑洞了。

引擎開始發出怒吼聲，火箭也被再一次改變角度的操舵噴氣口帶動，而採取垂直姿勢。尖尖的前端指向漆黑的星空；在沒有空氣的月面上，星空的意義與宇宙是沒有兩樣的。

旋轉機也發出轟隆聲，以找尋安定的位置。突然間，有人發出喊叫聲——但不知是誰。

洛丹想下令，隨即又打消念頭——他想到，在這種時候，沒有人能幫忙什麼；包括有超人般

反應神經的自已，也無能爲力。

一切的計算和操作只能依靠電腦，人的頭腦已無法再派上用場了。

螢幕上出現了有鋸齒狀邊緣的岩石，以及熾熱的地表——那是受噴射氣流燒烤出來的。

布魯也不曉得在喊些什麼，但可確定，那不是從喉嚨裡自然發出來的聲音——因爲，在一六G的加速壓下，能夠喊出聲音，已令人非常驚訝了。

突然間，大家聽到一聲巨響，緊接著又是一陣猛烈的衝擊，然後，每個人都被壓在椅子上，整個船艙發出嘎嘎的響聲；此外有幾部機器也發出怪聲而損壞了。

接著又是劇烈的震動，在晃動之前，四周都是靜悄悄的；在這時候，受驚的神經如破鐘的彈簧一樣，隨時都有蹦出來的可能。

降落脚油壓裝置的怪聲，響得很厲害。從儀器上可看出船是直立的。不久，聲音消失，只剩下船艙所發出的劈哩啪啦聲而已，而遭受巨大外力的儀器，在壓力消失的同時，也發出了一些聲響。

然後，洛丹頭上的綠燈亮了起來，就這樣一直靜悄悄地亮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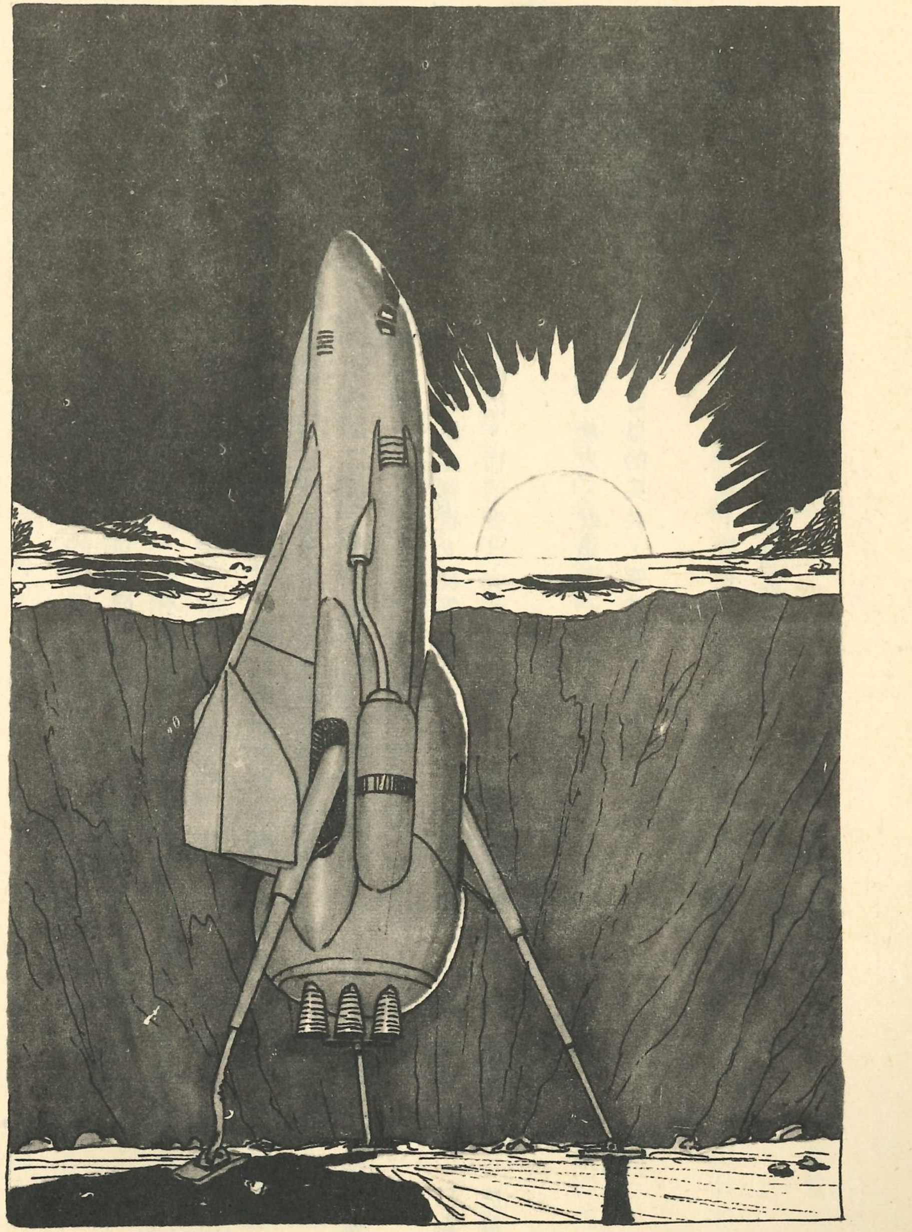
在這寂靜當中，一陣歇斯底里的尖笑，突然響了起來。

「弗里帕上尉！」

洛丹的聲音並不高，却如刀刃一般；於是，笑聲停下來了。

弗里帕的笑聲停止後，洛丹臉上的嚴峻也跟著消失；眼中呈現一片溫柔。

「好了，弗里帕，把它忘了罷！」



他的眼睛再看看綠燈，那燈光自然會令人鎮定下來。中央電腦以綠燈發出無言的訊號：火箭已經靜止，並沒有受到什麼損害。

布魯屏著氣，冷冷地笑著，好像他的理解力，不肯接受事實一樣。而馬諾利博士則和往常一樣沈默，蒼白的臉上，唯一有生氣的，是那對漆黑的眼睛，從他的眼光中，不難看出心裡的疑慮。

洛丹激動地拍拍部下們的頸子，當然，他們希望他對於這次順利的緊急迫降，能像平常人那樣說幾句令人高興的話，或者嘆口氣什麼的，來表示剛才那一瞬間的危機。

但是，洛丹的反應却那麼與衆不同。

「弗里帕已著手調查干擾電波來自何處，資料也已錄進中央電腦的磁帶中，發揮了數學家的高超技能。」

除此之外，他沒再說什麼。

4

光禿的頭上，却有一張非常孩子氣的臉，而且渾身充滿活力的那個小矮人，名叫做亞蘭·D·馬堪特。他那稀疏的金黃色鬈髮，在太陽穴附近突然變成美麗的銀色，顯得非常醒目。

亞蘭·D·馬堪特的性情相當溫和，他經常爲了避開路上的蚯蚓和小蟲而改道——他心中充滿了慈祥；這是純屬於他個人的一種特殊性格。

但在職業方面，却更明顯地表現出他的另一面。馬堪特是幕後人物——他是西方國際情報機關——也就是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稱爲「國際情報局」的秘密活動機關負責人，直屬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最高委員會；與各國的防諜情報機關，有密切的關係。

他帶著一位中年人進入大會議室，於是，裡面低低的談話聲停下來了。

太空開發指揮司令部司令邦達將軍，就在這一次，於華盛頓太空總署第十六樓擧行的一次秘密會議中，將兩位介紹給與會的每個人。

亞蘭·D·馬堪特簡短地和各位打了個招呼，他那光禿禿的額頭被太陽曬得很黑，孩子氣的臉頗引人好感。

他指著長桌子一端堆得高高的報紙說：

「各位先生，關於這個事故，我已經無話可說；而將軍你也無法將那些記者，永遠禁閉在內華達基地裡。我們已遭受猛烈的抨擊，雖然卡茲上校巧於應對，但也……」

他旁邊的中年男人點點頭，這位聯邦警察是內政部調查局的局長。

「抗議最激烈的是各地的報社和電視台，他們說，星雲號並非行踪不明，而是已經墜毀。他們刋載的部分消息，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還有，他們這些消息是從那裡來的；對我來說，這才是最重要的問題。現在我只告訴各位，我們已著手進行調查……。」馬堪特好像在著急什麼似的，不時抬頭看看時鐘。「從星雲號下落不明到現在，已經過了二十四小時，我們還是抱著希望等吧！此刻令我關心的問題是，有關刋登在各大報紙的消息，各位的意見寫得很清楚——你們說，曾經接到太空船所發出的救難信號QQRXQ。而根據太空軍的密碼解答，那是意味遭受攻擊，或是受到有計畫地誘導干擾而墜落——果眞如此，我想聽聽更詳細的情報。」

亞蘭·D·馬堪特對周圍的人點點頭笑笑，然後坐下來。邦達緩緩地站起來，臉上的皺紋很深。他以疲憊的聲音說：

「不錯，QQRXQ的意思正是如此，報社爲什麼會知道這個密碼的含意，實在令人費解。我們雖已動員保安部去調查，可是很遺憾，到目前還查不出任何結果。各位必須了解，接到那個信號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不必大驚小怪；況且，本來就有好幾家大電台非常注意月球的南極；而我們一向都依賴大天文台的協助，因此，消息很可能是由此洩露出去的。當然，光靠這個理由，實在無法解釋QQRXQ密碼的意思如何被解開。關於這一點，我也不能說出個所以然來。

「那就算了；可是，你們的太空船究竟發生什麼事呢？你認為，我們的誘導電波遭到有計畫的干擾；但根據專家的說法，月球表面的無線電轉播站如果沒有發射電波，它就不可能會遭到阻礙呀！」

邦達無言地點點頭，但他的眼中流露出極度的憤怒。

「對！你說得對！這個想法雖然有些瘋狂，但也找不出其他的可能性。在過去二十四小時內，我們已徹底調查過各種裝置，結果毫無失誤。長官，我們只得到二個結論。」

邦達將軍用一條大手帕擦擦額上的汗，然後以沈重的語調繼續說：

「貝里．洛丹少校不可能發出錯誤的密碼。說不定，星雲號的受訊機真的遭到強力的干擾電波而受制；我相信洛丹少校不會犯那種嚴重的錯誤——他是我們最優秀的人才。根據計算的結果，我們已查出火箭在決定性的那瞬間，突然脫軌。從已知的降落速度、月球引力以及太空船全身的質量計算，他們可能落在距離預定地點六十到七十公尺的地方。究竟是平安降落或者已經墜毀，沒有人知道！」

馬堪特那雙清澄的眼睛看起來十分憂鬱；卡茲上校則輕咳一聲。這份報告與情報局的調查結果是相同的。

「將軍！」馬堪特插嘴道：「太空船的裝置果真受到干擾，會有什麼後果呢？」

邦達如拳師狗般地大吼一聲，蒼白的臉逐漸漲紅。

「長官，我們從您那兒得到亞洲聯盟的火箭將與星雲號同時發射的情報；假如他們的太空船

已順利發射出去，降落在我們火箭應該降落的地點，並且使用和我們相同的波長，設計出巧妙的干擾呢？」

「果真如此，他們一定要有非常正確的消息來源，是不是？」

卡茲上校懷疑地問。

「當然！」邦達不悅地答道：「秘密情報局的任務是不是要負責調查這些情況？上校，我只不過負責發射火箭而已；同時，我們的計畫早在好幾個月以前就發佈清楚了。因此，我再一次強調，干擾電波是由月球表面的裝置發出來的，具有攻擊的動機可能很多。由於我們使用世界最強的發訊機發出誘導電波，所以，即使有人從地球發出干擾電波也沒有用。干擾電波的發訊來源，除了月球以外，不會再有第二個地方了。」

邦達說完就坐下來，看起來好像很疲憊。

亞蘭．D．馬堪特凝視著對方，額頭滿佈皺紋。

「這個事件將由國際情報局來處理。到底是星雲號的指揮官犯了極不應該的錯誤，或是有未知的敵人介入，不久就可以調查清楚；說不定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如太空船發生故障等等……」

雷曼教授一聽，突然抬起頭來，非常激動地說：

「長官，星雲號非常精密，絕不會發生故障，雖然我無法在這裡列出事實加以證明。目前只能渴望隊員們盡快傳訊回來，假如星雲號已平安降落，洛丹一定會設法和我們聯絡；因為，太空站的受訊機都在待命中，他們的視界如果能看到地球，洛丹一定會通訊回來。因此，我們除了等待之外，別無他法。」

「這要花多少時間？到星雲號的姊妹船發射為止嗎？」情報局長問。

「頂多是二個月。」邦達強調地說：「那四個人即使還活著，氧氣也無法維持二個月以上；他們所儲備的分量，頂多維持五個星期，了不起也在六個星期左右。長官，請你調查月球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必要的話，我們可以將無人太空船發射到月面的南極附近；然而，這種補給能否成功，實在大有疑問——最起碼要這四個人發現它才行——因此，情況非常悲觀。」

亞蘭．D．馬堪特立刻結束會議，現在他已無話可說；總而言之，星雲號行踪不明，在人們心中將永遠是一個謎。

當馬堪特正要走出房間時，他又露出勉強的微笑說：

「各位，我感到非常遺憾，亞洲聯盟的登月火箭發射不久，就在空中爆炸了。」

邦達氣得直跺脚，連話也說不出來，只是瞪著馬堪特。

這個矮小的男人想用手背掩住眼睛，說：

「很遺憾。但，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調查其他的因素，看看有沒有和星雲號一同起飛的太空船；否則，月球表面的不明發訊機是從那裡來的？有幾個問題，我們到現在還無法澄清，也順便告訴各位。」

然後又壓低聲音繼續說：

「我們並不相信太空船的指揮官會犯錯；但是，你們若能證明太空船的構造理想，那麼，我們就面臨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了。抱歉，請立刻將資料交給國際情報局的研究小組，無論如何，我們必須盡快求得結論才行。」

「這是洛丹的責任。」邦達頑固地說：「長官，你不了解我的部下。我保證星雲號的自我誘導裝置的確已經打開，然而，最後那一瞬間的降落速度却突然改變，當時的推力值都是使用電腦來傳達的；如果這樣做還不夠的話……」

亞蘭．D．馬堪特要離開了，他到太空總署的屋頂上去乘坐直升機。

他仰頭看看華盛頓六月的晴空。

「卡茲，我們恐怕要忙不過來了。」他喃喃地說：「有人說，我有某一種第六感；但是，我的那種預感在二、三分鐘前，就是無法平靜下來。」

卡茲瞇著眼，對於馬堪特擁有這種神奇的第六感，他覺得就像一隻機靈的獵犬嗅到野獸的氣味一樣；牠能預測危險與困難。由於這人擁有非比尋常的頭腦，才會被推薦為國際情報局（IIA）的局長。

5

撒播藥品，等到月表的放射能消失，必須等待二十四小時。

當蓋革計數器指著三五厘米時，一行人由貝里・洛丹帶頭，走出太空船。那當兒，四周靜悄悄的，當然也聽不到任何歡呼聲。

他們都沒有講話，只是手拉著手，互相對望——他們已是第一批踏上月球表面的人了。

第四支降落脚在與月面激烈撞擊時，曾受到嚴重的損壞，除此之外，星雲號並沒有什麼損失。而引擎因有強烈的放射能，至今還沒詳細檢驗；不過，根據初步的試驗結果，機能完好，支架似乎也沒有折斷。

大發電機毫無異狀，原子爐、空氣淨化裝置、溫度調節裝置也好像沒有受損的樣子。

計器盤的損害還可以修復，最嚴重的是第四支降落脚下管子的變形，必須加以支解，要用特殊工具矯正才行。布魯預測至少要花六天的時間，因爲MV鋼是很難加工的。

「大概可以修理。」他說：「但是相當困難。」

在緊急迫降的三十六個小時之後，他們從倉庫裡拉出大密閉帳篷用的氣囊來。

只要使用小型的壓縮空氣喞筒，就可以將特殊帳篷做成牢固的建築物。這裡沒有外氣壓，實在是不幸中之大幸。

帆布製的長長通道，被牢牢地固定在岩石地面上，由於外皮磨得很亮，所以把直射的陽光都反射回去了。現在要開始裝置溫度調節裝置以及空氣淨化裝置。首先將空氣送進帳篷的雙重壁中——這種裝置在地球上，已模擬月面的條件試驗過，現在就只怕隕石了。

要查出目前的所在地非常簡單，因爲好幾次的繞月飛行，已經完成詳細的月面地圖，所以他們立刻就查出來了。

根據計算的結果，星雲號降落在離南極八二公里處；太陽呈半圓形，從月平線下探出頭來。

著陸附近的坑洞已經記錄下來，而聳立在兩個環狀壁之間的小高原也同樣作了紀錄。火箭在那一陣混亂的降落之後，能夠平安地落到這裡，實在太僥倖了，如果他們不幸落在火山口壁的鋸齒般岩石上，那就完蛋了。

此刻，他們已看不到地球——它在月平線的背後，當然無法和地球聯繫。洛丹什麼也沒說，只是像一般年輕人那樣，扭著嘴唇而已。其他隊員都沒有放棄希望；只有弗里帕一個人變得沈默寡言。

對於這種令人擔心的事，洛丹都默默地承受下來。弗里帕太牽掛他的太太和即將出生的嬰兒了；這件事雖然不會令人不安，但總是牽腸掛肚；洛丹必須特別留意這位壯漢的舉動才行。

洛丹轉回頭，身上的裝備雖重，却比在地球上輕得多，因此要注意身體的平衡；這裡的一切重量都只有地球上的六分之一而已；這是因爲月球的引力比較小的緣故。

洛丹站在火山口壁的一個頂端，內壁相當陡峭，坑洞底部的的表面上，也有許多小小的洞口，那是隕石掉落在沒有大氣保護的球面上所造成的結果——幾百萬年前就已如此。

在他的腳下四百公尺處，露出星雲號的尖端。半圓形的太陽毫不容情地照耀著，被直射的岩石已經吸收許多熱能，但中央地帶似乎還沒有那麼熱。

洛丹並不擔心，經過多次的歷練，他早已習慣種種危險和困難，而早有心理準備。

地球上進步的科學，已經把二十年來無法做到的事情實現了。

洛丹所穿的太空服就是精密工業的傑作，也是四千個頭腦密切合作的結晶。為了全人類的分工合作，每一種研究範圍都必須與別的範圍配合才行。

現在，太空服相當正常，洛丹感到很滿意，他將視線投向荒涼的月面。

這附近並不像其他地方有顯著的起伏，也沒有發現生物的蹤跡，耀眼的太陽與黑暗成為強烈的對比，四周的氣氛如同夢魘般籠罩著他；在這種地方，是無法感受到溫和、舒暢的氣氛的。陽光照不到的地方，是完全的黑夜，這是因為沒有空氣做媒介，所以，溫差也很顯著，似乎將一切與陽光有關的事都排除掉了。

月平線太靠近了，反而看不清楚，但在遙遠的地方，却出現極帶。洛丹之所以立即爬上險峻的火山口壁，其原因即在此。

不適合此地景觀的東西，一樣都沒有；只有星雲號那座像交通訊號似的帳篷，顯得那麼突出；但洛丹並不以為奇，因為他已完全陶醉在此地的景象中了。

他的嘴角露出一抹微笑，以自己那種獨特的自律，懷疑地自問：他怎麼會在看清楚這裡的景

觀以後，就產生這種感覺呢？這可能是人類態度傲慢的原因吧——人類總是把辛辛苦苦得來的東西小心守護，據為己有，因此，星雲號才和這裡的景象相配。

洛丹意會到自己在這麼想著，不覺笑出聲來。這當兒，裝在頭盔上的擴音器突然響起不安的聲音。

「怎麼了？」擴音器喊叫著：「洛丹，你在說什麼？發生什麼事了嗎？」

洛丹又笑笑，眼睛瞇成一條縫。

「洛丹！快回答！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布魯的聲音越來越大——可能是無線電沒有關上，所以，才讓他聽到笑聲而奇怪。

「對不起！對不起！」洛丹對著麥克風說：「惹你生氣了？」

於是，擴音器又傳來謾罵的聲音，然後又是咳嗽聲：

「喂！你一個人站在坑洞上笑什麼？」布魯生氣地說：「你聽到了沒有？弗里帕，隊長在上面笑呢！」

「不管他！」弗里帕不悅的聲音傳了過來。「三十分鐘前，我就想用手抓抓背後的癢，老抓不著，因為發癢的地方背著氧氣筒。」

布魯又開始罵人了，洛丹就把擴音器的聲音關小，這個滿頭紅髮的男人，嗓門兒之大，簡直驚人。

「洛丹，上面的空氣如何？」

擴音器又傳來響聲。

「是颱風。」洛丹冷漠地說。

布魯不再開口——洛丹式的幽默使他答不上腔。

「月面的空氣太濃了，布魯。」

他溫柔地再補充一句。

「我了解，指揮官，我們必須了解這種現象。」

「說得也是！我在月面上也想盡量說清楚，這種情形還是不用『直線』一詞為妙，應稱為『直接視線』，如何？就這樣吧，好！你就以那種直接視線，估計從那裡到你站的地方，差不多有多遠？」

「八五二公尺。」馬諾利輕快而好奇的聲音傳了過來。「我現在就在雷達附近，可以用公分為單位，將這邊到那邊的距離量出來。怎麼樣，厲害吧？」

「豈止厲害而已。」洛丹笑著說：「布魯，那就拜託你了，請你正確地量一下，並將短機關鎗的瞄準鏡倍率調整十倍，再用鎗膛裡一半的子彈，射擊八五〇公尺之處，像巨人頭似的大岩石，它就在我左邊五〇公尺的地方——你看得到嗎？」

他的話簡明扼要——洛丹是不會多說的。

「知道了。」布魯也簡單俐落地說：「不過，我想問你，是不是在開什麼玩笑？」

「我很正經，因為我想了解迷你飛彈的效果，並且看看它的貫穿力和爆炸力。好了，開始吧！注意引力問題，說不定會反彈回來。」

「放心，本來就沒有什麼後座力。」布魯冷靜地主張「每一發子彈都裝了飛彈用的推進火

藥，並沒有彈匣，所以，子彈和推進劑就會飛快地射出去。初速每秒二四八〇公里，絕不可能有後座力——既安全又正確。我們不是早就受過這種訓練嗎？」

「高明！」洛丹逗著他說：「開始吧！可別把我當成靶了！」

布魯忍不住笑出來，弗里帕則注視著布魯。他從地上撿起鎗靶，看看那支粗短的武器——洛丹在他們離開星雲號時，就嚴令他們要攜帶武器。

現在，布魯站在完成一半的氣壓帳篷前；火箭在距離不到三〇公尺之處聳立著。

他細心地調整瞄準鏡——放大率是十倍，距離八五〇公尺。

電子點火的紅燈亮了，第一發子彈滑進鎗身的點火室。這種新型子彈的直徑只有六公厘，長度約有手指頭長，爆炸力相當猛烈。

那一瞬間，布魯突然遲疑了一下——因為，在瞄準鏡下目標逐漸移近——事實上，目標仍在遠遠的前方，動也不動。

「快動手啊！」擴音器響了起來。「你在想什麼？你只要把那塊岩石當作阻礙我們的誘導裝置就好了。」

布魯不曉得又在嘀咕什麼，現在他終於了解洛丹的用意了，實驗可以得到更深的瞭解，這不是鬧著玩的把戲。

「最初十發用點射，可以吧？」他輕輕地說：「先讓我試試看。」

「ＯＫ！開始！」

布魯說著，把鎗扛在肩膀上。

從瞄準鏡裡看，岩石變得很大；他認爲，這麼短的距離，高速彈一定會發揮最大的威力，也不需要擧起鎗口，因爲引力小，又沒有空氣阻力，所以，彈道一定會呈直線——子彈就這樣地發射出去了。卽使在幾公里的遠方，用同樣方法發射，命中率也一定很高。

布魯的手指扣住扳機，弗里帕則屏息旁觀。意外的是——沒有任何聲音——假如在地球上開鎗，一定會聽到那種無法形容的摩擦聲，和尖銳的爆炸聲；然而，子彈却在寂靜無聲的情況下發射出去。

圓形排氣孔也閃出了火花，却立刻消失了，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一樣。

布魯驚訝不已。

「太奇怪了！我們必須習慣這種奇特的射擊才行，我好像什麼都沒有感覺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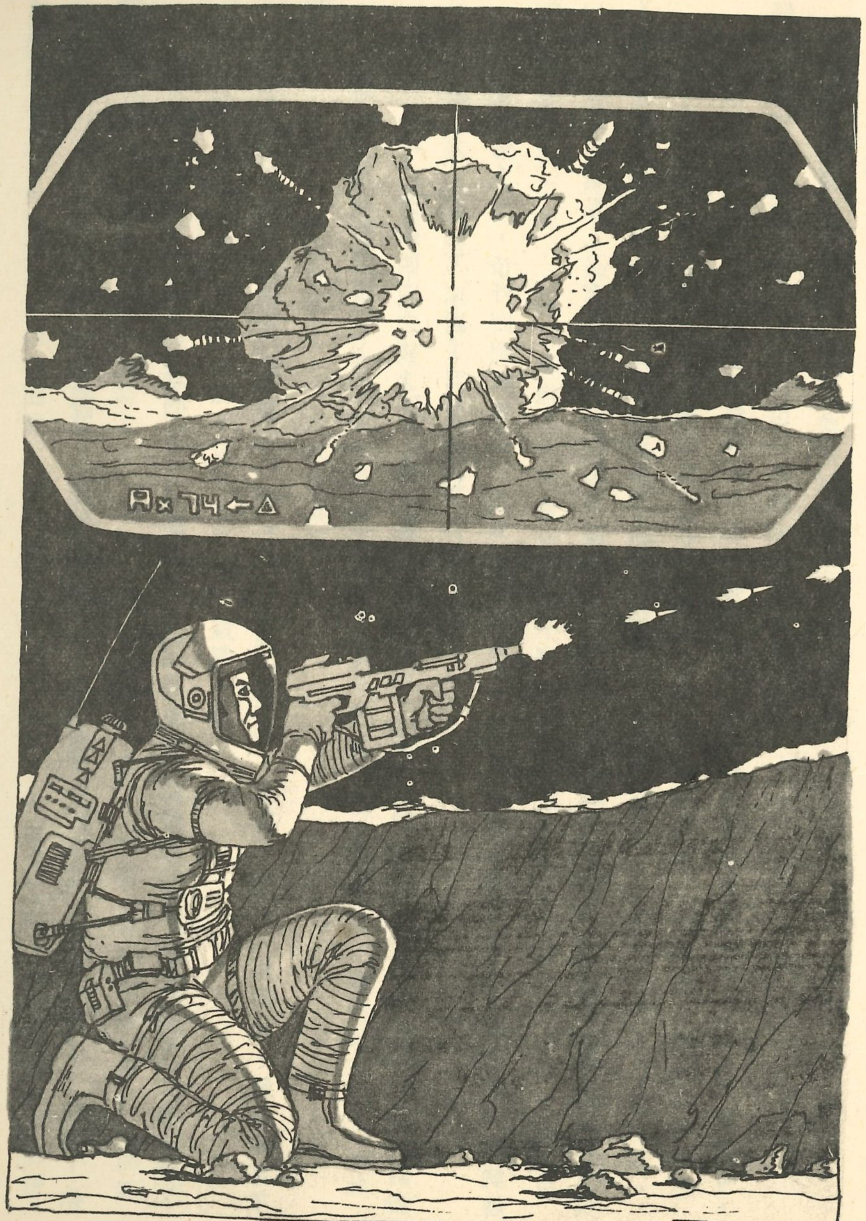
「我也是。」聲音從擴音器傳了回來。「岩石破片飛到這裡來；子彈立卽命中目標，打穿岩石，呈直徑三〇公分的深洞。太棒了！這是一塊花岡岩呢！你再用密集射擊試試看。你打得相當準。」

布魯又扣下扳機，子彈的排氣火焰非常刺眼，只見洛丹立足附近呈現白色的彈道痕跡，這是固體燃料燃燒的痕跡。

子彈在岩石下方的暗處被吸進去，然後發出紅熱的光芒。布魯正想知道結果時，彈匣已經空了。

岩石並沒有留下什麼痕跡，飛上去的破片緩緩地飄下來。

洛丹可以清楚地看到好幾次爆炸，爆炸時既沒有聲音，也沒有壓力變化；只有如雨點般的石



頭和閃光而已。

「很好！」洛丹壓低了聲音說：「裝備部交給我們的這種厲害玩意兒實在太好了！布魯，你扣扳機的時間有多久？」

「大約二秒鐘。」他驚異地回答：「彈匣居然空了！只一眨眼的功夫，就射出九十發子彈。」

「不錯。發射速度平均一秒鐘五十發。OK！測驗完畢，我要下去了。馬諾利，飯準備好了嗎？」

「請吧！可把我累壞了。」

洛丹再一次環顧四周之後才走下來。他高高地跳起，輕鬆地越過地表的龜裂與隆起處。對於已習慣無重力太空的人來說，月球的小引力是不足爲奇的。

二十分鐘之後，洛丹回到帳篷前，空氣房已經裝好，溫度調節設備也與太空船的動力系統連接妥當。

「要把它塡滿，必須用好幾公升的液態氧。」弗里帕報告說：「寶貴的氧氣可以這樣浪費嗎？我擔心星雲號的管制室以後可能還要用，何況儲量有限。」

洛丹站在弗里帕前面，弗里帕比洛丹只不過高二、三公分而已。

「弗里帕，你不要擔心。要修復降落脚，必須有熟練的技術和自由地走動。使用MV鋼時，你一定很想把太空服脫掉，而我也不喜歡站在這種荒漠裡。」

弗里帕抬頭看看黑暗的星空。

「我只是……」他的唇角露出靦腆的微笑。

「是不是記掛嬰兒？」

弗里帕沒有回答，只是緊閉雙唇。

「我知道。你不要太擔心。我們的計畫早已決定了；在星雲號還沒修復以前，我們不會去偵查，也不會冒險起飛，降落到對面的極地；因爲降落脚已無法再負重了；即使上升八公里之後，可以採取垂直方向，但由於必須接觸地面，星雲號可能會受到很大的損害，那時候我們帶來的工具就英雄無用武之地」。到那時候，我才會考慮應不應該把氧氣用在塡充帳篷上，但是，現在可以。你知道嗎？」

洛丹平靜地微笑著。弗里帕又仰頭看看星空說：

「我了解，我完全了解。」他以空洞的聲音答道：「但我另有一個疑問：我們是不是回去比較好？我們迫降在這裡，爲什麼還要痴痴地修復降落脚？假如我們返回地球，降落時可以用主翼或降落輪，因此，脚是否壞了，根本無關緊要。」

他的視線往下移，眼中閃著光。

洛丹的耐性和理智都沒有失去，只是語氣稍微嚴厲一點。

「弗里帕，你的提議可以辦到，但那就像在敵人面前逃跑一樣。我鄭重地告訴你，我們必須達成任務！我不想離開這裡；同時……」他臉上的嚴厲消失了些。「同時，我有預感，我們可能無法順利離開這裡；何況這裡還有許多無法解釋的謎，等著我們去解開。」

弗里帕立刻會過意來，但他的臉色和眼神却顯出還不服氣。布魯笑了笑，好像問題已經解決

似的。

「ＯＫ，請別介意我剛才的話。」這位壯漢說：「我只是異想天開而已，吃過飯後，我再尋找干擾電波的來源，基本資料我已經拿出來，待會兒放進電腦分析看看吧！」

「我希望能成功。」洛丹點點頭說：「好。快來看看我們的醫生做了些什麼菜。」

頭盔裡的呼吸聲高了起來，馬諾利博士正在說明那些名廚的烹飪藝術與化學變化相吻合的道理。雖然說得頭頭是道，好像又有些矛盾。

在星雲號的引擎下方，仍在放出少許放射線，洛丹就在那裡站住，然後從運貨升降機的粗網上跳下來。在儲藏室大張著的門內，露出起重機的長支架，儲藏室在船艙下方，洛丹並不打算在船外使用折叠式的梯子；因爲假如要拿梯子，就必須在降落脚中間，經過還有放射線的引擎。

「我們當中的一位必須等一會兒再吃飯。」洛丹微微笑著，看看其餘的兩個人。

「怎麼樣？布魯，請你暫時負責守衞好不好？半小時之後我再來接替你。上面是最理想的地方，千萬不能大意；我不會離開無線電的。」

布魯默然無語，只要聽洛丹的語氣就夠了。外面看起來很安靜，但洛丹的心裡却十分不安。

布魯在臨走之前先把船艙的安全裝置鬆開，才說：

「我只問一個問題——你是否還在掛念我們出發之前，亞洲聯盟的載人火箭也已起飛的消息？」

「不錯！」洛丹揚揚眉答道：「說不定有人想親眼看我們墜毀！照我的想法，干擾發訊就在極地附近，所以要格外小心。我們的自動探測機正在搜索所有的波長；假如能找出別人的電波，

情況就會改觀了。」

然後，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四處張望。在上面的機艙裡，馬諾利博士忽然覺得冷起來，內心也有些不安了。

他在研究領域裡，很能忍受勞苦與危險工作。

但是，這裡突然發生麻煩，而馬諾利却不適合去處理這種事；他正側耳傾聽重機器馬達的聲音，洛丹和弗里帕乘著吊籃上來了。

洛丹打開螢光幕，只見布魯的身影越來越小，不久就消失在太陽光後的黑影裡了。

片刻後，空氣房已塡滿空氣；突然，發出吵雜聲，壓力也較前降低。當兩人走進來時，只見馬諾利緊張兮兮地乾笑。

「嗨！」聲音有氣無力。「探測機並沒有發現什麼，只有二個人在談話而已。」

洛丹脫掉太空服。弗里帕滿頭是汗，將發癢的背部靠在牆上的稜角處用力摩擦。

「唉！」他嘆口氣說：「我們確實是在地球上空的天空。」

「地球上的人是不是認爲我們已經絕望了？」聽到馬諾利消沈的聲音，弗里帕也停下了。

「不錯！」洛丹輕聲地答應著：「他們可能已對我們失望了；但我保證不會太久——飯後我們就開始拆降落脚。」

馬諾利在想太太；弗里帕則在想嬰兒。雖然沒有人開口講話，但大家都知道，要應付這種情況，必須有強健的雙手和堅定的意志——洛丹是兩者兼備的。

6

他們的確已飄蕩到這個沒有空氣、水、與生命的死寂世界了。

小型履帶裝甲車的薄MV鋼板，雖能經得起中口徑砲彈的攻擊，此時此地却無法令人完全放心。

鋼殼外面，就是虛無的世界：包括一切的危險，與完全虛無的宇宙；但讓他們神經緊張的，並不是死亡的恐怖，而是無法適應的異地環境。除了半圓形的熾熱太陽外，就是月表深刻的龜裂痕跡、屹立的火山口壁，以及未曾風化的山峰而已。

即使是地球上最荒涼的地方與這裡相比，那種欣欣向榮的氣息，也會給人一種無上的滿足。

這種現象會造成強烈的心理轉變：也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接受靈魂與精神上的挑戰；因此，人們若不以禁慾主義者的心態來接受和適應，就會遭到淘汰。只有這種方法，才能承受惡劣環境的壓力。

洛丹因爲這麼想，才讓弗里帕和馬諾利留在船內的；除了需要這兩個人留守星雲號以外，指揮官也不敢相信他們有這樣堅強的毅力。

弗里帕接到洛丹一道命令，假如他們在地球時間十八天內還沒有回來，他就必須自作決定，讓星雲號起飛，飛到太空站的誘導電波所及之處。

弗里帕默默點頭接受，他有將完全自動操縱的火箭飛到外太空採取必要處置的能力。

修理損壞的降落脚只花了五天的時間，所以其餘的二十四小時就用來組合月面裝甲車及裝備。

在服下藥品，得到充分的睡眠之後，洛丹和布魯就出發了。裝甲車在任何惡劣情況下都可以使用，應該不會發生故障；況且每一部份的零件，都曾被第一流的專家檢驗過。這是一輛沒有武裝的運輸車，車內寬敞，可乘坐四人，透明的塑鋼車頂，隨時都可使其變黑，密封的車廂背後是狹窄的儲藏室，現在只裝了替換的零件而已——洛丹打算把許多疑點一一調查清楚。

問題是——不知未來是生是死，眼前當務之急是通知地球站；裝甲車送訊機的所有動力如全部打開，輸出力可達十二瓩，足夠將訊息送到太空站了。

離出發已經二十四小時了，當中他們只睡了五小時而已。在電動馬達的轟隆聲中，他們躍過第一個隆起處。

太陽的缺口越來越大，離極地已經不太遠，在那裡，應該可以看到地球。

他們雖然穿了太空服，但頭盔鬆開，擱在肩膀上。密封的車廂與星雲號的腹部一樣安全，特殊合金若非受到相當衝擊，也絕對不會損壞。

布魯瞇著眼看看前方——他不喜歡前面高高的山頂，於是又低頭看看地圖。

「是萊普尼茲山脈沒錯。」他低聲說：「停下來看看！」

洛丹切斷電源，前輪的馬達立刻靜止下來，被厚厚的防護壁保護著的發電機，核子反應降低到最小限度。

洛丹無言地擦擦額上的汗，又扶扶太陽鏡——強烈的紫外線實在讓人受不了。

他又看看山，用舌尖將乾裂的嘴唇潤濕。

「可能不超過八公里，但利用目測也不太可靠。前方就是弗希曼坑洞，在那裡還看不到地球。再向前行進十五公里，就會通過極地，但和我們要走的路線不合，必須轉向左邊，也就是東方，一旦誤入萊普尼茲的分水嶺，就大錯特錯了。」

布魯的髒手敲敲地圖，由於好幾天沒刮鬍子，他那扁平的臉顯得更大。旅程越來越艱苦，洛丹却發狂似的，越開越快。假如能走直線，或許早已到達極地，爲避過無數的障礙，只好採取迂迴路線，而地圖上的路線，就像瘋子畫的一樣。

隨著幾聲乾咳，洛丹將水壺遞給布魯。

「OK！我們轉彎。萊普尼茲非常複雜，我可不想掉進谷裡。這裡是東方分水嶺的前段，若能延伸到西方，應該能躍過去才對。」

布魯咕嚕咕嚕地喝水，車子正籠罩在鬱悶的沈默中。洛丹滴下高反射散熱劑，太陽實在太強了，車子已不能再忍受，目前最急切的問題就是如何散熱。布魯終於開口說：

「好像有問題。我的脖子好癢。沒錯！你看看這裡！」

他再敲敲地圖——新路線正通過數學家弗里帕所記載的圓圈旁邊。

一說得也是，我知道。」洛丹慢吞吞地說，唇角露出很勉強的笑。

布魯凝視對方，他的嘴唇因乾渴而現出許多裂紋。

「我們在這個地方打轉，目的是想把電波送回地球，然後再想辦法，對不對？」

洛丹遙望天空片刻，布魯也望著他那有著深刻皺紋的臉——洛丹的眼神就好像鋼筋的橫斷面一般堅定。

「問題必須盡快解決，空等也無濟於事，不管願不願意，除了試試看以外，別無他法。現在只好硬碰硬了，越快越好！我們走最短的路線，我相信對方也在爲這裡的惡劣環境而頭痛。」

「我們絕不退縮。」布魯喃喃地說：「OK！我要注意紅外線探測機，一有反應，我們立刻前進。」

布魯說著，雙手下意識地緊握武器，那是一把大型自動鎗，與重機關鎗一樣，都是用來作戰的。

洛丹又推動排檔，引擎開始發出吼聲，裝甲車又起動了。他們繞過火山口壁之後，才走出漂石散落的平原。在快速後退的履帶痕跡上，只見砂塵飛揚，這些砂塵在地表上空靜止片刻後，再慢慢降落——這表示當時沒有風。

六小時之後，太陽變成了圓形——由於月面的弧度，這種變化相當快速。他們平安地躍過障礙處，又越過視力可及的界限，終於看到了巨大的地球。它就在接近北方的地平線上，應該不會妨礙通訊才對。

洛丹瞄了一下右邊，在這幾小時當中，兩人很少交談。

布魯笑了笑，開始荒腔走板地吹起口哨。洛丹把車子開上陡峭的斜坡，履帶深深地卡住地面

，馬達也轟隆轟隆地響著。上面是小小的岩石台地，右邊聳立著黑色的岩壁。

前方的地球那麼明亮！終於成功了！兩個人都沒有說話，看起來相當疲憊；但手部的動作却非常靈敏；他們感覺到，現在應該採取行動了。

洛丹開始伸出指向性的碟型天線，布魯把原子爐的輸出力提高到最大限度，將能量輪迗到迗訊機。洛丹在調整天線的方向時，眞空管開始發熱——終於抓住地球了。

好像有點猶豫似的，洛丹慢慢地把椅子轉個方向；就在這時，計器的指針開始跳動——一切正常。洛丹將麥克風放在嘴邊，摸摸周波自動調節指針。

「好了嗎？」布魯簡短地問，現在他正蹲在車廂裡，手上掛著沈重的自動鎗。

洛丹點點頭，隨即打開按鈕，擴音器裡傳來太空中的雜音——這並不是故意干擾而發出的聲響。

洛丹憂鬱地笑笑，打開迗訊機，對著麥克風說：

「星雲號計畫指揮官貝里．洛丹少校呼叫內華達基地管制室，請回答——這裡是星雲號計畫指揮官貝里．洛丹少校……」

刹那間，如晴天霹靂般，綠色指示燈的亮光突然加強，使得抬著頭的兩個人，臉孔照映成妖怪一般。

頭上幾公尺的地方，天線燃燒成帶著綠色的螢光色，洛丹本能地用兩手蒙住眼睛，不禁叫出聲來。

四周靜悄悄的，一點聲音也沒有。在扁平的月面裝甲車後，浮現著如火焰般的巨大半球，太陽已開始減低威力，附近已籠罩在一片朦朧中了。

在布魯發出警告的喊叫聲以前，無線電機裡會發出令人厭惡的聲音，然後閃光衝破塑膠外殼，使人眼花撩亂；濃烟從箱子裡噴出來，小小的火焰在絕緣體上燃燒著。

洛丹把箱子提走，把原子爐發電裝置的接線切斷。布魯沒有發覺洛丹的手碰到自己的頭盔，因此，當新鮮空氣流進肺裡時，思路頓時清晰起來，他想叫，却叫不出聲。

洛丹坐在椅子上動也不動，剛才的事，就如同做了一場噩夢一般；怪異的閃光和它出現時一樣，又瞬間消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能夠顯示曾發生這個無法解釋的意外的，只有已經熔化的天線和無線電機而已。布魯轉回頭握緊武器，却沒看見什麼人。

直等他聽見泡沫滅火器的尖銳聲響後，才回過神來；洛丹正在用滅火器噴灑已損壞的通訊機；布魯不知不覺地叫出聲，但浮腫蒼白的臉上，嘴唇却不聽使喚。

火已經熄滅，淨化裝置噴出白烟，新鮮氧氣流進車廂。由於這個事故，又浪費了好幾公升寶貴的空氣。

洛丹將頭盔掀開來，表情凝重地看看車頂——嘈雜的聲音如曼陀鈴似的一直繼續響著。

「上當了！我們整個上當了！他們等的，就是這個好機會！」

「可惡——那是什麼？」布魯咕噥著，頹喪地坐下來。「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是故意搗蛋的電波干擾。你不要問我他們怎麼干擾，我也說不出，只知道一打開按鈕，就出現那種亮光；也就是說，他們用完全自動式探測機在窺伺，所以干擾發訊機才會隨時伺機發

動。」

布魯緩緩伸手去拿帶來的口糧，眼睛瞇成一條縫，在他心裡，那種能幹的專業才能又開始覺醒；而藏在腦子裡有關電子工程的廣泛知識，也開始活躍起來。

「其他沒有什麼故障嗎？我認爲你是太空科學院的高才生，同時也是思考敏銳的人。」

「現在就不是嗎？」洛丹不服氣地笑。

「現在不是了，因爲你現在說的話，就像三流漫畫中的超人一樣。你所說的『完全自動式探測機』是什麼東西？你知道嗎？我們在這裡使用指向性集束波，他們怎麼可能那麼快就收到電波呢？還有，我們的天線伸向天空，你能說明那種綠色亮光有多亮嗎？」

「你不要問我，要不然我就胡說八道了。」

「我們曾被鐘狀的光幕包圍過。」布魯固執地說：「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從那裡降下綠色的光，就在那一瞬間，天線消失了。洛丹，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除了這一件以外，其他的事我全都明白了。如果有人說，那是閃電，我也會相信，唯獨這件事，眞的使我束手無策。」

洛丹的表情非常嚴肅，動也不動，只有兩隻眼睛炯炯發光。

「那麼你說，我們是不是在做夢？假如我是你，就會把智慧發揮到極限。有人接到我們的通訊而採取行動；至於如何行動，已是次要問題——因爲，以我們目前的技術知識還無法推測。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不知是什麼人，不讓我們離開月球。我可以拿生命擔保星雲號無法再上升一千公尺！你不要問我爲什麼，我只是有這種預感而已。不——我知道。但我們要怎麼辦呢？」

布魯一聽，頓然失色，只好一直凝視著洛丹；而洛丹明亮的眼睛，此時也變得非常黯淡。

「我沒有看過像你這麼冷靜的人，你想說的話只有這些嗎？」

「不，我只不過是推測這種情況罷了，無法解決的問題，暫時先置之腦後，現在不要去討論它。」

布魯咳了幾聲，臉上恢復了紅潤。

「OK！想逃避現實嗎？」他的笑聲有些勉強；然後環顧四周，外面仍是一片荒涼。

「我實在莫名其妙，乾脆就把它叫作一種『力場』吧！但它在這虛無的空間裡是如何產生的呢——沒有極，也沒有任何裝備。他們爲什麼不讓我們離開這裡？用的是什麼方法？」

「亞洲聯盟的火箭是不是比我們早兩個小時發射？說不定他們裝載了最新發明的裝置呢！你不是看到那綠色亮光了嗎？」

洛丹用銳利的眼光看看部下。

布魯冷冷地笑著，兩隻大手好像多餘似的，在兩腿間晃來晃去。

「少校，我們不要再開玩笑了。你自己也不相信，對不對？果眞有這種事，我便覺得一切都無所謂了。假如亞洲人能發明出那種新裝置，我寧願去喝鐵釘的銹水！眞是豈有此理！好了，我已經冷靜下來了。我們下一步要怎麼做？」

洛丹故意笑笑，歪扭的嘴唇暗示著警告布魯。

布魯十分了解這位瘦高個兒長官的個性。

「出發偵察！必要的話，比敵人早十分之一秒按鈕；除此之外，我也找不出其他的辦法。如果我們一直採取被動，不出幾個星期，就會窒息而死。然而，想起飛，也一定會被擊落。」

「談判呢？」布魯試探地問。

「好啊！問題是對方願不願意談判？從一連串的事件看來，恐怕不行。他們到底憑什麼不讓我們通訊？不這樣做，誰會受到傷害呢？現在全世界的人都已經知道星雲號登陸月球；那麼，他們以那種方法來阻礙我們通訊，到底是什麼意思？在我看來，那只不過是一種無理取鬧。如果他們想殺害我們，那還說得過去，問題是，他們可能不想那麼做！爲什麼呢？」

布魯吹了一聲口哨。

「該來的總會來，雖然很慢。但萬一氧氣用完……」

他的額上擠著深深的皺紋，遲疑了一下，繼續說：

「少校，這樣好了，我們在地圖上記下新路線，必要時拼死一鬪好了。八小時就可以到那邊。」

他想把椅子轉個方向時，洛丹又說話了。

「先睡八小時，然後把鬍子刮乾淨，不要讓對方以爲我們是野蠻人。」

布魯一聽，驚恐地看看外面。

「鬍子？你眞的這麼說嗎？」

「亞洲人沒有像我們這麼濃密的鬍子，說不定會很尷尬呢！」洛丹怪異地笑笑。

這表情使布魯不寒而慄，心想——這位指揮官到底在想些什麼啊！

7

面向極地，還不到三十公里，紅外線探測機就已經有反應了——可能是附近有大量散熱的物體吧！弗里帕推斷那裡是發射干擾電波的來源。

兩個人從裝甲車裡出來，徒步越過凹凸不平的岩石。火山口壁的高度在六〇〇公尺以上，這是在地球上未曾看見的大坑洞。

向上爬了半小時之後，已經沒有妨礙視線的東西，但他們仍舊在火山口壁的山腰上，只是稍微移到北邊而已。

隨身帶來的方向探測機的反應越來越強，可能發現了另一枚火箭吧！突然間，布魯的兩膝跪了下去。

他用兩手撐著身體，透過麥克風，歇斯底里的笑聲從頭盔裡的擴音器傳了出來。

貝里．洛丹一言不發，他本能地竄到岩石後的影子裡，竭力鎮定下來；然而，當他見到眼前的光景後，原本緊張的神經，更加上重重的一擊。

「我的天！難道會有……」布魯呻吟著，顚三倒四地只會重複這句話。

洛丹猛然站起來，放開緊握的手，用力把同伴拉過來。片刻之後，布魯才從茫然失措的狀態下驚醒，戰戰兢兢地望著洛丹。由於滿臉冷汗，頭盔的透明部分已蒙上了一層霧，洛丹替他打開小型通風瓣。

「振作一點好不好?!不要講話！如果對方把那個亮光對準我們的天線，我們就完蛋了。千萬要冷靜！」

洛丹只好這麼說，一再強調，反覆「冷靜」這兩個字，雖然不怎麼高明，却也發揮了相當效果。洛丹雖早有心理準備，但突然迎面遇上，也不免心驚不已。原來在宇宙之間，早在他們誕生之前，就已經有許多其他「生物」存在了。

這種覺醒使他毛骨悚然，束手無策，當時的感覺就如站在高聳入雲的牆上一樣。

片刻後，洛丹的臉慢慢恢復平靜，心臟的悸動也漸漸平穩下來，他的眼睛又射出懾人的光芒，緊握著布魯的手仍然有力；他推測布魯要完全恢復神智，還必須再等一會兒——這可能是布魯上尉一生中所受的最大震撼。

洛丹躡手躡脚地挪近岩石邊，視線被那艘巨大的物體吸住，他的疑慮已經消失，他們並不是在夢中！呈現在他們眼前的，是實實在在的眞實。

一片靜謐中，布魯開口了，洛丹並無意禁止無線電通話，因爲那樣做也無濟於事。

「原來你在幾小時以前就知道了……」布魯低聲說：「怪不得你要我刮鬍子。洛丹，你是怎麼知道的……」

「你別緊張，緊張也沒用。」洛丹也低聲回答：「這艘太空船絕不是亞洲建造的；不但如此

，它也不是我們在地球上看到的那個綠光點，人類絕對無法造出那種力場來，也不能用那種方法干擾我們的電波。你必須振作起來，除了面對事實以外，現在已別無他法。」

布魯突然站起來，呆滯的眼神已經消失，仍然凝望著前方。

「他們也是被迫降落嗎？」過了一會兒又說：「把火山口壁削掉一半，以猛烈的衝力降落下來，他們是什麼人？長得怎麼樣？從那裡來……同時，」布魯咬了咬嘴唇，又滿腹狐疑地說：「……他們打算怎麼樣？」

聽到這一連串的詢問，洛丹又開始充滿活力，恢復冷靜的思考，微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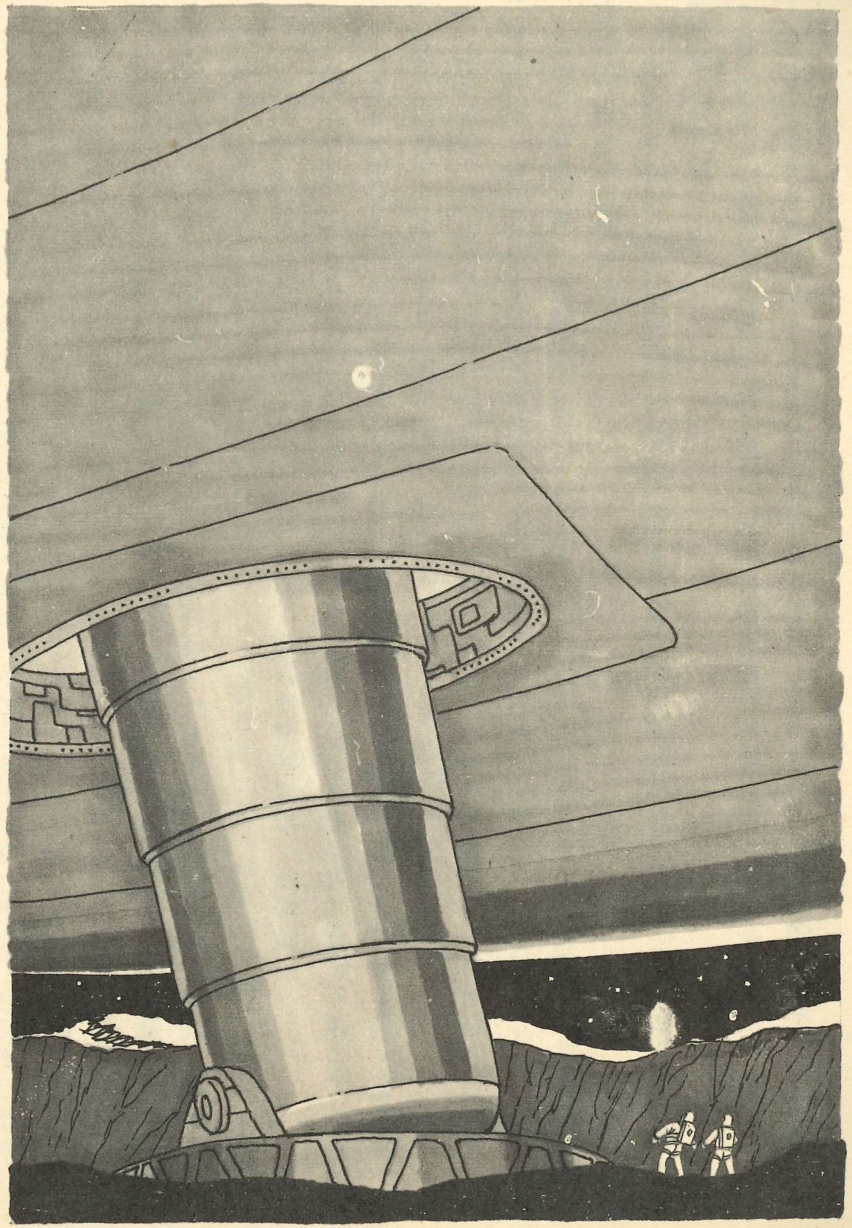
「不久就可以得到答案了，我認爲這不是不能解釋的事。他們當然有理由干擾我們的通訊，可能是不讓地球人知道他們的存在——也可能以爲我們降落時已看到這艘大太空船。怎麼樣？這樣一來，謎團不就解開了？」

的確不錯。洛丹一開始就以不同的觀點來看這艘巨大的物體。他的腦子開始迅速地思考，發出危險信號。他是以科學家的冷靜眼光，來觀察這艘奇特的太空船的。

在球形船身的平滑表面上，看不見什麼東西，既沒有彎曲部分，也沒有開口；只有在球形的赤道部分隆起一道環而已。

太空船聳立在被削掉的火山口壁前，船身並沒有摩擦過的痕跡；然而，它衝破火山口壁而降落的事，却是實在的。

船身是由短短的柱形降落脚支撐著，脚連接在圓形的物體上，可能是由船身下方伸出來的——他們兩人只看見這些而已；被強烈陽光照射的船殼，發出略帶紅色的光芒；想看它的上半部的



話，還必須將身體往後仰才行。不知不覺中，兩人已從火山口壁旁走出來，走向那艘太空船了。

布魯已完全恢復神智，聲音也回復原樣。

「大型太空船最理想的形狀，就是完整球型。如果再有適合這種船的動力，那就更理想不過了。實在令人驚訝，我估計它的直徑至少有五百公尺，比火山口更大！這麼大的重量是如何昇上太空，又如何在太空中飛行？它到底裝了些什麼機件？實在無法想像！我看還是不要瞎猜比較好。」

然後，又壓低聲音說：

「我們乘坐星雲號，就已經很得意了。呵！我們坐那麼小的火箭到達月球，只飛了那麼短的距離，就得意忘形；而我們面前還有銀河系，不！還有更近的太陽系呢！一向很自負的人類與那邊的人相較之下，竟然有那麼大的差距！你能想像嗎？」

「你再說這些無聊話，我就不饒你！」

洛丹的聲音冷若冰霜。

「我也想說這句話。」布魯信心十足地微笑說：「少校，你的自尊心也很強嗎？」

「我們是人類。對於人類迅速的進化及其未來，我也很驕傲。我們既然已經征服了小小的月球，將來必也能征服其他的星球。

我們無法證明那艘大太空船裡的乘員智慧都比人類優秀，說不定他們只繼承了幾萬代的努力成果，輕易地獲得文化遺產。無知與愚笨不同；必須先給予無知的人學習的機會；但有學習機會，還必須看看老師有沒有知識；因爲，不是老師所教的東西，就無法記在腦子裡。我們是年輕而

健康的種族，我們的頭腦就像海綿一樣，能夠吸收很多東西；因此，你絕不能亂說，好像我們會突然退化成猴子那樣！」

洛丹眞正動怒了，他好像已忘記眼前的構造物。

布魯噗哧笑出聲來，然後握緊自動鎗。

洛丹警告他說：「現在不要動武，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先接受宇宙上除了我們人類以外，還有其他高等智慧的生物這件事實。對我來說，這並不稀奇，人類也應該想到這一點才對——離開地球的人可能都想過，這樣就夠了；然而，事實與推理却有一段出入。」

「如果這艘船是亞洲聯盟的火箭，就好辦多了。」布魯喃喃自語，然後又加強語氣說：

「那麼，我們怎麼辦？好在指揮權在你身上，不用我操心。喂！我的好奇心逐漸強烈起來了。」

「我從一開始就有好奇心了，那些人好像無意殺害我們。對了——一定有原因！」

他看看裂開的岩壁說：

「技術高明的船長絕對不會這樣降落，至少，是我的話，就不會這樣。它既然把火山口壁削掉了一半，就可證明他不是故意的——難道發生故障了嗎？這麼一來，不就和我們一樣了嗎？是不是？」

洛丹因滿意自己的推斷而露出笑容。

「對方有些奇特，但我們也做得很漂亮。好，我們過去看看。」

說著就站了起來，唇角又露出冷笑。

「別開玩笑，快蹲下來！」布魯喊叫道：「不要亂來！」

「我不是亂來，請你考慮我們的處境，現在我們已無法動彈，假如等到邦達將軍派另一枚火箭來解危，我們恐怕早已送命了；而下一批探險隊來時，也會遭到同樣命運。所以，現在不要再顧慮什麼。你那笨腦袋瓜裡是不是已經想通了？」

除了這個因素以外，洛丹也充滿了強烈的好奇心，這是一種無法抑制的本能衝動；就像「岩壁的影子裡有什麼東西」那樣，這種疑慮是永遠存在的。

突然間，洛丹的眉頭緊皺——他聽到了「人」的笑聲——那聲音雖然短促，却是千眞萬確的。

布魯立即舉起鎗口，臉上的表情也頓時緊張起來。

「聽到沒有？」他激動地說：「有人使用和我們一樣的波長。可惡！」

「你以爲是什麼?!」擴音器傳來洛丹悠閒的聲音說：「你以爲我在這裡演戲啊?!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你不知道嗎？剛才我們說的話，他們都聽到了！這就是他們沒把我們這種爛頭盔上的通訊機破壞的原因。這表示他們有智慧，他們知道這種裝置絕對無法把電波送到地球。這不是非常簡單的道理嗎？來，我們走吧！」

布魯沒有動，自動鎗掛在他的手臂上晃動著。他冷漠而緩慢地回答：

「請吧！你不要擔心我。我實在無法裝出完全信任對方的笑臉，走到像烏賊、妖怪般的怪物旁邊。我要留在這裡。」

洛丹偏著頭說：

「你的小說看得太多了。烏賊即使有智慧，也不可能建造太空船。你不要把想像和學理混爲一談，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在地球上，相信另有不同智慧個體存在的聰明人相當多，你不要老以爲他們的外型像怪物。不要說傻話了，跟我來吧！你還想讓我再說一次，而不多考慮了嗎？」

「不管你怎麼說，」布魯不太情願似地嘀咕：「我還是不願意。像一隻笨山羊似的走進那艘太空船，實在不是我的本意。」

「說得也是，我也認爲人類恐懼未知之物的本能，是造物主賜予人類的種種特性中的最高智慧；很好，但在特殊情況下，應該將無謂的感情衝動克服才行。假如你想來就來吧！這一點上，我不能以長官的身分強迫你。」

洛丹說完，立即轉身，以穩定的步伐走到岩石旁。經過一番爭戰之後，理智終於戰勝了感情，洛丹知道已經別無選擇，只好孤注一擲，實地去查看了。

洛丹將自動鎗揹在右肩，兩手下垂；因爲他不願意拿武器當作和不同智慧個體的見面禮——那是最壞的寒喧方式，也不適合他這位能幹、慈悲、而聰明的少校；同時他也覺得那樣做是可恥的。

他覺得自己心裡產生了一種空虛感，隨著巨船的接近，即將相見的重負把他壓得喘不過氣來。目前是未知的生物掌握著主動，這一點是不容懷疑的。那種干擾電波並非有意破壞，只是象徵敵對的立場。洛丹這樣想著，內心自然就平靜下來；他信任自己心裡的這個想法，因而急於向對方表白。

目測的距離不正確，巨船比他想像中的還要大。當洛丹離太空船還有一大段距離時，船的外

形逐漸大起來，這種景象使人喘不過氣。在熾熱的陽光下，前進幾百公尺之後，依然不能看到整艘太空船，便可想像它的龐大了——這艘巨船的直徑，絕對不止五百公尺！

降落脚是一支大圓柱，也附帶著巨大的接地板。洛丹心想：這和星雲號沒有兩樣嘛！於是不覺露出笑臉。他推斷，船內的生物體在科技以及智慧方面，應該和人類相差無幾。

突然，擴音器傳來布魯急遽的喘息聲，然後他的身影隨即出現。

布魯一言不發地追上來，與洛丹並行；洛丹也默默地點點頭——自從他們戴上密封的頭盔後，就很少使用這種暗示方法。布魯露出微笑，雖然他已極力克制自己，但閃爍不定的目光却無法掩飾他的緊張。

兩人的步伐越來越慢。他們頭上聳立著無法想像的弧面，太陽光只能照到球體下面的一小部分土地而已。洛丹終於在一大片黑影的最前方停下來了，他極力使身體往後仰，看看上方。

在剛才就看到的球形赤道隆起處下方，有一個寬大的開口。環狀的隆起處，高度至少在七十公尺以上。

「這艘太空船如果在這時起飛，我們就會粉身碎骨！」洛丹悠閒地指著上方說：「那可能是噴氣口——如果他們使用的推動原理和我們相同就不會錯。在它下面的地表已經變成玻璃，可能是高溫的結果吧！如果它在地球上，我估計重量至少有二百萬噸——他們如何使這麼重的東西起飛呢？」

「我建議用烟火。」布魯諷刺地答道。他內心的憤怒已壓抑不住；因爲，對方好像一點都不在意他們，所以他忍不住想要罵一聲「猴子」；不過，他還是極力壓抑著。布魯並不像洛丹那樣

有自信，所以才會說出那種不太文雅的髒話來——他在無計可施時都如此。

洛丹並沒有失去自信心，他推測船內正在進行討論，也陷於困擾之中——當然，他們知道要殺這兩個人，根本不費吹灰之力，只需碰一下按鈕就夠了。

洛丹就是根據這件事來判斷的。假如外星人不反對——如果他們有慈悲的心，應該不會那麼輕易下手，他們要不是一直保持沈默，就是利用各種方式來說明他們的存在。洛丹少校只想以忍耐作爲武器。

然而，布魯的反應却與他不同。片刻後，他又說出一大堆譏諷的話來：

「貴船下方有兩隻怪物來了，我們又饑又渴。各位午安，我叫布魯。由於你們害我們迫降，所以特地前來『道謝』。」

然後就閉起嘴巴。假如在其他場合，洛丹一定會笑出聲來——但現在不同。布魯的玩笑好像歪打正著。

兩個人不再講話，洛丹難以自制，立刻緊握武器；布魯從一開始就按著自動鎗，而洛丹一直努力壓抑自己。布魯被洛丹一瞧，只是聳聳肩而已。

突然間，有一道耀眼的亮光閃了一下，與幾小時之前的綠光一樣，使洛丹猛吃一驚。自動鎗不聽從他的指揮，變魔術般地滑到肘上，爲掩飾內心的害怕，他又把鎗扛回肩膀。

「眞可惡！要我說幾次呢？」

就在此時，球體的外壁開了一個口，光線就是從那裡射出來的。它就像月面上的自然景觀一樣，一點聲音也沒有。洛丹沒有比這時候更需要空氣的了。

洞裡好像什麼東西伸出來了，它一碰到地面就打開來，變成一條寬而平坦的輪送帶，然後停了下來。

洛丹小心翼翼地走到發出微光的輪送帶前。

「請我們上去嗎？」他的聲音很緊張：「哇！沒有階梯。門口在三〇公尺的上方，大到可以將整艘星雲號裝進去！」

「是不是要試探我們的智慧？」布魯心裡很不高興，好幾次仰頭看上方，都沒有看到像生物般的東西。

洛丹踏上了輪送帶，仰角至少有四十五度；他感覺身體逐漸被拉高，本能地將手舉高伸直——這是預防滑落下去的動作，但他立刻發現這裡不會摔倒，鞋子根本沒有接觸到輪送帶，而是浮在發出螢光的帶上幾公厘之處，向上移動，好像乘坐電梯一般。

布魯覺得非常難受，因爲手無法離開應有而沒有的扶手位置，因而以四脚落地的姿勢，跟在洛丹後面。

兩個人被送到一個大房間，裡面非常明亮，門關起來的時候，也沒有一點聲響。這裡是外星船的內部了。

「可能沒有人會信任我們，」布魯壓低聲音說：「即使有說話的機會，又能怎麼樣呢？」

「談判！我們要動腦筋，一定有什麼方法可以把情況控制住，一切事情還沒那麼絕望。這是我們自身的問題，你盡力克制自己吧！」

然後，他們聽到空氣流進來的聲音——這是在月球上頭一次聽到的；這種氣體是否適合人類

？洛丹知道現在眞正遇到難題了。假如不加考慮，冒冒失失地拿開頭盔的話，就會萬刼不復了。流進來的氣體，到底是什麼呢？在一片寂靜中，裡面的門打開了。

他們前方有一條通路，高高的天花板呈圓頂狀，站在下面，可以看到發出螢光色的豎穴。

兩人往前走去，不再顧慮什麼。船內一片死寂，令人起疑。布魯知道，他的神經頂多只能支持五分鐘；五分鐘後，他自己也不知會做出什麼傻事來，說不定會喊叫或吵鬧，而沒有其他的動作了——他已經支持不住了。

突然，響亮的聲音傳來，那人以一種連英文老師也無法說出的優美腔調說：「脫掉太空服，不要緊，空氣是可以呼吸的。」

洛丹屏住的氣息一下子鬆弛下來，然後默默地打開鋼盔……

8

那個男人說他叫做「克里斯多」——他們的種族沒有姓和名的區別——瘦高的個子比洛丹還高出一個頭。兩隻手，兩條腿，軀幹細長；聰明的臉，表情看起來好像老人，但皮膚却顯得非常細嫩；高高的額頭下，有兩隻炯炯有神的眼睛；膚色與馬來人相似，但像患了「白公病」似的，有紅紅的眼睛和白頭髮。他們的外表看起來和人類沒有什麼兩樣，只是令人感覺有些怪異，或許在看不見的地方有某些特殊吧！洛丹推測，他們內臟的構造說不定也和人類不同——總歸一句話，他們也是呼吸氧氣的生物。

大房間裡非常悶熱，明亮的燈光略帶藍色，接近紫外線。耀眼的明亮再加上熱，說不定他們是從某個放出藍光的恒星系統中的行星來的，所有的照明和異常的高溫就是特徵，洛丹立即看出這點。

同時，他又發覺另一個現象。

克里斯多看起來好像很虛弱，他的一舉一動，就像患了絕症似的——這個種族是否都很虛弱呢？

房間裡還有兩個人，都是男性。洛丹一看，眉頭不覺緊皺，他從來沒有看過那麼鬱悶的表情；那兩個人好像很疲憊，對一切都漠不關心，好像很自暴自棄。

相較之下，虛弱的克里斯多比他們要活潑多了。他們雖看見稀客進來，却頭也不回，只懶散地躺在寬大的沙發上，凝視著橢圓形的螢幕。洛丹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忽強忽弱的閃光在彩色螢幕上畫出斜紋，抽象的幾何圖案，無時無刻不在改變，同時發出蟲鳥般的鳴聲。

當時，洛丹被一種不安的預感籠罩著，這艘看起來非常完美的太空船，實在有些奇怪。洛丹很清楚地感覺到，他們那種自暴自棄、漠不關心的態度，根本無視於別人的存在。

克里斯多對其中一個講話，那人只回以一個十分引人的微笑，無精打采地回了幾句，然後又轉回頭去看螢幕。

突然，布魯的嘴巴張得好大，因爲他看見了另一個外星女人走進房間。從她進來的那一瞬間，整個氣氛都變了；洛丹也心頭一震，因爲這個女人全身散發出一種冷漠和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傲慢。她瞄了洛丹兩人一眼，就好像不知道有他們兩人存在似的。

她的個子和洛丹差不多，也有他們族人特有的紅眼睛。洛丹心中暗想，這女人假如是在地球，一定是個大美人；但是他的潛意識，却發出了警號：這個冷若冰霜的女人是一個危險人物，那是因爲她不打算使用自己的理智，所以才更危險。對她來說，這兩個地球人只不過是有個小小腦部的原始生物罷了。

這念頭像電流般地襲向洛丹，因他從來未遭遇過像對方這麼強烈的冷峻、輕蔑與忽視。

他的臉色頓時一變，拳頭緊握。這個女人穿著套裝，在胸部附近掛了好幾個紅色的螢光標誌—

—洛丹以後才知道這是官階章。很有人情味的克里斯多，以清晰的英文介紹了她：她的名字叫做托拉。臉孔很年輕，却看來虛弱的克里斯多在介紹托拉時，其態度與舉動之優雅，若在地球上也堪稱第一流。

。這是非常強烈的對比，莫名其妙的慵懶、謹慎、與冰冷的敵意，全部滙集在這個艙室裡，實在非常奇特。布魯覺得如坐針氈，對於他們沒有要求自己放下武器這事，使他稍微安心一點。

克里斯多正上上下下地打量洛丹，由於他的態度很大方，使得洛丹毫無被輕侮的感覺。

洛丹從開始到現在還沒有開過口，只是端正地站在未曾裝飾的房間中央；整個房間只有牆壁上裝了些螢幕和相關的設備而已。

克里斯多帶著憂鬱的微笑坐在沙發上，他的呼吸很急促。洛丹這時候才發現這個年輕人深邃的眼神裡，藏著某種憂慮。

女人用尖細的聲音，不曉得對那兩個男人吼叫些什麼，其中一人從沙發上半站起，笑一下，隨即又繼續看他的抽象消遣。

洛丹知道必須相機行事了，因爲布魯已經無法支持，他那蒼白的臉色和假面具般的乾笑已說明了一切。

克里斯多模糊的眼神又明亮起來，他可能感覺到洛丹已經受不了了。洛丹很少看過像他那樣好奇的眼神；克里斯多好像在等待那個女人發出什麼命令似的。

克里斯多在這艘太空船裡，到底是什麼樣的身分？這個女人又是什麼地位呢？

洛丹向前走了幾步——頭盔仍然垂在肩膀上——女人迅速轉回頭。

她伸出手按住寬腰帶，表示警告意味。洛丹的視線與女人接觸，也如對方排斥自己一樣，有一股逼人的冷峻，這使她受到很大的威脅；但這並不是不快，而是吃驚。布魯僵硬的表情鬆懈了，他的眉尖變得狹窄些；他了解洛丹這個人，現在洛丹已經改變態度——究竟是發生一場電擊戰，或是情況會變得合情合理些——一定是其中之一。

洛丹從她的身邊閃過，如同遇到毒蛇一般，女人倒退了一步。

克里斯多的眼神也緊張起來，洛丹站在他面前，閉上眼睛。布魯從來沒有聽過指揮官用那麼溫柔的腔調說話：

「先生，我知道你能聽得懂我說的話，但現在我已覺得不太重要；我們的現狀也是次要問題。我的名字叫貝里．洛丹，是美國太空軍少校兼太空船星雲號的指揮官。你們逼我降落的問題，我不願再舊事重提。」

「你再往前進一步，就會立即死亡！」突然傳來因憤怒而差點窒息的聲音。

洛丹却能保持鎭定，他緩緩地轉回頭，露出他那著名的微笑。

女人可能會按鈕，她那修長的身材浸浴在一片光輝之中，眼神裡顯出激動和憤怒。洛丹逐漸了解，這個女人有非常強烈的優越感，很可能認爲他接近沙發是一種冒瀆的行爲。由於她那明顯的傲慢，洛丹改變了原先的態度；總而言之，她只是有高度智慧的個體，也是石器時代的野蠻人。的確不錯！他終於想通了。

克里斯多可能已了解洛丹的意思，他以低弱的聲音說：「很抱歉，我並沒有避重就輕，沒想到你們會來。根據我們得到的情報，這個太陽系的第三行星，是原始人居住的野蠻世界。自我們

上一次的偵察到現在，你們好像已有相當的進步；但我們並不是爲了和你們打交道才來的。」

「馬上滾出去！」托拉插嘴，她滿臉通紅：「你已經違反了我們的法律；我們不准和科學進化度C以下的生物來往。你們快走吧！」

洛丹一聽，他想像中的美景破滅了——原來我們只是「生物」而已！一陣無名火衝上心頭。

「那麼，爲什麼又讓我們走進來?!」他的聲音很冷峻，也很嚴厲。

「什麼？那是什麼意思?!」

「那是我的意思。」克里斯多接著說：「你大概不了解，你們的種族非常健康、年輕；由於我的病，才使你們違法。我們有特別的規定——我們和未開發生物接觸的理由必須是爲了生存……」

「我懂了。」洛丹打斷對方的話：「我完全明白了。先生，你需要幫助嗎？」

托拉好像在譏笑，但又好像很擔心似的。

「你們還非常的年輕，充滿活力。」克里斯多喃喃地說：「你們的同胞都這樣嗎？」

洛丹的嘴唇一歪，表示他對這一點充滿自信。

「先生，船裡沒有醫生嗎？你爲什麼不治療？」

「沒有藥品啊！」托拉說明：「好了！你們走吧！我的自尊心已經受傷了；克里斯多已經見到你們，我的接待也到此爲止。我就是這艘船的船長。」

布魯「嘿」的一聲，大爲吃驚——與不同智慧個體頭一次見面，不應該是這種場面，果眞如此，就與現實相差太遠，而像在演戲了。

洛丹以拿開頭盔代替囘答，眼睛發出藍色閃光——她竟然這麼目中無人！這種情景克里斯多看得清清楚楚，他的目光越來越銳利：「你想拒絕嗎？」他緊張地問：「你知道對方是誰嗎？」

洛丹已經勃然大怒，不再以禮相待了，他激動地說：

「當然知道！我湊巧有一個好頭腦，但這位女船長却處心積慮地來奚落我。不錯，我知道你們有一艘笨重的太空船，我也清楚你們有高度的科學知識，但你們爲什麼不治療你的疾病呢？這實在是不可理喻的事。你好像一點都不在意。據我觀察，這艘船上能明晰推理的人，只有你和船長而已；此外，我也覺得你們以往曾是強盛的種族，而目前已經退化。很抱歉，我是以客觀的眼光來看那邊的兩個人。在地球上的話，這兩人早就進了瘋人院！」

然後洛丹猛然轉囘頭，他手上的鎗已經扣上扳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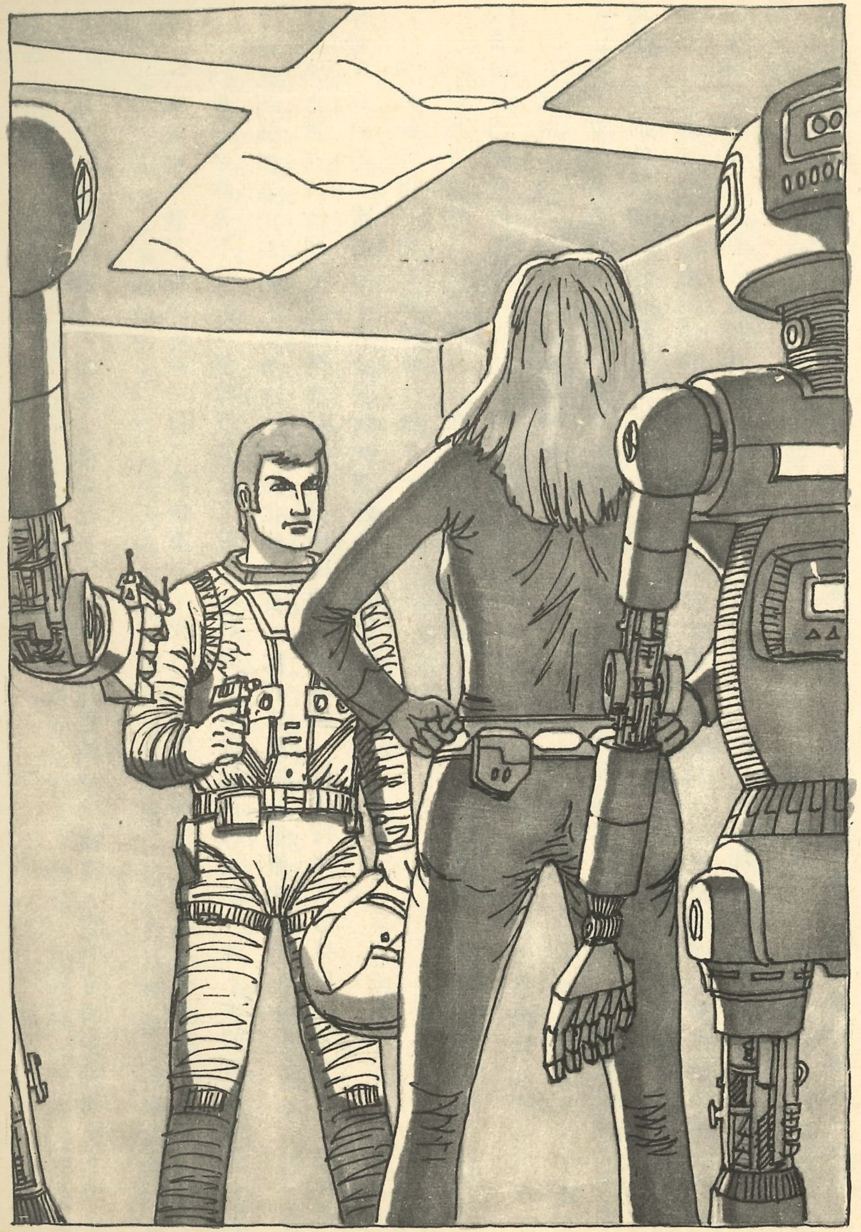
這舉動使托拉臉色一凜，她背後立刻出現了兩個金屬怪物。洛丹只熟悉地球上的機器人，那不過是一種電腦而已，眼前的怪物却十分接近人類，同時還靈巧地裝上了工具和武器，是一個非常完美的構造物。突然間，沒有眼睛的球狀頭部開始旋轉，而多關節的手上的不知名武器，也已扣上扳機。

「不要這樣！」洛丹說：「有什麼誤會，應該解釋清楚才對，你們應該知道我說的都是實話；如果你們不想從『野蠻人』口中聽到這些眞話，一開始就不要讓我們進來才是！」

他的手指按在扳機上，布魯趕緊以沙發作掩護。

女人氣得啞口無言，只見她臉色蒼白地瞪著洛丹的鎗口。

「你敢?!」她終於開口了，雙手也在發抖：「你竟敢在大帝國的調查船裡說那種話！假如你



不馬上出去，我就殺了你！」

「也好，那麼，妳不再阻撓我的船起飛了吧！這裡是地球的衞星，我們可能在這裡住下去。」

「很遺憾，我不能原諒你，也不願意讓你把我們的事傳給第三行星的其他生物知道。」

「是嗎？妳是不是打算讓我們慼死？目前我們還沒有你們那種從祖先傳下來的科技知識；也不能從石頭裡造出氧氣；更無法把灰塵化爲糧食；我們才剛開始征服宇宙而已。」

洛丹實在沒有預料到事情會演變到這步田地。而原先一直保持沈默的克里斯多不曉得在喊些什麼，只見他一躍而起，那虛弱的神態好像一瞬間消失了。

「你說什麼？你要開始做什麼？」

「征服宇宙啊！」洛丹毫不在乎地答道：「你不喜歡我這種口氣嗎？我們自有主張，我們早晚會有你們這樣的巨船，而且，比你們所想像的要更早！」

「稍等一等。」克里斯多呻吟道。

洛丹仍舊站在那裡，鎗口朝下。病人與女船長激烈地爭執起來。這時候，洛丹覺得自己是多餘的，因而悄悄地走到布魯身旁。

「這是我一生中看到最怪異的場面。」布魯心直口快地說：「到底怎麼回事？那兩個人好像在互相埋怨。我們要不要趁這個機會離開？不管怎麼樣，我不喜歡那兩個機器人。你決定要怎麼辦？」

布魯一直問個沒完，洛丹由於一直處於被動，一時也不知如何作答。他望着那兩人一會兒，

才沈悶地說：

「他們大概在討論我們的生死吧！克里斯多好像很有權力和影響力，要不然那女人不會那麼順從。那個女人簡直像惡魔！我們到現在還不懂他們爲什麼會說英文？所謂的『大帝國』又是什麼？照這樣看來，好像地球上的人類從太古時代起就被摒棄在一件大事之外，根本不知，然後再一直進化至今。這實在使人害怕；同時，我也敢說，他們還不是宇宙間唯一的智慧個體。問題相當嚴重，我們必須留在這裡。你要堅強一點！這件事看起來好像很滑稽，然而，代價實在太大了。他們用和我們完全不同的觀念在討論，討論那些只要透露一點點，就會使地球上的科學家震驚不已的事。不能讓他們看出我們的心虛，所以我們的話必須一致。現在我們是地球人類的代表；我要讓他們知道，人類非常偉大，而且我們已經統一而強盛。知道嗎？」

「知道。」布魯慢吞吞地回答：「但我必須好好想一想。」

「克里斯多可能已作愼重的決定。你看看他那副盛氣凌人的樣子，而托拉又好像很洩氣。一定討論出一個結果了，我可以感覺到。你看！」

女船長好像已失去平靜，只見她的眼睛發出赤紅色的閃光。克里斯多不曉得在說些什麼，好像已說服了她的樣子。女人豁然站起來，姿勢非常端正，使洛丹不覺想到，她是否準備向他敬禮。

他接觸到女人異樣的目光，只見她臉色蒼白，顯得非常激動；然後突然轉身，帶著兩個機器人走出了房間。

現在房間裡只剩下三個人了——坐在沙發上的那兩位不算——因爲，他們根本不在洛丹眼裡

。

克里斯多又虛弱地倒在沙發裡，有氣無力地對洛丹招招手。事實上，洛丹非常擔心；待他的臉靠近對方時，才發現克里斯多已經很老了，只因爲他的皮膚太光滑而一時看不出來。

「先生，我的船裡有醫生，請你接受治療吧！依我對這艘船的觀察，我認爲你們無計可施。你們到月球來有多久了？」

克里斯多的體力恢復了一點，疲憊也漸漸消失。

「照你們的計算法，已經四個月了。」他嘆了一口氣答道：「那是意外事件，我們也是被迫降落的。在這段時間中，我學會了你們地球上最通行的語言，你們可能認爲不可思議，但我們的頭腦和你們不同——我們的記憶力可與照相機媲美，一旦記下什麼東西，就永遠不會忘記——我聽到你們的無線電通訊——事情就是這麼簡單。幸好沒降落在地球上。你們對於無形的精神約束，好像有意破壞似的。」

「你是指核子戰爭？」洛丹沈痛地說：「情勢的確非常緊張，先生。很遺憾，我不能不承認；但我深信人類並不喜歡戰爭。」

「不管怎麼說，我發現你們族人還留有原始的本能；但我已經略加修正，你們的種族還很年輕，又充滿活力，而且吸收、消化的機能也很強，因此，經過愼重考慮之後，決定把你們排在進化階段的D級。我有決定這事的權力，所以我命令托拉讓你們升級。這件事已記入陽電子的記憶裝置裡。我是調查隊的學術部長，這樣解釋，兩位可以了解嗎？托拉的任務只是負責駕駛這艘太空船而已，知道嗎？關於指揮權限方面，你們是否和我們相同？」

洛丹點點頭，其實人類指揮權限的劃分，却和他們相差太遠了。

「你們的行動和『大帝國』的『階級法』有密切關係。有權力的帝國科學家可以爲開始征服宇宙的生物『升級』。由於我這樣決定，托拉的論點才被推翻。我們將繼續和你們聯絡，應該沒有問題了吧！」

說完，他露出微笑。在他的眼神裡，顯現出一種深沈的勝利感；洛丹終於了解，而布魯也明白洛丹那硬直姿勢的意思了。洛丹對他們也更進一步地了解了。

「先生，你實在需要幫助。」洛丹再次地說：「我們的醫生可以馬上來爲你治療。」

「等一下就會好的，你先聽我說，我不相信你可以救我。我們的外型雖然相似，但體內的化學結構和器官都完全不同；不過，你們也有大帝國的基本條件——也就是與我們非常相似的身體和精神，而且你們能夠將核子能用到正路上，而沒有利用它來互相殘殺。我是『大帝國』的首席科學家，也是少數有意志和活力的人之一。托拉的態度，可能使你們吃驚了吧。」

布魯以不悅的眼光，看那兩個無精打采的人。螢幕上奇特的影像可能已經改換，只聽到非常嘈雜的聲音，但幾何圖案看起來好像沒什麼改變。

「那就是理由嗎？」洛丹鎮定地問：「是不是退化的問題？」

「你說得對極了。我們種族的歷史，照你們的算法已經有好幾百萬年。以前我們也和你們一樣，野心非常大，也很想征服宇宙；對知識的渴求，更表現得十分迫切。我們從幾千年前才開始退步，那時我們的『大帝國』開始分裂，別的種族也開始反抗我們的統治，星際帝國的基礎開始動搖。比起其他的智慧個體，我們可說是非常溫和的統治者；但我們已經完了，因爲帝國已經瓦

解。大家都在爭奪權力，在銀河系裡，有五十個以上的高等智慧種族，正在進行奪權戰爭，你們却不知情，因爲你們恒星的位置太偏僻了；這裡是銀河當中一個微不足道的角落而已。」

「那麼，你們採取什麼對策？」布魯插嘴問道。

「無能爲力。」老人絕望地說：「我們已經放棄了，因爲我們已經喪失了鬪志和戰鬪力。我是『阿魯況』星的王族，托拉也是。『阿魯況』星離這裡有三萬四千光年以上的距離——你們是不是以光年計算距離？」

洛丹臉色一變——那是多麼龐大的數字啊！

「那麼，你們是以超光速飛行的吧……」

「當然囉！我們在幾萬年前就會超光速飛行；一千年前就已知道地球的存在；但我們並沒有去訪問過，因爲當時阿魯況人已開始退化，因而不再做調查飛行，太空船也一直停靠在太空站休息。我們雖不能避免退化，但我們還是會思考、會計畫，在純粹精神的領域裡，擬定建設新帝國的建設方針。我們會構思，可惜沒有採取行動的意志和行動力。大家都忽略了重要的事——帝國已逐漸崩潰，『阿魯況』王朝也已式微了——我們只能追求完美與和平而已。我們已經太老邁了。總而言之，我們已無能爲力。後來……」克里斯多的眼睛逐漸瞇成一條細縫。「……後來，直到目前爲止，我們還沒有碰到與過去的我們相似的種族——除了你們以外，所以，我讓你們升級，那也是我的權力和義務。」

在洛丹的心裡，推理精神如泉水般湧上心頭，而無數的疑問和奧秘，也浮現腦際。

「你們已經在這裡待了四個月，爲什麼不再起飛？」

克里斯多緩緩地點點頭，目光逐漸銳利起來。

「那是具有異常行動的智慧問題。我們爲什麼沒有那樣做？我們所以迫降在月球上，是因爲機器發生故障，太空船已經很久沒有保養整修過，雖然只是一些小故障，但是船上沒有零件。目前我們好像六神無主似的，在這裡就等於被放逐了，因此，我們一味等待也沒有用；況且我又有病，無法動彈。我們雖然急需零件，但我不相信能在地球上配得到。」

「可以做啊！」布魯說：「只要告訴我怎麼做，什麼東西都可以做出來。先生，不要太小看了我們，我們會運用最高度的智慧全力以赴。只要告訴我們方法，我甚至可以把天上的星星摘下來給你。我們地球上的工業非常發達，什麼都可以做。你知道嗎？什麼都可以做。」

克里斯多非常高興，他十分激動。

「我相信。」他那低沈的聲音壓抑不住興奮：「我必須設法讓托拉也相信。我們族裡的女性不像男性那樣受退化的影響，所以很多重要的職責，都由女性來擔任。幾百年前，女性根本只會管理家事而已，但現在不同了。托拉有相當敏銳的智慧。洛丹少校，只有你能影響她——她很怕你；意想不到吧！」

洛丹吞了一口口水——原來如此！布魯忍不住笑出聲來；但這並不表示情況已經改善。

「請你們不要以爲不可思議，我現在是用你們的思考理則與你們說話。」克里斯多說明道：「與異種智慧個體交涉，本來就是我的責任；所以，我很習慣於配合對方的心理狀態。你們的出現並不使我們意外，而只看成極其普通的事；可是，你們却好像受到很大的震驚；這也難怪，以前你們一直以爲自己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個體，我們也遇過許多相同的情況，因此，當你們碰到

比自己更優秀的人時，當然會受到震撼，幸虧你們却能克服。」

「他們在幹什麼？」洛丹小聲地問。由螢幕傳來的音樂聲又變成另一個調子，好像要強迫人家聆聽似的。

克里斯多懶懶地轉回頭，然後說：

「只是極普通的模擬器遊戲罷了，這玩藝兒能使精神與意志委靡下去。目前，將近十億的阿魯況人，每天都躺在螢光幕前看這種遊戲，那只不過是一種虛幻的影像而已；每一個遊戲的設計人都不同；它以非常複雜的影像和聲音來表達思考內容。這種節目已經嚴重地傷害到我們的種族——且有變本加厲的趨勢。現在船上雖有五十個人，却難得一見；當看到他們的時候，又大多數都沈迷在螢光幕前。因此，我們的墮落並非智能上的退化，而是意志力的委靡不振。他們對一切都漠不關心，也不會對任何事感到激動和發生興趣。由於經常有新的藝術家發表作品，所以，大家都很好奇，並且爭先恐後地去欣賞。」

「難道你在這四個月裡都不管他們嗎？」洛丹非常驚訝：「什麼事都不做，也不去尋找藥品；對你的部下來說，這難道不重要嗎？」

「要是有人振作起來的話，事情就好辦了。我們有足夠的藥品，但我病因未明，需要進一步的檢查和分析，這需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並且集中注意力去做才行，所以事情就沒有那麼簡單了。我們船內有優秀的藝術家，接二連三創造出新的虛幻作品。船內的秩序都由機器人來維持。洛丹少校，你們的迫降也是被自動裝置控制的，這是我們非常普通的防護裝置，陽電子電腦認定了我們不能和你們談判，所以才那樣做的，這是很簡單的問題。」

「是嗎？」洛丹有氣無力地問道，他的精神很混亂。

「你把對我們而言，如同神話一樣無法做到的事，輕而易舉地告訴我們。你所說的『陽電子』是什麼？我們有高性能的電腦，而陽電子的壽命却極度的短暫呀！」

克里斯多笑笑，如同慈父般以同情的眼神看看他們。

布魯極力自制，勉強嚥下一些粗話。

「以後你就知道了，我們已經不能發動，所以，是否可以請你們協助呢？」

就在那一瞬間，洛丹又恢復他那指揮官的地位，以及地球人的身份，並且像機器運轉似地正確思考。

「先生，我根據最新的秘密情報，知道西方世界與亞洲聯盟可能發動的毀滅性戰爭，必須盡最大的努力，才能避免。爲什麼這麼困難呢？短時間之內我也說不清楚，但原則上來說，這是思想的問題。我這麼說，你或許無法了解，但在地球上的確如此。先生，我想直截了當地問你。」

克里斯多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直截了當地問？這句話我只在小時候聽過，在我們的國家裡，目前已沒有這種開門見山式的質問了。請吧！你想問什麼？」

「你們有沒有力量阻止核子戰爭？如果有，是什麼方法？」

「核子武器的種類呢？」克里斯多有些緊張。

「有兩種，先生，就是核子分裂與核子融合。」

「核子分裂可以使用自由中子，利用它被完全吸收來停止。我知道這種古老的核子分裂法，

假如缺少你們稱之爲『中性粒子』的中子，就無法辦到。」

「說得也是，先生。我們也了解這一點，但無法做到那種地步。那麼，核子融合又如何呢？氫彈呢？」

「這也是相當老舊的，我們已經不用了。要阻礙核子融合，也可以使用中子。」

「是的。先生，可是到目前，我們只知道所謂『熱』起爆的裝置而已；也就是說，地球上的各大國爲了產生氫彈反應，只能使用核子分裂的熱裝置。那一種起爆裝置假如失效，氫核子就無法融合。」

「你也是一位科學家？那太好了！如果你們還使用原始的起爆法，我可以使所有的核子武器失效，這只要小小的設備就夠了。」

「你是說整個地球？」洛丹的聲音在發抖。

「也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行星罷了。這艘船上裝載著可怕的動力；所以，問題實在太簡單了。」

洛丹嚥下一口口水，他眞不該看到布魯瞪大的眼睛，因爲，布魯那身爲專家的得意神情，已經不見了。這個外星人談論令人無法置信的問題，就好像地球上的年輕人談論足球賽一樣的稀鬆平常。

「那麼，請醫生給你檢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先生，請立刻讓馬諾利博士檢查吧。他可能有辦法找出病因，因爲他是最優秀的醫生。你可以把你們器官的構造和新陳代謝的情況告訴他，他必須先了解這些事情。」

「我們坐裝甲車去吧。」布魯興奮不已：「如果不趕快回去，說不定弗里帕已經起飛，那問題可就大了。」

「我不需要去。」克里斯多低聲說：「請你先告訴托拉吧！洛丹少校，你還沒領教過我們的本領呢！」

9

弗里帕上尉心驚肉跳的，他很驚訝地看著這艘大太空船的圓形管制室。

托拉帶著嘲弄的微笑望著他。馬諾利博士老早就走開了，他那學者的好奇心已被挑起，早就跑到克里斯多旁邊。管制室裡還有幾個人，據克里斯多說，他們在族裡算是比較活潑的人，但他們看起來還是不太可靠。

據洛丹所見，他們將僅餘的意志力全放在欣賞一個個虛構的節目上。他們雖然穿著「大帝國」的制服，却只關心模擬器螢幕上的幻影而已。

這些太空間偉大種族的後裔，居然沈湎於無法想像的遊戲中，竟使人不敢相信他們的祖先曾經建造了銀河帝國！克里斯多雖然說過阿魯況的擴張是在比較和平的狀況下進行的，但洛丹依然感到疑惑。

他無法想像規模龐大的殖民地建設，竟然沒有遭到阻力，但這一切都已成爲過去。承繼了非常發達的科技遺產的子孫，竟然已頹廢到這種地步。洛丹突然連想到所謂的「回收作業」，不覺頭暈起來。

裝滿儀器的管制室裡，只有托拉一個人而已，洛丹並沒有將那些機器人算在裡面，雖然實際上操作的是它們。

當星雲號被可怕的力量攫住時，弗里帕簡直魂飛魄散，他一回想起來，就不寒而慄。

「太可怕了。」弗里帕說：「我實在受不了那種孤寂感。馬諾利和我輪流警戒，因爲我們恐怕亞洲聯盟的偵察機會出現，同時也很擔心你們和無線電的安危。突然間，我們受到猛烈的衝撞，感覺到有什麼東西把星雲號像羽毛似的從地上拉起來；但我們沒有看到什麼人，也沒有聽到什麼聲響，所以拼命按鈕。當時我們不敢使用自動裝置，只好將全部推力打開，竟也沒有任何反應；不僅如此，原子爐也停止活動——至此，我們才了解不是動力的問題。星雲號就像玩具一樣，飛過坑洞上空，我們立刻就看到這艘大太空船。片刻後，我們就輕飄飄地降落下來，沒有感覺到一點震動。當我們看到布魯時，那種興奮簡直無法形容！好在讓我們驚恐的，只有這些而已。」

事實並非如此。對於這個問題，托拉正簡短地解釋給他們聽。這種方法是把具有物質的固定物體移動所使用的「搬送場」，這在阿魯況人看來，是極爲普通的事。

她謹慎地選擇用字，也盡量地客氣，仍無法掩飾譏諷的態度；她一直無法忘懷地球人是未開化的生物，因此，如非萬不得已，她絕不會要求幫忙，卽使現在雖然受協助，却也僅止於此而已。

他們在一個狹窄的房間裡等待馬諾利博士，馬諾利已看過許多圖片，正在研究阿魯況人的身體構造。對洛丹來說，這是自然而然的事，但馬諾利卽將開始進行的醫學手術，却非比尋常，勢必會出現種種困難；因爲再高明的醫生，卽使使用透視眼，也無法徹底了解不同性質的有機體；

因爲它屬於另一個範圍，如果不小心從事，說不定會發生意外。

這件事的危險，無異於拿外星人的生命當賭注；沒有人知道他們對地球來的藥品會產生何種反應。

然而馬諾利博士的診斷是值得信賴的。如果在這種情況下還無法治療，就只好動員地球上最好的智囊團了。洛丹下定決心，必要的話，要動用地球上所有種類的藥品，不計任何方法，都必須救這個人才行！

馬諾利已經進去好幾個小時了，沒有人能夠幫他忙，因爲只有他一個人是醫生。托拉開始焦急起來，她此刻如同站在人生轉捩點上，一想到地球人的開化程度，她的思緒就更混亂。

洛丹站在幽暗的地方看著托拉。她在傲慢冷淡的神態下，雖極力掩飾內心的不安；但另一方面，她也感覺出自己正被一個高個子男人凝視著。

對托拉來說，假如這個異質智慧體的外表長得和他們不一樣就沒有關係了；正因爲他們長得和自己一模一樣，這個事實在下意識中，不覺使她憂慮起來，而十分尷尬。假如對方不是像人形的生物，她一點都不覺得困擾，但對方不同。她自己堅持不肯讓步，洛丹也非常頑固，他一直堅持要對方承認自己是智慧的生物，他又很冒昧地拿地球上的女人和自己做比較，想到這一點，她憤怒已極。她了解這個地球人的種族，在宇宙中是比較特殊的，過去沒有人像他們這樣態度如此強硬。她早已經適應別人對她的順從，更習慣於別人無條件地聽命於她的無上權力；但眼前這個人却不吃這一套，他那傲慢的微笑，使她非常迷惑；彷彿被他看成了一個手足無措的小女孩！托拉簡直怒不可遏！

洛丹走到她身邊，她不悅地站起來，然而他却望著她那雙憤怒的眼睛笑笑。到底他沒有察覺到她的威嚴，或者是根本不看在眼裡？不可否認的，他一定是屬於後者，這一點使她非常痛恨。

「夫人，我還有問題想請教。」洛丹說：「坦白地說，我現在很擔心另一個問題。你們的世界裡，有沒有那種附帶代價的方法？也就是說，獲得東西之後，要付給對方貨幣或其他的代價？」

「與一萬個以上的文明行星來往，銀河系的貿易方式裡當然有這種方法。」托拉嘲弄地說。

「那太好了。」洛丹毫不在意地笑笑：「我們必須將克里斯多帶到地球上，因爲我的小火箭上並沒有裝載他所需要的藥品和檢驗儀器，說不定還要開刀呢；那麼，你們拿什麼東西交換？紙幣、支票？這些對我們沒有用——你們有什麼貴重的原料或製品？」

「我們船上裝載了進化度C、D級行星上用的一般貨品——例如能量自動供應式工作機，根據你們的計算法，其完全自動控制的效能，保證可使用八十年，任何範圍都可以使用；此外還有精密的工業產品，如携帶用元素探測機、土壤改良機、單人用的重力中和飛行器等等……」

「夠了！夠了！我的腦子已經亂了。」弗里帕求饒了：「地球將會鬧翻了天，更會爲了這些設備而你爭我奪。」

「這我們不管。裝在船上的只是適合原始智慧種族又對他們無害的儀器而已。」

「妳認爲怎麼樣才算是眞正的智慧個體？」洛丹問：「——算了。我想請你協助星雲號起飛，克里斯多必須用的東西要全部準備好；另外……」他嘆口氣繼續說：「……別忘記特殊裝置．一定會用得上，我隨時都會想起我們談話的內容。」

她一直凝視洛丹，臉上浮現讚歎的表情。

「那將爲你帶來新的危險，你知道嗎？不過，我還是同意你所說的話，我覺得那樣做也比較好；總而言之，我了解野蠻人的反應……不，我是說……」

「請別客氣。」洛丹微笑道：「關於這一點，我不會和妳計較。我想，妳大概是一個語無倫次的病人吧，忘掉它算了。能不能立刻裝好？將星雲號儲藏室裡面的東西統統丟掉，使總重量不要超過六十噸，因爲太重了，就很難降落。或者能不能改變妳的想法，將你們的大型搭載艇借給我們，只需一個小時就可以到達地球了。」

「不！五分鐘就可到達。」她糾正說：「不過，很抱歉，我們只能幫你們做到下列的地步：除了克里斯多和幾個儀器外，其他的東西都不能載到地球去——因爲我曾接到命令，其他的要求無法得到批准。」

「可是，克里斯多已經讓我們升級了。」

「恭喜，要不然，我們根本不能進行談判，但我還是不能讓搭載艇飛進你們的大氣層去——因爲，陽電子電腦不同意，我就無法改變它的決定；何況它還有別的任務。」

「什麼任務？」洛丹不悅地問。

「這我不便奉告。總而言之，我們原先不打算降落在這裡；我們本來的目的地是離開此地幾光年距離的地方。」

這當兒，馬諾利博士出現了，他臉色蒼白，一副疲憊不堪的樣子，他好像在暗示什麼似的，對洛丹擠擠眼，令人感覺到他一定隱瞞了什麼事。

「不要多問，問題相當嚴重；但他們並不像我所擔心的那樣與我們相差太多。器官的排列不一樣，我已經了解清楚；此外，骨骼也稍有不同，血液倒和我們一樣。因此，我的推斷如果沒有錯，他患的是白血病。血液分析的結果一目了然，已把星雲號上的儀器全部用上了。以前這種病被認爲是絕症，但二年前所發明的血清已能控制。目前只有那種血清對克里斯多有效；但說不定也會更惡化——我是說，說不定。就生理構造而言，阿魯沉人與我們非常相近。我敢保證，他得的是白血病，我發誓！」

洛丹不覺一楞，托拉也膽怯地詢問原因，她的優越感一下子就無影無踪了。

「趕快動手吧！」洛丹的聲音很嚴厲。「現在先開始裝行李，這比發問更重要；我們分秒必爭。我這樣說，實在很冒昧，但現在不能猶豫不決。我向你們這種高等智慧的生物學會了諷刺人，實在很痛快。這對你們雖是一種不敬，但地球人是無法了解的。快點動手吧！除非妳對克里斯多的健康漠不關心。」

她想了一會兒，才冷淡地答道：

「你曾問過我，我們在這個星空裡到底在追求什麼？我告訴你好了，我們是想永遠保持偉大的頭腦。由於生理上的長生不老術還沒有研究出來，我們的任務就是到那個在過去的紀錄上已經查到的行星去，因爲那裡的居民知道維護細胞生命的秘訣，也就是長生之術。克里斯多是我們最重要的人物，此外，他也沒有受到委靡衰頹的影響。請盡全力救救他吧！我會盡一切力量支援你們。洛丹少校，這是很平常的問題。當你遇到困難時，請利用特殊通訊機與我聯絡，我會接受你的意見，好嗎？地球領袖們的權勢，我還沒看在眼裡——因爲只要我一碰按鈕，他們就會颳到漫

無邊際的遠方去；只要這一艘太空船，就可以毀滅你們整個的太陽系；只要一枚能量砲，就可以將一整塊大陸變成滾沸的海水，你要明白這一點。一旦有事，要立刻通知我。」

說完，她就走出去了。弗里帕一聽，面無人色。

「她大概在唬我們吧？不過，看樣子又好像是眞的。」他以沙啞的聲音，靠近洛丹耳旁說：

「我們爲什麼這麼倒楣?!以後怎麼辦呢？華盛頓一定會鬧得天翻地覆了。」

「說不定不會鬧。」由於布魯的聲音太鎭定，反而使弗里帕楞住了。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那個意思嘛！」布魯像玻璃似的眼睛瞪著他；弗里帕見苗頭不對，連忙躲到疲倦的馬諾利身邊。布魯才以悠閒的聲音問：

「隊長，打算怎麼樣？我覺得有些怪怪的；你和托拉在嘀咕些什麼啊！」

「可能向她求婚吧。」洛丹冷漠地答道，他的眼神發出警告，又回復他那發號施令者的神態，布魯能感覺出來。

「說不定正好相反，是不是？」

布魯上尉不再嘮叨了，空氣頓時沈默下來。機器人從他們身邊走過。根據審愼的計算，星雲號經由球型太空船儲藏倉庫支援，裝載了各種設備，總重是地球標準六〇．三噸。

洛丹來到克里斯多那裡，很快活地笑著說：

「馬上就要出發了，先生。很遺憾，托拉仍然不准我們使用搭載艇。你想想看還有沒有其他的辦法？因爲我們沒有中和慣性的裝置，恐怕星雲號無法忍受重大的負荷，也就是巨大的加速壓。

」

「我對於這種決定不能越權干涉；至於加速壓的問題，你不要傷腦筋，因爲中和裝置已經好了，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洛丹又暗吃一驚，他想，以後要慢慢適應這種層出不窮的驚奇才行，對地球上的科學來說，或許在長遠的將來才能解決的難題，阿魯沉人現在就已經輕易地實現了。

10

「成功了！成功了！」

這是他的口頭禪。太空開發指揮部長官、兼內華達基地司令官邦達將軍，好像不知道有別的話似的，兩隻眼睛一直注視著雷達螢光幕。

星雲號結束了十四小時的囘程飛行，現在已進入地球的大氣層，正在掣動第三節的剎車。

飛快的降落速度在進入大氣層之前，就已經減低到每秒五公里。新型的化學引擎性能果然優異，只使用剩餘的放射性物質，就完成了過去化學燃料所無法達到的境界，而在碰到大氣分子之前，改變方向。自動裝置很圓滿地達成任務，這一次已經安全了。

洛丹少校將長期失去聯絡的原因報告囘來，但其中有些隱瞞。根據他的無線電報告說，躭誤的原因是由於動力控制裝置發生故障所致，他又說，降落之後再詳細說明。

星雲號進入阿拉斯加陵蘭大雷達站的感應區域內，是幾小時以前的事，當時的高度是一八三公里，時速八〇〇〇公里。

邦達將軍厭煩地轉囘頭，那個矮個子正在他的背後咳嗽。

因爲，NATO秘密情報局局長亞蘭．D．馬堪特仍舊無意離開；他明知自己在這裡不受歡迎，但任何事情也無法迫使他離去。

三小時之前，他突然出現，和他一起來的人悄悄解散後，美國第五特戰師團的戰鬥部隊就到達了。內華達基地與外圍地區以前從沒這麼嚴格地管制過。

此外，滿載特種部隊的大型運輸機也降落在這裡；美國聯邦警察局也派遣精銳前來——這都是爲了迎接星雲號的降落而做的萬全準備。

邦達將軍非常嫌惡，然而亞蘭．D．馬堪特却跟平常一樣，露出笑瞇瞇的娃娃臉。

「抱歉！抱歉！將軍是這個計畫的負責人，我很想知道整個的事實眞相。太空船指揮官的報告有些反常，是不是？」

「可是，還用不著動員一萬人的師團來啊！」邦達將軍十分不悅地頂囘去。

情報局局長只好連聲道歉，他認爲有必要，邦達也奈何他不得。邦達想用無線電和四個駕駛員寒暄一下。

但他知道已經辦不到了，幾個穿著便衣的人，突然出現在無線電通訊中心。

邦達莫名其妙，其他的技術人員和科學家也很不高興。內華達太空站保安憲兵隊長的權責也已經由別人代理。

「你們想幹什麼?!」邦達厲聲質問：「你們應該知道星雲號將按照預定計畫降落！」

「你自己看看！」馬堪特的聲音很尖銳，微笑也不見了。

「他們已經脫離航線，將軍，這是怎麼囘事?!」

邦達回頭看看儀器，誘導電腦已顯示出不安，燈光也開始暗下來，轟轟的儀器運轉聲也消失了。

「接觸已經中斷。」儀器的聲音傳來：「駕駛員已改用手駕駛。」

「洛丹出事了嗎？」邦達驚恐地衝到麥克風前，螢光幕上只留下一片空白，無疑的，洛丹已關掉電源了。

「洛丹！我是邦達！你到底在幹什麼?!為什麼不做誘導降落？洛丹！請快回答！洛丹……」

沒有回音。邦達鐵青著臉，眼睁睁地看著情報局長走過來；亞蘭．D．馬堪特的詼諧早已消失，藍色的眼睛閃閃發光。

「怎麼樣？」他的聲音很冷峻：「我推斷得沒錯。立刻通告防空部隊，假如洛丹不立即改變航線，請他們馬上攻擊！立刻傳令下去！在這種高度，新型的地對空飛彈可以百發百中！」

就在那一瞬間，基地突然又接到星雲號發出的求救信號——那是普通的SOS，而不是密碼，連續不斷地發出，使整個內華達基地大為恐慌，人人屏息以待。洛丹為什麼要用國際求救信號呢？假如真的遭遇危險，有許多方法可以發訊，例如用無線電通話等；為什麼要發出SOS，而又使用國際性波長呢？

亞蘭．D．馬堪特立刻行動，對整個大陸發出通告。

於是，連續幾個星期以來，一直處於最高警戒狀態的飛彈部隊立刻就位。當時，星雲號並沒有減速，已到達西伯利亞北部台麥爾半島的上空了；接著，又在這裡改變航線，繼續發出求救信號，轉向南方，橫越西伯利亞。

東區最高軍司令部在最後一瞬間撤銷了攻擊命令，因為他們已判明飛行物體是沒有武裝的星雲號，於是，正想按下紅色按鈕的手及時縮了回來。七千發長程核子飛彈，差一點就被發射到空中去了。

這就是「因誤會而開戰」的典型例子。貝托隆斯基元帥專注地凝視著紅外線探測機的螢幕，星雲號正以飛快的速度在西伯利亞上空往南飛行，不久，高度逐漸下降，電腦已計算出它的降落點。這艘美國太空船如果維持目前的航向與速度不變，應該會降落在戈壁沙漠的中央，也就是中國內外蒙的交界上。貝托隆斯基要擊落這艘太空船實在易如反掌，然而老謀深算的他，終究沒有那樣做。

緊接著，司令部的強力送訊機開始發動，將他的命令傳達下去。

西伯利亞第二二軍司令官立刻接到詳細命令，二、三分鐘後，各師團的團長也都奉到詳細的指示；於是，歐波津弗列與戈遜鹽湖地區的第八六機動化國境守備師團，立即開始移防。

由夫達克中將率領的蒙古第四空降師團，也接到出動命令。

由種種迹象看來，貝托隆斯基元帥打算不擇手段地在半路攔截這艘美國月球太空船；當然，在星雲號必須降落在外蒙古區域內的前提之下，方能得逞。

萬一越過了國境，降落到亞洲聯盟的領土上，就會產生國際糾紛，元帥立刻向莫斯科請示。

報告內容簡明扼要：

「……太空船的電子設施可能發生嚴重故障，目前正由太空軍的正駕駛員用手駕駛，這是我們根據測得的資料加以分析的結果。高空攔截機已經起飛。我建議太空船一降落，我們立刻採取

行動。關於此事，能否授權給我全權處理？」

貝托隆斯基立刻獲得批准，可惜，他却忽視了洛丹的厲害。

當太空船進入大氣層之後，就悠閒地開始了美妙的滑翔飛行。

巨大的三角翼負載著整個重量，空氣越濃密，舵的效果就越好。由於空氣的阻力，速度自然降低，利用這種方法降落，必須在進入大氣層後減速。船外的溫度，在主翼和前端附近，都高達攝氏八七〇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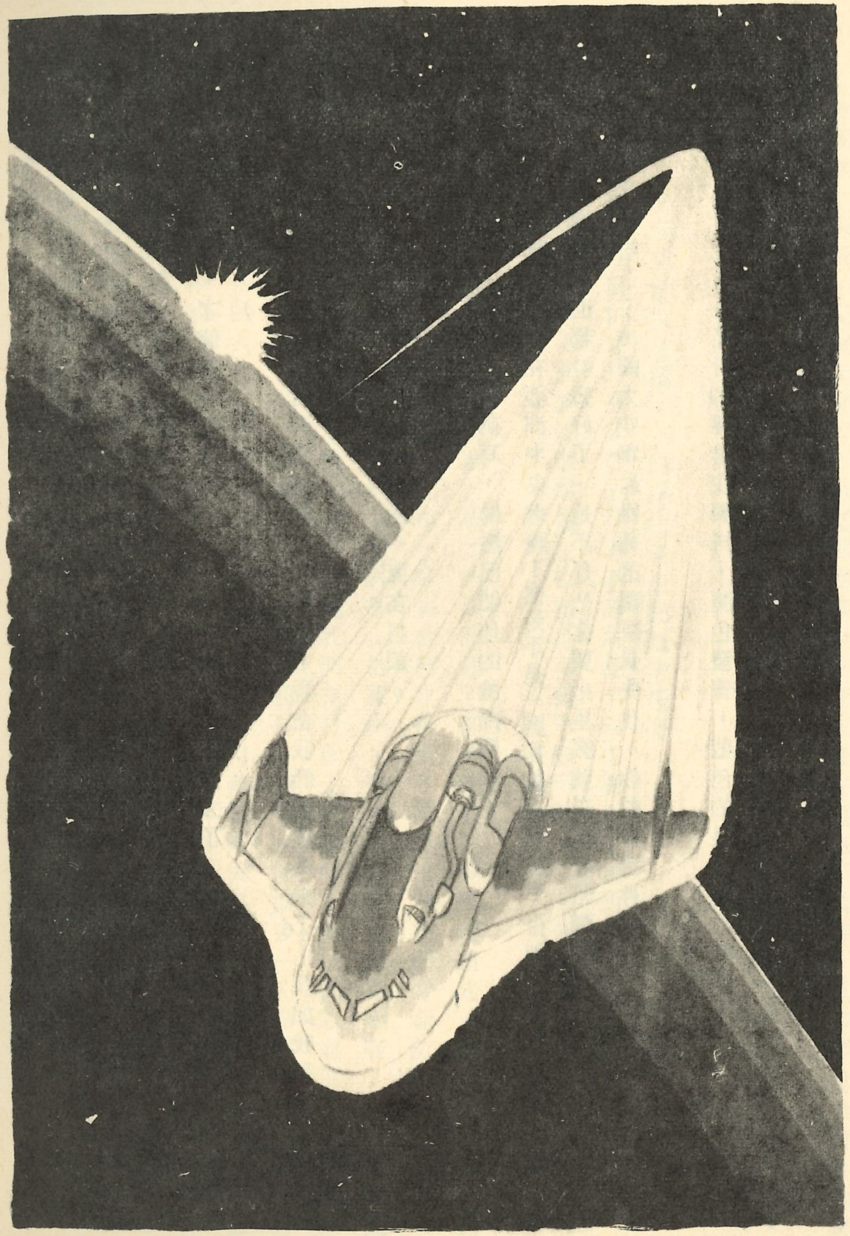
自動送訊機繼續使用國際性的救難波長，發出ＳＯＳ信號。洛丹的計謀已經奏效——所有的國家都放棄擊落星雲號的念頭。當然，東區很想伺機將星雲號分解，詳細研究，因此，他們必須毫髮無傷地擄獲太空船；假如把它擊成碎片，不就前功盡棄了嗎？

貝里·洛丹降落在中國大陸北部戈遜鹽湖附近滿佈石頭的平原上。這個湖雖是鹹水湖，仍有一條叫做莫林戈魯的淡水河流注其內。降落位置是在戈壁沙漠中央，亦即蒙古邊境稍偏南方，東經一〇二度、北緯三八度附近。

洛丹將星雲號當成飛機似的降落了，特製的大型車輪很穩當地接觸地面。太空船尖尖的鼻端朝向附近的莫林戈魯河。

自動輔助降落裝置的尖銳吼聲也已經停下來。洛丹從那支看來並不特殊的操縱桿上，鬆開了僵直的手；進入大氣層時的那段危險期結束以後，像大型運輸機般的滑行降落就沒有什麼困難了，何況地球上有月球所無的東西——那就是支撐重量的空氣。

洛丹讓太空船直立起來，在他躍離太空船的同一瞬間，雙手已按在打開的鎗套上，弗里帕上



尉立刻被控制住了。

當弗里帕看到自動鎗口正對準他時，全身都僵住了。

布魯留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動也不動；馬諾利博士也像石頭般地呆坐著；至於被安全帶綁著的克里斯多倒十分好奇。自從改變航線以來，弗里帕就非常生氣而吵鬧不已，洛丹只好按鈕，利用自動帶把他綑緊了，才使他不能離開座位。弗里帕決定豁出去了，掙扎著想跑到他背後的彈藥庫去拿武器。

「不要那樣！弗里帕！」洛丹厲聲說：「住手！現在我們已經回來了！假如我是你，絕對不會那樣做！」

弗里帕臉色蒼白，怒視著洛丹，嘴唇一直在打顫。

「你說我們回來了？」

然後他笑出聲來，笑聲非常刺耳，暴怒已使他的臉部變形。

「你這個叛國賊！居然在亞洲中央著陸！你是不是一開始就有陰謀？否則不會這麼湊巧地飛到邊境來，而且，連航線也都計畫好了，是不是？你要把星雲號交給亞洲聯盟嗎？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節的？哈哈哈……美國太空軍最優秀的駕駛員先生，你幹了這件好事，究竟得到多少代價?!」

「住口！弗里帕！」洛丹的聲音在顫抖，臉色發青，藍色的眼睛閃出兇光。

「弗里帕！你想離開這裡，沒有人會攔阻你！你儘管去看嬰兒吧！對孩子們炫惑你的英勇事蹟！馬諾利！你也一樣！可是我絕不允許你們說我是叛國賊！」

「那你爲什麼要在這裡降落？」布魯厲聲質問，他的眼睛瞇成一條縫，嘴角掛著冷笑；他雖然還不相信，但洛丹的鎗却不是假的。

「請你們聽我說幾句話。」洛丹以強調的口吻說：「我從不做無理的事，這一次也是一樣。」

「放屁！」弗里帕反駁道，一面掙扎著想把磁帶扳開。

「你騙了我們！現在又想拖我們下水當你的共犯！哼！要不是我們身上沒有武器……」

「不錯！」洛丹鐵青著臉點點頭答道。克里斯多却冷眼旁觀——他知道洛丹的計畫，托拉也知道。

「我要先讓你們了解，現在星雲號已成了次要問題。卽使它被亞洲聯盟搶走，也無關緊要，因爲月球上還有艘載人的太空船。從今天起，只有他們才重要，因爲只有他們才能防止核子戰爭。莫斯科、亞聯以及華盛頓，都認爲星雲號是科學上的傑作，殊不知它已經完全報廢，他們是因爲不知眞象才會那麼想；假如地球上的統治者知道我們在月球上的經歷，他們就知道這枚火箭已經毫無用處。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地球上堪稱智慧個體的，只有克里斯多一人而已，他代表宇宙間比我們的科學更進步的人物。靠著他，地球人才知道大自然最深的奧祕。他那如攝影般的記憶力，會把我們在太空中的飛行，在一瞬間推進五千年。現在星雲號已不是問題，重要的是克里斯多這個人，和銀河系未知的智慧以及地球的統一。對我們來說，他們同樣是人類，至於膚色、思想、信仰等根本無關緊要；如此一來，紛擾已久的人類可能會覺醒，善良的人民也可能因此而團結統一。假如把克里斯多交給某一個特定的國家，將會造成歷史上最大的錯誤。」

弗里帕大張著的嘴巴閉了起來，目前的他不只是驚訝而已，他茫然失措地望著周圍的人們。

「現在內華達基地可能早已被情報局的特種部隊包圍了，我們的同事不是傻瓜，他們一定知道我們在月球上的奇遇，而東區的領導者却誤認我們是被迫降落。我不打算把這位古文化的繼承人和高度科學的領導人，交到某一個特定國家的秘密情報機關的魔掌中。我不再隱瞞你們，如果我們按照原定計畫降落，克里斯多現在勢必已被隔離，雖然會受到仔細的照顧，却與囚犯無異。克里斯多本人曾要求我，希望能得到完全的自由，才答應與我同來，他將會成爲地球上的第三勢力；但是他現在有病，需要人幫忙，我認爲排除萬難來保護他的安全，是我的責任。他雖然是外星來的智慧個體，可是也有要求自由的權利，同時也希望能被公平對待。我們降落在什麼地方，已經無所謂，地球上的每一個強國，可能都會渴望他的知識，並藉著他的力量來得到私利。我認爲，知識假如偏向某方，全人類就無法獲得幸福。克里斯多假如到美國，必然會產生許多問題；亞洲聯盟也會因爲受到威脅，而對美國採取強硬手段，要求分一杯羹，那麼就會產生惡性循環，變成國際性的紛爭了。我爲了避免這一點，希望能採行比較超然的態度。我不願意任何人對待克里斯多像榨檸檬汁那樣，榨取他的智慧；更不願那些人到後來才聳聳肩說，他們是因爲某些原因，才不得不如此。我想，克里斯多假如願意將智慧貢獻給人類，也一定得出於他自己的意願，而非受我們強迫，如此，全人類才能受惠。我在事前就以給他行動自由爲條件，希望他幫我們阻止核子戰爭。你們知道嗎？星雲號已經微不足道，我之所以降落在沙漠中，目的就是在軍隊還沒開到之前，讓克里斯多有足夠的時間完成組織特殊裝置。好了，我說到這裡爲止，對於這個問題，各位還有什麼疑問？」

「現在可以把我的磁帶解開了吧！」弗里帕的聲音已經平靜下來。他斜睨了克里斯多一眼，然後皺皺眉。

「我們快幫助他吧，你知道嗎？頂多再一個小時，這裡就會戰雲瀰漫了。」

「不管他們！反正這裡遲早會變成大城市，說不定也會成爲建造高速太空船的中心；而人類完全統一的幼苗，也將在此萌芽。布魯，你的決定如何？」

這個矮胖子浮出不太自然的笑容，但他的恐懼感已完全消失了。

「我已經稍微了解人類，其實我們並不怎麼壞，只是太自私而已。我認爲，還是不要勉強克里斯多比較好。」

「馬諾利博士？……」

馬諾利醫生抬起頭來，他的臉色已恢復正常的紅潤。

「少校的行動很有道理，如果克里斯多願意把他的智識貢獻給人類，我並不反對；但是，他若指明某一個特定的國家，那就是罪過了。」

「請放心吧！」外星人小聲地說：「我並無此意，只要求你們不要把我交給特定的政治集團就好，我可不願捲入恐怖的糾紛裡。貝里．洛丹少校就是順應我的要求，才選上這裡的。」

「那麼，我們如何自衞？」弗里帕激動地問：「這些都是陳腔濫調，根本派不上用場！」

「弗里帕，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我們降落在內華達基地，早就受到保護——與關禁閉何異——因爲我們的同胞不得不這樣做，那時候，我們一定會被迫說出自己的經歷；可是，我們的行動是正確的——當然，我們有正當的理由。」

「我是太空軍的軍官啊……」

「我也是。但是事情既然到了這種地步，我們就必須回復人性。我們只要求全人類一致努力，同化成一個偉大的種族而已，難道這也是罪惡嗎？各個國家都是次要的問題，我們現在應該注意的，是地球這整個行星而已。以後我們必須以宇宙觀來推理。地球上的戰爭與宇宙大帝國比起來，實在太渺小了，你難道還不了解嗎？外星來的智慧個體是以整個地球爲重心，而不會把一個個國家當作目標。從宇宙的觀點來看，我們都是地球人，根本無分美國、蘇俄、中國或德國；所以，我們現在既然站在新時代的開端，就必須採取相同的態度。我再強調一次，無論如何，克里斯多絕不能交給個別的政治團體；我們必須留在這裡。」

布魯慢慢站起來埋怨說：「你早在月球上告訴我們不就得了！我早就懷疑你有什麼隱秘。OK！開始吧！克里斯多先生，你可以站起來嗎？對不起！軍隊來到以後，我們就不會太平了。在這裡高談人類必須合作，以及我們將來在銀河系裡的美景，都經不住一枚砲彈！到時候，亞洲聯盟的司令官一定會眉開眼笑地把你押到詢問室去！我們動手吧！」

「我要在船上等到所需的藥品送來。」馬諾利博士平靜地說：「治病是醫生的職責，尤其是第一次和外星來的智慧個體接觸，如果施行了矯枉過正的手術，很可能會發生意外；正如你們所說，我們的重心不在國家私利。」

弗里帕上尉默不作聲，如同黏在他的位置上一樣；克里斯多費力地站起來；洛丹也將他的鎗收回去。

「弗里帕，我絕無不良的企圖，只渴望地球的整體進步；我也不是叛國賊，爲了整個人類的

福祉，我當然不能胡作非爲。我們面臨新的時代，必須正確地體驗出自己的責任來實行才行。我發誓不把克里斯多交給任何人！」

洛丹說著，把沈重的門打開，地球上的空氣頓時流進船艙裡來，又熱、又乾燥——這對克里斯多的肺部很有好處。

洛丹走到外面，沒看到軍隊，但他知道這是遲早的事。他能猜想出全世界各個司令部已多麼緊張！他們還不知道星雲號把什麼東西載到地球上了呢！

也沒人知道星雲號載來什麼力量，但那也是遲早會公之於世的。

這個理想已逐漸具體化了。洛丹閉上眼睛，在他腦海深處的夢想逐漸浮昇上來，雖然還只是一團模糊的影子，但他已經預見到全人類所合建的大太空船衝向天空——他幾乎已經聽到引擎的吼聲了。

洛丹心中描繪着統一全地球的中央政府，人類和平而幸福，同時也成了銀河文明的夥友，雖然只是一種幻想，却已牢固地在他心底盤踞著。

突然間，星雲號的倉庫裡傳來了輕巧的機械聲——第三勢力開始活動了。貝里・洛丹對著天空微微笑著，慢條斯理地把制服上的官階章撕下。

——貝里・洛丹少校已經退役了。

「第三勢力」

C・達爾頓

1

這不是眞實的寧靜。

位於中國北部的戈遜塩湖，水面平穩如鏡，光滑無波。這個廣大的沙漠裡，呈現出一片死寂，甚至連一點微風都沒有。空氣相當燠熱、乾燥；從曬得灼熱的石頭上飄起的水蒸汽竟然在一眨眼之際，就消失在萬里無雲的晴空裡。遠方的地平線那邊，可看到低矮的丘陵；注入鹽湖的河流，就從彼方發源；那就是記載在特殊地圖上的莫林戈魯河。

實際上，在戈壁沙漠附近唯一有生機的，也只有這條河而已。它的流速很慢，既不寬，也不深；却從不乾涸。除此以外，沙漠中再也看不到其他會動的東西了。

這塊滿佈石頭的砂地上，既不生長植物，自然更沒有野獸可充饑了。

雖然沒有生物，但這種寧靜却不是眞實的。

靠近河岸的那個細長的銀色物體，與周圍的景致一點都不相配。這個全長超過三十公尺的飛行物體，與它依據空氣力學而造的軀幹和三角翼，和這裡艱苦的自然環境成爲強烈的對比。

它就是第一次登陸月球的地球太空船星雲號，現在已從月球返航，降落在這片沙漠裡。這點

，可能全世界都已知道。大多數的人都猜測他們是被迫降落；而認爲他們早有預謀的，則少之又少。

不久，船上一個方型出口打開了，船艙裡走出一個人來。他先望望空漠的周圍，然後，再把視線從河流移到遙遠的丘陵，終於停留在鹽湖附近。他就是布魯上尉——美國太空研究司令部的正規駕駛員，也是星雲號的技師。這裡的空氣十分清新，使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穿著太空軍的藍色制服，帽子夾在右腋下，個子矮胖。

當他回頭向船內喊叫時，那雙看來近乎無色的眼睛，閃出一線快樂之光。

「我可以在那個池塘裡游泳嗎？」

另一個人從船裡走出來，與布魯並排站在一起；他也穿著相同的制服，但肩上沒有官階章。這人大約三十五歲，身材瘦高，長著一對堅定如鋼鐵般的灰藍眼睛，和金黃色的頭髮。

他就是星雲號指揮官、月球探險隊隊長貝里．洛丹少校。

「當然可以。」洛丹答道：「不過水很熱，不會讓你涼快的；而且，就我自己而言，它的鹽分太濃了。」

「我本來就喜歡鹽分較濃的。」布魯認眞地說：「必要時，我可以把湖水喝個精光！你信不信？」

「你喝了之後，可不要奇怪哦！大西洋的水與這相比，就好像糖放多了的檸檬水一樣。」

布魯仰頭看看高掛在天頂的太陽。

「去他的大西洋！總而言之，他們就快到了。克里斯多是不是已經替我們準備好了？」

克里斯多是迫降在月球的外星調查隊的學術部長。他那一族曾在幾千年前就統治著銀河系的大帝國，但現在已經衰落了，他自身又患了白血病——他的血液已經開始發生病變，假若沒有地球人的協助，絕對不能好轉；因此他才答應乘坐星雲號來到地球。在他的調查船上究竟藏著什麼秘密，却沒有人知道。

「目前只要使用防禦裝置就夠了。據克里斯多說，這種設備不怕任何武器的攻擊，甚至連核子彈都不在乎，只要拉動操縱桿，我們就會被透明的球體整個包起來；即使全世界聯合起來攻擊我們，也足以應付。」

「這樣我就放心了。」布魯點點頭：「我們不能讓黃種人等得太久，他們一定以爲我們的太空船發生故障，才降落在這個沙箱裡，等著他們前來救難。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星雲號，就像兩手伸直這樣……」

「假如他們看到我們載來的客人，連兩腿也會伸直！」貝里．洛丹斬釘截鐵地說：「我們對於阿魯況人的能力，根本無法估計；我很了解，克里斯多一個人就足以對付全世界！總而言之，看我們不順眼的人，馬上就會出現了。」

布魯的臉上籠罩了一層陰霾。

「很遺憾，連美國也是一樣！我總以爲，你至少也該把我們不降落到內華達基地的理由說清楚。」

洛丹搖搖頭。

「你可能比我更清楚邦達將軍的爲人。你以爲他不覬覦這個外星來的客人嗎？秘密情報處的

人對克里斯多也更有野心。你想想那位叫馬堪特的人物……」

亞蘭．D．馬堪特是國際秘密情報局局長，直屬於NATO的最高司令部，他的情報人員徧佈於全世界。

布魯嘆了一口氣說：

「我很了解弗里帕的心情，他很想回去。雖然他的心裡可能已同意你的行動，但他太牽掛他的年輕太太和不久就要出生的嬰兒，所以，我不知道你能留他多久。」

「他如果想離開也無所謂，就讓他走吧。」洛丹突然這麼說。

布魯有些不明所以。

「走？你要他走到那裡去？」他用粗粗短短的手指指著沙漠說：「到那裡去嗎？讓他失踪？」

「這個地方不會天天沒有人吧？」洛丹看看手錶說：「奇怪，偵察機為什麼還沒有出現？」

然後，他對布魯頷首暗示，回到船內。在狹窄的船艙裡，馬諾利博士正跪在克里斯多牀邊；弗里帕則咬著嘴唇，從窗口眺望沙漠。

「怎麼樣？」洛丹看看馬諾利：「不要緊吧？」

克里斯多搶在醫生之前說：

「謝謝你，洛丹先生。我只是全身無力而已，好在你們星球上的空氣對我很有利。如何？你認為真的能救我嗎？」

白血病是白血球異常增加的疾病，結果會造成氧氣缺乏，即使肺部沒有毛病，也會窒息而死

——這是由於把肺部的氧氣送到各器官的紅血球消失所致。剛開始時有疲勞的現象，然後患者會急速衰弱，精神也隨之委靡不振。兩年前，澳洲的醫學家已研製出抗白血病的血清。

「當然，這白血病一定可以治好；但先決條件是要互相信賴。我非常重視你們的發明和進步的技術——坦白說，也就是你們的武器。我以得到那些為條件才替你治病，並且維護你的健康；所以說，這也算是一種交易。」

「我很感激你這麼坦誠。幾千年以前，我們的族人也和你們一樣，但是，現在大部分的人都已經失去這份率真。我們要向你們學習的地方也很多。」

洛丹想起月球上的阿魯況人躺在沙發上，沈迷於虛幻的抽象圖案中，對外界一切都漠不關心的情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當然無法修護巨大的太空船。幾千年來一直居於領導地位，而今連最細小的事情都仰仗機器人的阿魯況人，已經變成行屍走肉，令人感慨萬千！他們生存的唯一目標，就是躺著，瞪著眼睛做白日夢而已。

「在我們阿魯況星上，治療老化的最佳法寶，就是更換新鮮的血液。」

克里斯多撐起上身，背靠著牆，可看出他比洛丹高出一個頭。他的外表與地球人沒有兩樣，只有那近乎全白的頭髮，和「白公病」患者似的紅眼睛，以及異樣高突的額頭不同。在他們的額頭下，與普通人腦的同一部位，另有一個地球人所無的強力記憶中樞，它像照相機似的，具備了超強的記憶能力。四個太空人當中，沒人知道克里斯多的肺部和心臟也不是以肋骨來保護的，而是被一層如鋼鐵般的構造物包圍著；此外，他也是阿魯況王朝的最後一批人之一。

身為一個科學家，他相信貝里．洛丹所說的話。

「把你的血液重新換過，的確有效；但和原始的……不！應該是還沒完全進化的種族結婚，會違反……」

「我並不打算和托拉結婚。」洛丹話裡有刺。剛好走進船艙的布魯弄出了與其龐大身軀不太相稱的悄悄聲；馬諾利皺皺眉，雙手按著患者的脈搏。弗里帕仍沒有反應。

在那一瞬間，洛丹覺得自己好像又回到月球上的阿魯況太空船上，看到那正在找尋長生之星的女船長——托拉。那個身材修長，有一頭金髮和赤紅色大眼睛的美女，正在靠向自己。

她是一個女人嗎？不錯！從外表上看，她的確是；但她那精準的推演和靈慧的理智，以及最圓熟的純眞，却使她目中無人，不可一世。她的態度明顯地表現出對於原始生物有極大的偏見；但她的理智又強迫她妥協——除非她想在月球上度過餘生，否則她不得不向現實低頭。

克里斯多搖搖頭說：

「你的想像力非常豐富。現在我們不能分心，快來計劃以後的事吧；你說過要協助我的。」

「當然。」洛丹乾脆地說；又看看布魯。「現在不能游泳了，快去收集情報吧。重要的電訊統統要接收下來，我要了解現在全世界已經成了何種局面。」

「假如有人想對我們下手，絕不會張揚出去的；不過，是否需要和邦達聯絡一下？」

「目前還不要，就讓他莫名其妙，猜猜我們爲什麼不回答好了。按照我的計畫，現在必須讓他們準備準備才行。」

「嗯！」布魯點點頭，用力打開雷達無線電室的門：「我很擔心，不知我們會不會被他們……」

洛丹沒再答理他，他很了解布魯的個性，也深知他是個值得信賴的人。

「馬諾利，你只負責照顧克里斯多就好；弗里帕，如果你能弄點吃的，那就感激不盡了，不久以後，可能就沒人有空做了；這段期間裡，我必須好好準備應戰。克里斯多，托拉給了我們什麼武器？」

阿魯況人一直坐在床上，雙手放在膝蓋上。

「最重要的一種是『能量壁裝置』，雖然只能用來防禦，却會使攻擊的人知難而退；其他還有三支可携帶的武器，叫做『精神干擾裝置』，可隨意調節，假如加強威力，可使二公里以內的人，產生心理痲痺，但不會置對方於死地；如果把輸出減弱，會使對方喪失意識，就可以完全控制他；或者也可以給他催眠性的命令，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支使對方；此外，它還有另一個特點，就是對方在離開有效範圍之後，不論在任何情況下，仍舊可使他服服貼貼，事後却毫無記憶。」

「啊！這個相當管用。」洛丹點頭稱讚。「其他呢？」

「能夠和托拉經常聯繫的通訊機。你也知道，那種電波可以穿過月球，因爲，我們的太空船在月球的那一邊，如果不用這個，就無法聯絡。」

「嗯！」洛丹沈思起來；克里斯多也了解洛丹心有所思。

「請你別擔心，目前只要能量壁和干擾裝置就夠了；假如還不夠，托拉一定會親自趕來。」

「那麼引力消除裝置呢？那是要消除星雲號起飛時的加速壓的，是不是也載來了？」

「噯！我差一點就忘了，這種裝置雖然不能當武器用，但它的有效距離相當大——在十公里

以上。不管你用的是集中性或擴散性，都可以在十公里以內按照自己的意思消除地球的引力；範圍如果以星雲號爲中心，便是直徑二十公里以內的地區。」

「實在太好了。」洛丹讚歎地說：「這樣就夠了。」

孩童般的臉，又有一雙細嫩如嬰兒似的手的壯漢弗里帕，將眺望沙漠的視線挪回，轉而瞪著洛丹；但當他接觸到洛丹堅定的眼神時，只羞怯地點點頭說：

「沒有關係，洛丹，其他的事以後再說。」

布魯站在門口，對洛丹說：

「通訊被阻礙，美國的電訊無法接收。好幾種電波糾纏在一起，其中較強的可能就在附近。雖然講的是英語，但發音有些奇怪。內容是說他們正在進行援救工作。」

「援救工作?!」洛丹冷笑一聲：「別假惺惺了！你回答對方：『救個屁！』」

布魯沒有回答，只呆望著洛丹的背部。就在此時，河流的對岸，也就是丘陵前面，揚起滿天的灰塵，如同骯髒的天花板那樣，籠罩著沙漠。不久之後，小小的黑點逐漸接近鹽湖，洛丹的視線緊緊盯著。

「終於來了，就在那裡！是直升機……」

由於強烈陽光的照射，使得螺旋槳無法清晰地分辨出來。直升機在太陽的照射下，閃閃發亮，就在太空船前方十公尺處的上空停了下來，然後降落，沙塵四處飛揚。

「布魯，你先把干擾裝置拿來，輸出調到最大。我要見見他們。」

「可是……」

「不要再可是了。他們是來俘虜我們的，你我都有生命危險。」

布魯回到船內，五秒鐘後又出現，拿來了前面裝著複眼鏡頭的銀棒，上面有個小小的紅鈕可以調節。

洛丹點點頭，就從階梯走下去，逐漸接近直升機。從直升機裡走出兩個穿著亞洲聯盟制服的人，他們以好奇的眼光打量洛丹。

直升機的駕駛員還留在原位——他的手並不在操縱桿上，而是握著短機關槍。

洛丹不覺暗笑，心想：吃癟的將是你們。

兩個軍官走到洛丹前面，雙方的距離不過幾步而已，其中一個操著流利的英語說：

「恭喜你們平安降落。」那個戴著金肩章的人說：「我是倫元帥，陸軍最高司令官；這位是布丹少校。」

「我叫貝里．洛丹。」洛丹點點頭說：「有何貴幹？」

兩個人楞了一下，互望一眼，再仔細觀察這位需要援助的太空船駕駛員。

洛丹虛情假意地笑著說：

「對不起，讓你們擔心了。我卽使對著美國或蘇俄的軍官，也會同樣回答。這下你們可死心了吧？」

「這話是什麼意思？」倫元帥把褲子的皺褶拉直，說：「你不是被迫降落的嗎？我看你需要幫助——你能夠自己起飛嗎？」

「假如我能起飛呢？」

「那就必須遭到禁止了，因爲你已降落在我們的領土上。」

洛丹又笑著說：

「你終於露出狐狸尾巴了，這就是你們眞正的目的！你們絕不是前來援助，而是來俘虜我們的。你想得倒好，我們才不會自投羅網！」

倫元帥好像要吆喝什麼似的，但被一旁的少校瞪了一眼，立刻閉上了嘴。洛丹看得出這位少校對司令官有很大的影響力。

「誰說要限制你們的自由啦？只是我們必須調查清楚，看你們是否拍攝了亞洲聯盟地區的照片而已。」

「非但如此，我們甚至將整個地球都拍下來了——這是在月球上拍的，難道你們也要查禁嗎？我不相信你們的月球火箭什麼都沒拍。」

兩個人又互瞄一眼。

「我們的火箭在發射後不久，就因爲遭到破壞而墜落——難道你們不知道嗎？」

這回輪到洛丹發呆了。他認爲征服宇宙是全人類的夢想，也唯獨向無垠的宇宙挑戰，地球各國之間的差異才能打破——他十分了解這一點。對他來說，根本沒有民族、國家之異，而是將地球看成一個整體；在他眼裡，全人類都是地球人。而對於敵人——如果有的話，他也希望對方能成功地到達月球。他壓抑住內心的同情，走到倫元帥面前，伸出手來。

「很遺憾，我毫不知情。你是說遭到破壞？」

倫元帥根本不理會對方伸出來的手。

「一定是遭到破壞！我們的最高級科學家在出發前，已做過精密檢查，沒有發現任何毛病；結果却在一百公里的上空突然解體而墜落。」

「發生意外的原因太多了，」洛丹記得以往曾發生過的實例。他把手再往前伸出去，說：「總不能作爲遭受破壞的證據吧。」

「西方的間諜偷偷潛入火箭裡，將核子反應爐……」

「胡說八道！」洛丹聲色俱厲：「不要用這種方法來掩飾你們的失敗。」他對於對方的撒謊，感到十分氣憤。倫不像是中國人，他可能是印度人或馬來西亞人的後裔。「我們壓根兒也沒想到要阻礙你們登陸月球！不要再談這件事了。請問你們有什麼指教？」

這時，布丹少校才開口說：

「你們是不是以自由意志降落在此？」

問得很乾脆；洛丹也決定開門見山地回答他：

「不錯！不管是撒哈拉沙漠或美國，我們都可以任意降落。」

「那麼，爲何在此降落?!」

「當然有理由。不錯，這裡的確是你們的領土。我想拜託你們幫個忙，在這裡劃出一個中立的勢力範圍；反正你們用不著這片沙漠，當然就沒有經濟上的損失。我們不干涉你們的內政，也會維持國境，請相信我。我會直接和貴國政府交涉。倫元帥，我勸你打消俘虜美國太空船的念頭，命令已逐漸靠近的部隊撤回。怎麼樣？」

布丹少校後退一步，右手握著大型鎗的鎗把，嘴唇緊閉，眼中露出兇光。

倫元帥已經恢復平靜，皮笑肉不笑地說：

「洛丹先生，你眞會開玩笑。調查降落在我們領土內的飛行物體，是我們應有的權利，假如沒有可疑之處，我們就立刻釋放，而把你們所說的『中立勢力範圍』當作一個不太高明的玩笑……」

「那是你的自由，我只不過提個建議罷了，那麼，再見——我們可能還會見面。後會有期！」

「慢著！」

布丹少校拔出手鎗對準洛丹。那是炸裂彈用的大口徑手鎗，型式雖舊，威力却十分驚人。

洛丹兩手環抱，他清楚地感覺到八十公尺的後方，布魯已迫不及待地想見識見識精神干擾裝置的威力；如果不是洛丹站在射線範圍內，他老早就按鈕了。

「有何貴幹？」

「洛丹先生，你是一名間諜。我知道這艘太空船是故意降落在此的美國據點；你眞以爲我們相信你們是發生故障，而放過你們嗎？哈哈！事實上，你們已經露出馬脚了，我們要……」

「做不到的事不要言之過早。」洛丹這麼戲弄他：「美國和你們一樣，知道我們在此降落之後，也非常吃驚，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打算。如果美國的軍隊來到，我們也會同樣採取自衞手段。元帥，我再次奉勸你，盡快命令你們的部隊撤退；否則發生任何事情，恕不負責！」

洛丹向那兩個軍人點個頭，再望望握著短機關鎗的直升機駕駛員，然後轉回頭，慢條斯理地走向星雲號。布魯正在門口撫弄銀棒，當他看到洛丹離開射線範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那些人可以讓他跑了嗎？」他對洛丹喊道：「那個穿著閃亮制服的人，是不是將軍？讓他嘗嘗當馬戲團看門人的滋味再讓他回去，好不好？實在太好玩了……」

洛丹的脚踏在階梯上，再轉頭看看那兩個人。

倫元帥和布丹少校——洛丹相信後者一定是特務人員——他們還站在原地，好像不知怎麼辦的樣子，布丹仍然握著手鎗。

「我不反對。」與布魯並排站著的洛丹說：「趕快去拿引力消除機來。」

「嗯！」說著，布魯就消失了；幾秒鐘後，他拿著小小的方型金屬箱跑回來。這個看起來很普通的箱子雖小，但裡面却蘊藏著強大的能量。引力消除機——這是克里斯多說的，名稱雖簡單……裡面却藏著人類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東西。

洛丹調整裝置，慢慢地把操縱桿推到前面，準備射出指向性射線。

布丹少校將手鎗收回套子裡。

「元帥，你讓間諜這樣戲弄我們，難道就算了嗎？我認爲你太沒有責任感了。回去之後，我要向本部檢舉！」

「去檢舉吧！」倫元帥一點都不害怕，只瞇著眼睛察看星雲號；又說：「我相信我的推測是對的，可能會發生比我們想像中更嚴重的問題。你眞以爲那艘太空船是西方的演習，把這裡當做一個據點，公然地降落下來嗎？這種想法太天眞了。假如那是眞的——不，實在令人懷疑，那個叫洛丹的人不就成了瘋子嗎？他們可能是在月球上發現了什麼重要的東西，從那裡得到新力量……」

元帥忽然沉默下來，感覺有些蹊蹺。突然間，只覺得身體輕飄飄的，好像喝醉酒似的，但又不像一般的醉酒，同時整個身體失去了平衡，又好像被拉長了一樣。

糟糕！千萬不要讓少校發覺……

事實上，布丹少校也自身難保，根本無暇理會元帥。當他稍微動一下時，利那間，地面好像消失了，自己正如氣球般地飄向藍色的天空；那情景就像用高速拍攝的跳水選手，正一面翻滾，一面升空。

倫動都不動，一直站在戈壁沙漠的熱石頭上，呆呆地張著嘴巴，痛罵那個正在叫爹喊娘的布丹；但他的謾罵聲和老祖宗，都無法阻止布丹的升空。

「駕駛員！」元帥終於想到叫喊，猛然轉回頭。

怪了！這一轉頭，竟使他的旋轉運動無法停下來；於是，倫就一路轉著圈圈，升到天空，跟在那個特務人員之後去了。

駕駛員見狀，只感到莫名其妙。

他習慣地抓住椅子的扶手，再抓緊狹窄的升降口，在那裡楞了一會兒，看著那兩個擦身而過、正在升空的長官後，突然舉起短機關鎗。

第一發子彈一射出去，他就被後座力彈出機艙外，連直升機也在離地面幾公分的上空往一旁飄流過去。不知不覺中，鎗口指向地面，駕駛員太驚慌了，一直扣住扳機不放，子彈如連珠砲似地射出去；每一發都以超高速射向天空，然後他也跟著升空啦！不久，彈匣終於射空了，然而上升的速度却未稍減。

那個景象非常滑稽——光天化日之下，三個大男人在空中飄遊；一架直升機歪斜著，在岩石之間晃來晃去——正如海底的沈船在水中飄蕩一般。

洛丹抬頭看看布魯眉飛色舞的臉孔。

「怎麼樣？」

「只能說，太棒了——就好像空中特技馬戲團一樣！那個不曉得是將軍還是元帥的人，飛得眞好看，他好像很害怕似的。下一步要怎麼辦？讓他們在空中餓死嗎？」

洛丹皺皺眉，說：

「那不行！你會開直升機嗎？」

布魯嚇了一跳。

「當然可以。你要我做什麼？」

「以後再說。先讓那三個人下來吧——對，稍微推動一下操縱桿，用一半的引力就好；不，這樣掉落的速度還是太快，四分之一就可以了。在他們身上留下二、三塊青腫，當作紀念；這樣他們才知道不是在做夢。好！可以了……」

倫已經著地了，只見他驚慌失措地想找出把自己抬起來的透明巨人，而正在東張西望；布丹則掉在十公尺以外的岩石上，比倫元帥摔得重些；他那緊緊皺著的眉頭，把一切痛苦都表露出來了。那個駕駛員升得最高，摔得也最重；幸好飄到更遠的地方，一個倒栽葱，掉進河裡。這個範圍以內的引力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他就像軟木塞那樣，飄浮在水面上，手中的短機關鎗早就扔了。

「倫元帥，你聽到我的聲音沒有？」

洛丹大聲喊，元帥氣得張牙舞爪。

「我一定要好好報復。剛才是怎麼囘事？難道你能消除引力嗎？」

「這位將軍相當精明嘛！」

布魯興高采烈地搥著大腿，好像對剛才那一幕還意猶未盡。

「你還不命令部隊撤退嗎？我還有更好的東西等著你哪！」洛丹指著星雲號說：「是你們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新武器呢！」

他說這句話似乎太冒失了一點，對洛丹來說，主要的是想讓對方產生恐懼感；却沒想到反而收到反效果。

「武器？」倫喃喃自語，然後瞄了一眼年輕的情報軍官，似乎在說：「怎麼樣？你聽到了吧？你們的工作和情報簡直沒用。……開玩笑，我從來就沒聽過他們已發明出消除引力的新武器！」

「你們覺得如何？」布魯揮著手說：「是不是在空中那麼一折騰，就成了啞巴啦？」

那個終於游囘岸上的駕駛員，不曉得在向倫元帥說些什麼。洛丹剛才已把引力消除機的操縱桿推囘原位，所以，附近已恢復了正常的引力。

「別急！」洛丹看到駕駛員走向直升機，就大聲喊叫：「直升機要留下！沒有得到允許就降落到新國家領土上的東西一律沒收！」

元帥滿臉通紅，他們雖然站在很遠的地方，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他的臉色已經恢復『紅潤』。」布魯挖苦地說：「紅潤的臉色和金肩章互相輝映，眞是相得益彰！」

「你說什麼?!」倫元帥捶胸頓足：「不久一定會給你……」

他並沒說完——因爲——布丹少校不知在他身旁嘀咕些什麼。

「咱們走著瞧！」轉頭就招呼少校和駕駛員，一同步向遠處的丘陵了。

前方的沙塵越來越靠近。

洛丹鬆了一口氣，說：

「這就是和亞洲聯盟的第一次照面嗎？第二次可能就不會這麼好玩了；我們必須盡快把能量壁裝設好。據說它的半徑有二公里，因此，河流、鹽湖的一部分，包括直升機在內，就是一個新的國家了。它雖是世界上最小的，卻也是力量最強的國家。」

「直升機要如何處理？」

「你爲什麼這麼傻?!我們必須去拿藥品和零件；難道你想徒步越過戈壁沙漠嗎？」

布魯呆了一下。

「我？爲什麼要我去？我……」

洛丹緩緩地點點頭說：

「反正，總要有人去拿，是不是？你能說出不去的理由嗎？再說，除了你之外，沒有更靠得住的人。」

布魯一聽，頭髮都豎了起來；但他還是聳聳肩說：

「好吧！你說得對。什麼時候出發？」

「等到世界平靜之後。」洛丹將引力消除機夾在腋下，回到船內。布魯跟在後面，臨進去時，還瞄了一眼傾斜的直升機，有點依依不捨的樣子；然後，將精神干擾裝置放進衣袋裡，關上船艙的門。

一走進船內，就看到弗里帕，他說：

「飯準備好了。發生什麼事？」

洛丹簡明扼要地說了一遍。

「你想一切都能順利嗎？以前我早就說過，我不想協助你，只想回家看我太太；還有三個月，她就要生產了。」

「到那個時候，一切都會安頓下來，弗里帕，你不要著急。我們是最好的同伴，你應該了解，我絕不會冒冒失失就採取行動的。我要再次對你說明爲什麼我們不降落在內華達基地，而降落在這裡的理由。」

「簡直對牛彈琴！」

「目前地球上的和平只是徒具表面形式而已；稍有一點小事發生，各列強就會使用核子彈互相攻擊，把地球變成一個闃無人煙的廢墟；這種狀態難道能長此下去嗎？現在是最緊要的時刻。西方與亞洲聯盟正處於敵對的形勢，而且，自從亞洲聯盟擁有最大的核子武器以來，莫斯科就比過去衰微了。目前我們就像天秤上的指針一樣；我們夾在兩大勢力之間，使用阿魯沉人的厲害裝備。試想，阿魯沉人的能力如果落入任何一個國家手中——即使是美國，地球上的人就等於失去

了自由。這一點你必須了解。」

「你知道嗎？你是個賣國賊！」

洛丹嘴唇歪扭，好像很委屈的樣子。

「我知道有許多人會這樣說，因爲他們根本不了解我的心情；但是，我絕不是賣國賊。現在的我，已經不是純粹的美國人，而是一個地球人而已。你懂嗎？」

「嗯，可是……」弗里帕嚥了一口口水說：「你降落在內華達基地也可以啊！」

「那不行！卽使在美國，我們也一定會被迫而自衞——就好像在這裡一樣；而且，對待本國人在心情上也不如對待亞洲人輕鬆；說不定一回到自己的國家，我們的決心就會被軟化。萬一被說動了而讓步怎麼辦？我也清楚地知道各國將演變成何種局面。弗里帕，克里斯多代表著絕對的力量，在他的手中——也可以說在我們手中，擁有防阻戰爭的力量。列強各國如果知道他們受到強力的威脅，就會暫時丟棄他們之間的糾紛，而團結合作起來。」

「那不就變成烏托邦了?!就這樣嗎？」

「我們走著瞧吧。飛碟降落地球會帶來世界和平這個故事，的確有它的道理。由於我們保證爲克里斯多治病，並給他充分的自由，他才答應協助我們，假如沒有他的幫助，我們只有投降一途。所以，降落在那裡並不重要，因爲不管我們降落何處，其他人也都會寢食難安，而恐怕要開始做最後的拼鬪。然而，既然有我們在，他們應該不敢輕擧妄動才對。」

弗里帕愁眉苦臉地揮揮手說：

「假如我提出請求，你會讓我離開嗎？」

「布魯會載你走。他要去拿藥品和零件，外面就有一架直升機。」

末了，兩個人都沈默下來了。

片刻後，洛丹按下能量壁的開關；於是，以星雲號爲中心，四周佈設了任何東西都無法通過的一層鐘狀透明膜；高度與寬度都大約兩公里。從上空鳥瞰，只看到在鹽湖邊的荒野上，有一架小小的、不能飛行的物體而已。

實際上，那地方正有一個新的國家誕生了，國境線只不過十三公里而已；但是不久之後，他們就會達到四千光年的遠方了……

2

邦達將軍的性格，從外表上就可以一目瞭然。他的體格接近四方形，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堅定意志和過人精力；他以絕不服輸而著名，即使在華盛頓、五角大廈也一樣。他是美國太空開發指揮部的長官，深受部下愛戴，却也令人敬畏。他們有任何困難，都可以隨時提出，和他商量；而他那話中有刺的幽默感也從未出過事。曾經有人這樣說過：「邦達將軍若發怒，會把他自己吞下去。」

現在他坐在司令部的辦公廳裡，長長的桌子上擺著各種通訊儀器和一大堆文件，他的對面坐著一個不太醒目的人物。

那個人看起來和邦達將軍是完全相反的那一類型。稀疏的金髮圍繞著禿頭，在太陽穴下另有一束白髮，更增添了他的和氣。他看起來比較年輕，同時也是一位好好先生；他的眼光很溫和，好像對任何事都打算得很週到。

然而，這位亞蘭・D・馬堪特，對於他自己的職責，却表現得與他的外表迥然不同。作爲西方的國際秘密情報局局長，他是一個非常殘忍的獵人。

「你眞的相信洛丹少校和他的部下嗎？」他以溫和的口氣說，然後指著掛在牆上的世界大地圖。「那麼，星雲號降落在戈壁大沙漠，難道是偶發事件？」

「在聯絡中斷之前，太空船一直發出國際求救訊號，那是表示動力發生故障。」

「那麼，爲什麼不使用誘導裝置？它可以讓太空船平安地降落內華達基地。洛丹爲什麼要親自駕駛，你能說明理由嗎？」

這一問，把邦達將軍問倒了。

「我無法說明；但是，這也不能成爲把我和我的部下禁閉在此的理由，你的部下已經把內華達基地包圍起來了。」

「爲了愼重起見，我們不得不如此。」馬堪特笑著說：「做最壞的打算，到了發生事情時，才不會措手不及。」

「可是，這會使人度日如年。」邦達想引起對方的注意，故意說：「假如洛丹自動降落在戈壁沙漠，就表示他有某種特定的企圖……」

「說得也是。」馬堪特意味深長地說。

「但絕不是與我們敵對的企圖。如果你認爲他會將星雲號交給亞洲聯盟，那就大錯特錯了。」

「那麼，他有什麼企圖？」

「這我就不知道了。」邦達坦白承認說：「可是我了解洛丹的爲人和個性，也十分信任他。他是一個絕對潔身自好的人物。」

「將軍，任何人從每個角度來看，都是不穩定的個體，因此才會知人知面不知心。財富與權力——在有機可乘時——再怎麼高貴純潔的心，也都會心猿意馬。」

從桌子對面看過去，邦達的身體好像膨脹起來一樣。

「難道你認為洛丹瘋了嗎？」

「那兒的話，將軍。追求權力和財富的人怎麼會是瘋子呢，只不過是一名叛國賊罷了。」

邦達氣得一躍而起，用拳頭頂住對方的鼻尖說：

「住口！亞蘭·D·馬堪特！我不會原諒你侮辱我的部下！洛丹不是叛國賊；星雲號也是被迫降落的。在我們繼續談論之前，你最好先證明星雲號不是迫降的，否則……無論如何，華盛頓已經和亞洲聯盟政府聯絡了。」

「那就有趣了。」馬堪特優雅地推開對方的拳頭，使邦達洩氣不已。「你能告訴我結果如何嗎？」

「目前還沒接到任何消息，我正在等從華盛頓的部下送來的直接情報。」

「那麼，我告訴你情報的內容吧。亞洲聯盟當然會關心這件事故，而全力救助太空人。至於星雲號的殘骸——如果沒有燒燬的話，他們一定會要求帶走；然後，立刻把它解體，再宣佈說，只發現乘員們支離破碎的屍體，於是，這幕戲就演完了，沒有人會再問這件事。」

「假如我有你那麼豐富的想像力，早就去當小說家了。」

邦達的語氣好像真的很羨慕似的。

「告訴我真象——你所想的——好不好？」

「亞洲人將把星雲號拆開，把飛行記錄帶走。洛丹和他的部下當然都平安無事，他們把所有的見聞都講出來之後，就可拿到事先約定好的報酬——不是在西藏擁有別墅，就是腦袋吃了子彈。」

邦達坐回他的椅子上說：

「你這個人有點毛病，根本是職業的犧牲者。我十分了解洛丹，他能在這裡安心過日子——如果他要求的話，我們也可以給他兩幢別墅。但我確信，思想上的不良企圖絕對沒有，只是被迫降落而已。洛丹一定會和我們聯絡的，我們耐心等著吧。」

馬堪特摸摸他的禿頭說：

「我比較相信我部下的情報，帕金斯少校不會讓我失望的。」

帕金斯？邦達心裡想：這個名字好像聽過。

「是不是以前曾在澳洲破壞NATOM實驗場的陰謀，而將主事者放逐的那個人？」

「不錯。幾個小時以前他已奉命到亞聯總部去了。」

「這麼說……」

「當然是用假名去的。幸好我們和亞洲聯盟有密切的經濟關係。」

就在那一瞬間，傳真電話的鈴響了。邦達保留回答，按下開關，於是小小的螢光幕亮了起來接著浮現對方的臉。

「從華盛頓來的聯絡。」臉孔如此報告：「邦達與馬堪特兩位先生。」

「我們兩個都在這裡。」邦達緊張地回答：「的確是我們兩個嗎？」

「華盛頓是如此傳達，一定要負責人本人出現畫面，才開始接通。」

「好，那麼接通吧。馬堪特先生也在此。快一點。」

「請稍等一等。」

邦達凝視著馬堪特說：

「你和華盛頓有什麼關係？」他有些莫名其妙。

「關係可密切得很。」馬堪特的微笑看起來很天真。「比如說，我的頂頭上司——就是總統。」

邦達嚥了一口口水，如同求救般地，連忙將視線移到螢光幕上。

接線生的臉孔消失後，畫面上又出現另一張臉，他就是白宮的情報負責主席。

「你是邦達將軍？」

「是的。」邦達將軍點點頭；馬堪特好像要擠進畫面似的，把身體傾斜著。「馬堪特也在。」

「辛苦你們了。剛才得到亞聯的囘訊，由於內容有些奇怪，所以在沒聽取您的意見之前，我們不準備採取行動。我說的話你是否錄起來了？」

邦達趕緊按下桌子背後的隱藏式開關。

「錄音帶已經轉動了。」

「很好。那麼，你們仔細聽；先聽我們送到亞聯的電文……

華盛頓致電亞聯。請立刻准許我們派遣調查委員會，前往調查被迫降落的月球火箭『星

雲號』。該船是學術調查火箭，相信沒有外交上的障礙。期待貴政府同意。

＊　＊

現在是接到的囘電：

＊　＊

請求被拒。亞洲聯盟政府認爲，在我們的領域內有計劃地建設基地，已嚴重地違反協定。月球火箭的遇難並非事實；乘員們拒絕接受援救，並使用使人類重量喪失的新武器。倘若貴政府不同意立刻將該基地以原形奉還，他們必然會遭到我軍的包圍和摧毀。給你們兩個小時的時間考慮。

＊　＊

「邦達將軍，你的看法如何？」

太空開發指揮部長官頓時興奮起來：

「那麼，星雲號是毫無損傷地降落嗎？太好了！洛丹他們平安無事。我們已向月球邁出了第一步，這是多麼偉大的事……」

「的確非常了不起，」華盛頓的長官也承認：「但目前還是亞洲聯盟的問題比較重要；您的意思如何？您知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使人喪失重力的武器是什麼？星雲號裝載了那樣的武器嗎？」

「豈有此理！我們什麼時候有了消除引力的武器?!我們雖然經過好幾次的實驗，却徒勞無功。他們只是在嚇唬我們，想把星雲號扣留而已。」

馬堪特插嘴說：

「有沒有得到月球火箭毫無損傷的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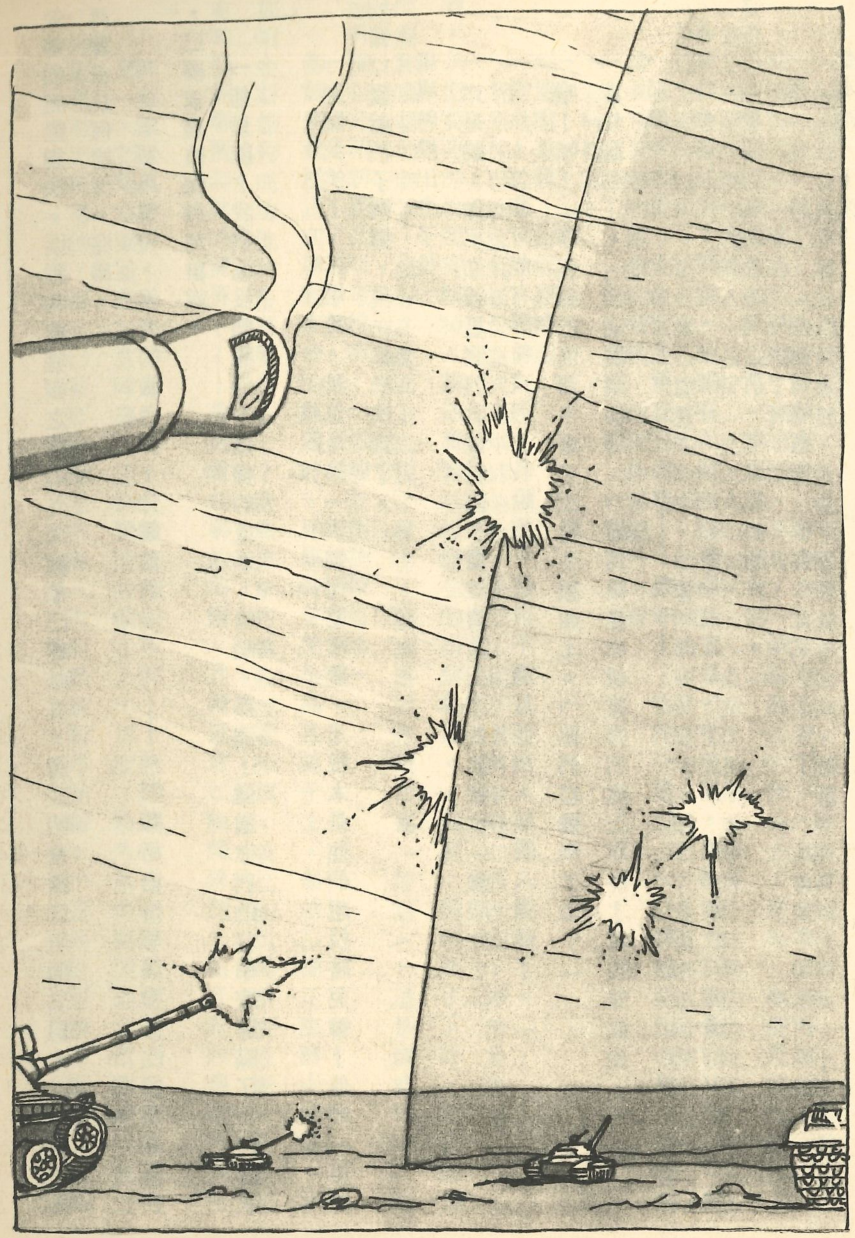
「沒有。」情報主席回答：「馬堪特，果眞如此，就一定要透過你我們才能得到消息。最遺憾的是，我們無法和星雲號直接聯絡，因此我們已照會亞聯，叫他們不要干涉。我們嚴厲駁斥他們的質問，以及他們所說『月球火箭是美國基地』那種強辭奪理的藉口。等一等，現在又接到亞聯的回訊。你們稍等一會兒，我馬上和你們聯繫。」

情報主席的臉孔消失後，螢幕立刻暗下來；但是，邦達和馬堪特都可以清楚地聽到遠在三千公里以外的談話。這兩個人在不知不覺當中成爲若不是發生奇蹟，就可能招致世界末日的見證人。

「這裡是華盛頓，請亞聯回答。」

「這裡是亞聯。你們不接受我們的請求嗎？戈壁沙漠的貴國基地，再度拒絕調查。倫元帥直接指揮的一個師團，已經發出攻擊命令。我想，你一定迫不及待想知道詳細的情況，那麼，我慢慢告訴你好了。

我們的戰車隊前進，在距離星雲號前面兩公里的地方，被肉眼看不見的障礙物阻擋；用手觸摸的結果，判定星雲號四周圍繞了一道透明的牆；這面牆涵蓋了約十二平方公里的圓形地區。那個叫洛丹的人宣佈說：該處是新成立的『中立勢力範圍』。我們的戰車隊退後，開砲轟擊，結果卻在其前方爆炸。透明牆的上方也密不通風。我們科學家的結論是，那個基地被一種圓屋頂狀的能量壁所包圍，無法攻破；因此，敝國認爲，星雲號已嚴重威脅世界和平，必須通告各國，採取



妥善的處置辦法。亞聯和華盛頓之間的外交關係已經結束，請表明貴國政府的立場。以後我們不再報告任何情況。完畢。」

邦達看看馬堪特，後者的臉色和十分鐘前稍有不同——那國際秘密情報局職業性的溫和微笑，已變成幾條深刻的皺紋。

「能量壁？我們還沒聽說過有這樣的東西。哈哈，邦達，難道你們的科學家隱瞞了什麼嗎？」

「別開玩笑了，馬堪特，我也是第一次聽到能量壁，這根本是他們想找碴兒嘛！他們一直想找藉口發射核子飛彈，現在終於找到了。」

馬堪特探出身子說：

「你是說，你不知道星雲號有能量壁？關於消除引力的裝置也一無所知？」

「當然！怎麼可能有那種東西！我說過，那只不過是亞洲人胡說八道罷了。」

「喂！喂！」華盛頓的情報主席又出現在畫面上。「你們都聽到了嗎？」

「當然聽到了。」邦達點頭答道：「這簡直是史無前例的瘋狂事件！我的看法是……」

「那個地方說不定會發生更瘋狂的事——戰爭——我們必須阻止。立刻盡全力和星雲號聯絡，馬堪特會協助你；同時，請調查所謂的能量壁到底是什麼東西，雷曼教授可能會有好辦法。希望在亞洲聯盟所限制的時間之前，得到你們的答覆。」

「是、是、是……」邦達喃喃應道，他實在是束手無策了。「我會盡早和你們聯絡。」

螢幕暗了下來。

馬堪特嘆了一口氣說：

「帕金斯如果不盡快趕到那裡，我也不曉得該怎麼辦。請雷曼教授到這裡來一下好嗎？」

邦達對其中一個通話器說了幾句話。不久，一個高瘦的中年人走了進來，他就是雷曼教授——登陸月球計劃的領導人。自從一九六八年以來，一直擔任加州太空飛行科學院的院長，被公認爲是這方面的權威。當邦達心情好的時候，也會誇獎雷曼幾句，說他才是星雲號的創始人。

雷曼看到他們兩個的時候，感到非常意外，說：

「有何貴幹？」

邦達點點頭，打個招呼說：

「我想你已經認識這位獵犬馬堪特先生，所以，用不著再多費口舌介紹。事情是這樣的……嗯，我把前面的說明省略掉，讓你聽聽以後發生的事情就好。」說著，摸摸桌子下面，然後聽到開關和嗡嗡的聲音，接著在畫面上出現了數字，緊接著就是剛才那一段話。「這是錄音帶。」邦達好像在介紹新產品似地說明：「這種方法比較省時。」

當雷曼教授正在聆聽事情的經過時，馬堪特悠閒地靠在椅子上，他的心裡正在暗中盤算。假如帕金斯能夠成功地和洛丹聯絡上——當然是洛丹還在戈壁沙漠，並且如馬堪特所推斷，他並沒有和亞洲聯盟勾結的前提下——像這樣無聊的問題，立刻就可以解釋清楚；而且有好幾個可能性。

第一，如果星雲號是故意降落在亞洲聯盟的領土上，那麼，洛丹毫無疑問是個叛國賊。第二，火箭是被迫降落的，而且已被亞洲聯盟沒收，但他們却對外宣稱：「遭到星雲號的抵抗」。馬

堪特相信，這第二個假設如果是眞的話，那麼，它將是卽將接到報告的先兆而已，也就是說，對方將會宣佈：星雲號的防禦設備突然崩潰，船也已被破壞。

還有第三種可能性，但這只不過是一種幻想罷了，不能認眞。馬堪特是個喜歡動物的人，有時候，他會把漁夫釣鈎上的蚯蚓拿走，把牠埋在土裡，而使漁夫啼笑皆非；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是個非常現實的人，他的人生觀是由實證、報告、以及規律組合而成，根本沒有容納想像力的餘地。

可是……

不能順著那條線索一直想像下去。雷曼教授已聽完錄音帶。邦達將軍抬起下巴，凝視著雷曼。

「怎麼樣？教授，你的看法如何？你認爲洛丹少校是賣國賊嗎？」

「賣國賊？是誰想到這句話的？」

邦達故意看看馬堪特。

「教授，那只不過是修辭學上的問題而已。重要的是你對於能量壁的高見，同時……」

「是關於消除引力的問題嗎？那都是幻想的。以目前的技術來說，根本不可能做到。這是亞洲聯盟爲了沒收星雲號才找的藉口，再隨便編了這麼一個故事。我敢和你們打賭，到了明天，他們一定會說：『太空船已被破壞，不可能再還給你們。』」

這句話好像正中馬堪特下懷似的，只見他連連點頭表示同意。

「你的推斷相當高明，等我退休之後，我要推薦你繼任我的職務。」

「我並不稀罕。」雷曼教授認眞地拒絕。「果眞如此，我寧願到火星去。但星雲號登陸月球已確實達成任務，要不然他們也用不著僞裝了。只要知道個中原委，一切都好解決了；這對優秀的秘密情報機關，是輕而易擧的事情嘛！」

他沒想到無意中發出去的一擊，竟深中要害，只見馬堪特面紅耳赤，溫和的笑容在一瞬間消失無踪，眼中射出惡狠狠的兇光。

他不理會邦達興災樂禍的笑容，一躍而起。

「用不了多久，我一定會找你算帳！」他回敬雷曼教授一句，走到門邊說：「一定讓你嘗嘗我們秘密情報局的厲害！將軍，華盛頓方面若有消息，請立刻通知我。我走了。」

然後，重重地關上門。

雷曼教授驚訝地望望邦達將軍說：

「怎麼了？馬堪特什麼時候變得這麼不可理喻？」

「沒什麼啦，只是被你刺傷了職業上的自尊心罷了。」邦達很開心。「啊！太棒了！他爲什麼老是瞧不起情報機關以外的人呢？好了！現在你可以放心一談了吧。教授，請你坦白告訴我，對於洛丹少校，我沒有絲毫懷疑，我想你也能了解；那麼，他們在戈壁沙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雷曼探出身子說：

「你的問話在地理上必須擴大範圍，比方說——月球……」

邦達沒有回答，只是呆呆瞪著對方而已。

＊　＊　＊

帕金斯少校到達亞聯總部，從同溫層運輸機裡走出來，下榻在第一流的飯店。幾分鐘後，聯絡員送來負責政府工作的一個著名大社區的地址。他準備和該區的負責人拉關係，並且見面。

若以護照爲據，這位情報員名叫「亞爾凡斯・赫霍海摩」，是一名礦冶工程師，護照上記著他已在亞洲聯盟居住十年以上，並且曾在國營的礦業大社區裡服務過。

在現代化的大社區接待室裡，一名身著西服的亞洲聯盟接待員，以一副莫測高深的笑容迎接他。

「您是赫霍海摩先生？我叫袁修。不知有何指教？」

「聽說，」帕金斯握住對方伸出來的手。「你們這裡專門負責開發經濟較落後的地區。我曾接受另一家企業公司的委託，用雷達調查戈壁沙漠，發現了可能藏有豐富鈾礦的地方；但必須挖得很深才行。」

袁修的笑容越來越深。

「戈壁？您是否記錯了？戈壁沙漠不可能出產鈾礦的，我們也曾派遣好幾個調查隊前往，却都徒勞無功。」

帕金斯也意味深長地笑著說：

「袁修先生，那是因爲你們沒有最新式探測機的緣故。你眞的一點都不知道花花公子教授的雷達嗎？」

亞洲聯盟的接待員搖搖頭說：

「說句坦白話，我眞的毫不知情。」

帕金斯並不驚訝，因爲這個名字也是幾分鐘前才杜撰出來的。

「很遺憾，袁修先生。花花公子是西方世界最偉大的人物之一，由於他的發明，聯合國及其同盟國家在亞馬遜河附近發現了大鈾礦；我就有這種最新式的探測機。」

亞洲聯盟接待員仍然微笑著，笑容中却浮現半信半疑的表情。

「你不是美國人嗎？」

「不，我是德國人，在貴國住了將近十年，我想，這能證明我的誠意。」

接待員仔細地檢查僞造得幾可亂眞的護照，始終找不出一絲可疑之處，只好猶豫地還給他。

「你是說，沙漠的某一處可以採到鈾礦？」

帕金斯點點頭說：

「它的儲藏量足夠讓全世界所有發電廠的機器運轉二十到一百年之久。」然後又狡猾地微笑說：「不僅如此，其他的東西也能探測出來。」

「請等一下。」

不久之後，帕金斯就見到了該社區的區長，接著又與亞洲聯盟派來的全權負責人接頭；然後與準備送他和調查委員到產鈾地區的飛行員見面。

「你所說的探測機，有沒有帶在身上？」袁修好奇地問：「能馬上看出結果來嗎？」

帕金斯想到那個精巧的金屬小盒子儀器——其實，裡面只裝了一個電池和幾條電線，外面還有刻盤和幾個按鈕。他點點頭說：

「當然囉！沒有携帶裝備，我來找你幹什麼?!對了，我們什麼時候出發？」

「如果你方便的話，一小時之後就可以出發了；現在只等有關單位的批准。」

能夠順利就好了，因爲，文件比什麼都重要。現在已不用擔心生命的危險了，可是……

帕金斯在飯店對面的茶館裡，三口兩口地喝掉一瓶檸檬水；給那個陰陽怪氣，嚷著要養七個孩子的乞丐幾個銅板。衣衫襤褸的乞丐鞠了幾個大躬以後，在他的耳旁小聲說：

「喂！你看不出同伴來了嗎？我眞奇怪馬堪特會選上你，派你到這裡來。但我還是必須告訴你，和你一起坐在飛機上的亞洲聯盟官員，是我們的同伴，不要對他動粗。噢！正義之父！大慈大悲的善人呀！謝謝你的施捨，我和孩子們一定會爲你禱告，願你的功德得到神的保祐。請讓我吻你的脚吧……」

帕金斯拍拍乞丐的頭，有點不悅地轉回頭；在桌上放了飲料的錢就走出茶館了。

＊ ＊ ＊

在一架輕巧的小型飛機上，除了駕駛員外，還有一個亞洲聯盟官員和一名主任技師與帕金斯同行。小小的機艙裡裝潢得相當華麗，充分顯示出這是一架私人飛機。飛機的輪胎已換上新撬，卽使在崎嶇不平的地上也能降落；此外還裝了浮筒，可以降落在水面上。

噴射引擎開始發出吼聲，但大部分的聲音都被空中吸收去了。

亞聯總部逐漸在眼下消失，飛機朝向正西方飛去。空曠的平野在高速之下，飛快地向東邊後退，不久，青色的山脈也換成一片褐色的荒野了。

亞洲聯盟官員探出身子，拍拍坐在帕金斯旁邊的技師肩膀說：

「藍尤，目的地是那裡？」

「在斯丘之東，戈遜鹽湖附近，據說就在月球火箭降落的地區附近。」

「你也知道這個消息？」亞洲聯盟官員吃驚地問。

「只是聽說過罷了。」技師故意避重就輕地說：「我只聽到一點風聲而已。」然後轉回頭笑一笑說：「不是嗎？」

「嗯！當然只是風聲而已。」

就在飛行了九十分鐘、一三〇〇公里後，駕駛員突然從狹窄的駕駛艙門口探出頭來說：

「現在接到亞聯管制室發出立刻轉回頭的命令。據說，包括鄂爾多斯、山西、陰山山脈、寧夏等地區上空，一律禁止飛行；因爲，戈遜鹽湖就在該地區的中央。至於原因爲何，倒沒有提起。」

藍尤瞄了一眼亞洲聯盟官員，只見後者表情凝重地咬著下唇。

「那是什麼意思？你不是得到亞洲聯盟的准許，才跟我們一起飛行的嗎？那麼，你事先就該知道才對。」

「繼續飛！切斷無線電。」亞洲聯盟官員命令駕駛員：「不可抗命！」

「由於需要氣象報告，所以我必須接收電訊；同時，每隔五分鐘，都要報告現在的位置才行。」

帕金斯與亞洲聯盟官員互望一眼，輕輕地點了點頭，然後將手放入上衣的口袋裡。

「切斷無線電！」亞洲聯盟官員再次命令道：「還是從命吧，要不然一切都要由你負責。你

應該知道我是亞洲聯盟派來的。別忘記降落在戈遜鹽湖旁邊。還要多久？」

駕駛員猶豫了一會兒，才看看計表說：

「還有十分鐘。」

「那麼，八分鐘後我會到駕駛艙去，命令你降落。不能改變航線，知道嗎？」

「好！那一切都要由您負責。」說完，駕駛員的臉孔消失了。

藍尤面如土色，笑容一下子消失無蹤，小眼睛也瞇成了一條細縫。他發現化名叫赫霍海摩的帕金斯，右手仍然放在衣袋裡。

「爲什麼不順從亞洲聯盟的指示？」技師終於發問：「我不想被捲入麻煩中。我明白了，一定和那艘太空船有關，對不對？」

「不錯！」亞洲聯盟官員回答：「可是你儘管放心，我知道應該怎麼做。」

「我才不管那麼多。」藍尤說：「只要能發現鈾礦。」然後看看放在帕金斯旁邊空位上的小金屬盒子。大社區區長也很欣賞這個盒子呢！「只要能發現鈾礦就好。」

五分鐘後，駕駛員又探出頭來說：

「前面有空軍的飛機，要我們轉回頭。」

「你怎麼會知道，無線電不是切斷了嗎？」

「對方威脅著要射擊。」駕駛員淡淡地回答，好像已無所謂的樣子。

「還剩五〇公里。」

「打開無線電吧，我現在就過去。」

亞洲聯盟官員用眼睛暗示一下帕金斯，就走進駕駛艙，然後將門關上。

帕金斯從衣袋裡拿出手鎗，對準藍尤。

「你有武器？」

技師驚恐得說不出話來，只傻傻瞪著黑色的鎗口搖頭說：

「你想幹什麼?!」

「你只要乖乖聽話、不要出聲，就不會傷害你；否則……」

帕金斯認爲不需要再多費唇舌。

「可是——只有你一個人……」

「我並不孤單；不要多說，就要降落了。」

飛機開始減速。與亞洲聯盟飛機通過幾次無線電後，那些軍機就飛走了。這架小飛機就直直穿過亞洲聯盟的空中封鎖線，又低低地掠過撤退的戰車隊上方，不久就看到了前方的莫林戈魯河以及河口附近的星雲號。

月球火箭靜靜地豎立在那裡，附近沒有半個人影，可是，有一群如老鷹般地小黑點，高高地正在上空盤旋；然後，只見圈圈越轉越小，就像老鷹要抓獵物那樣，急速俯衝。

帕金斯和他的同伴都不知道，那一群小黑點就是亞洲聯盟空軍準備攻擊目標的核子彈轟炸機，所以他們還一點都不在意。但是，後來殺害帕金斯的人到底是誰，竟是一個永遠解不開的謎。

「在什麼地方降落？」駕駛員問。

實際上是西方國家情報幹員的這位亞洲聯盟官員指著斜下方說：

「降落在月球火箭旁邊的沙漠上；也就是距離星雲號不到一百公尺的地方，知道嗎？」

駕駛員點點頭，開始做個大迴轉，準備降落。他讓一邊的機翼下垂，航向沙漠，高度僅僅幾百公尺，與星雲號的距離也愈來愈近——五公里、四公里……

就在那一瞬間，遠方上空轟炸機的炸彈艙門打開了，然後黑點停止旋轉，直線後退。炸彈與正在降落的這架小飛機，速度與方向雖然不同，但都逐漸接近星雲號了。

事情就在一霎那間同時發生。

帕金斯將藍尤綁在座位上後，也走進駕駛艙內。當時小飛機剛好著陸，正風馳電掣地在石地上奔馳。當距離星雲號兩公里的時候，在太空船上方兩千公尺的高空處，突然出現第二個太陽——

——剎那間，蕈狀的白熱氣團沿著肉眼看不見的障壁滑落下來，使附近的六隻眼睛張不開。

他們還依稀感覺到飛機撞到能量壁，以及突然停止時的猛烈衝擊。

然後，一切就化爲烏有了。

3

「洛丹，邦達來接電話了，他好像很激動。」

洛丹對克里斯多點個頭，中斷了他們的談話。

「抱歉，克里斯多。無論如何，我一定要試試看……」

「來接電話」這句話是比較客氣的說法。經由衞星的轉播，影像相當清晰，邦達的臉孔也清晰可見。亞洲聯盟並沒有干擾電波，這表示他們也束手無策。

布魯行了一個禮，然後以裝腔作勢的動作指著螢光幕說：

「我來介紹——他就是邦達將軍。」

洛丹將他推開。

「邦達將軍，乘員們全部從月球平安歸來。星雲號因技術上的障礙，不能再飛行。科學調查的結果，要向雷曼教授報告。」

邦達將軍氣急敗壞，繞過半個地球，他的喘氣聲依然清晰可聞。

「洛丹！你瘋了嗎?!快告訴我，星雲號爲何降落在戈壁沙漠？誘導失靈了嗎？至少你也應該

降落在海面上才對呀！」

「我是故意降落在這裡的。」

「什麼?!」邦達的臉一下子好像變成熟透的番茄一樣。「你說什麼？故意？洛丹！難道你……」

「至少不是將軍所想像的那樣。現在我就說明給你聽……」

「我是很想聽！」邦達暴跳如雷。「立刻用船裡的炸藥炸毀星雲號，再向亞洲聯盟投降，聽到沒有?!」

洛丹的眼睛發出冰冷的光芒。

「我知道了，將軍。可是，我不願意奉命行事。」

「什麼?!……」邦達的表情更兇狠，臉色一片陰森；布魯無精打彩地緊縮身體，好像很害怕的樣子；螢光幕上的臉好像隨時會爆炸似的。「洛丹少校！這是我的命令……」

「將軍，我要向你報告，我現在已經不是少校，也不是將軍您的部下了。」洛丹非常鎮定。

「您也看得出來，我把官階章撕掉了。如果您准許的話，我願意說明。」

這時，雷曼教授的臉也擠在螢光幕上，與邦達將軍並排在一起，從他的表情上，可看出他滿懷的好奇。

「洛丹，月球的內部是不是藏著什麼氣體？同時，如果……」

「你別打岔！」邦達將軍將科學家趕開。「洛丹，你有話就快說。」然後，他又摸摸下巴說：「要說得讓我明白；因爲在十小時之內，會不會爆發戰爭，全在你這一席話。亞洲聯盟認爲，

星雲號是美國授意而建立的據點，如果你們明天還不撤離，兩國的外交關係就會斷絕；這意味什麼，不需要我再多說了吧。」

「已經到了那種地步嗎？」洛丹嚇了一跳。「那麼，連一秒鐘都相當寶貴了。將軍，請您注意聽。我們按照預定計畫，降落在月球。在那裡發現了外星文明的遺跡——詳細內容無法一一說明——我只說明這一點就夠了。這是爲了讓雷曼教授放心。月球上並沒有生物；但長久以來，就有一個星際種族的『巡洋調查艦』降落在那裡。他們降落時，毫髮無傷；而且他們有許多威力強大的新武器，不僅能毀滅地球，甚至能毀滅整個太陽系。諸如能致人於死的死光，還有能量壁、引力消除機以及其他武器；也有能使核子炸彈不能爆炸的反中子場。此外，他們也有將軍您無法想像其威力的攜帶用武器。將軍，我想您都知道了；但是，我們不打算將這些武器交給地球上的任何一國。」

邦達頓時涼了半截。

「可是，你降落在亞洲聯盟的領土上，而且這個頻道是公開的，因此你在月球上發現的什麼東西，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久之後，各國的探險隊全會出發了，爲了你所說的超級武器而你爭我奪。你實在不應該說出來才對。」

「我的目的正是讓全世界都知道。」洛丹領首說：「同時，我認爲沒有人敢輕視曾經登陸月球的我們。將軍，請放心，我不會把武器交給亞洲聯盟；甚至連蘇俄、美國也一樣。這些武器只我一個人有而已；我要好好利用，使任何人都不敢發動讓全人類毀滅的戰爭。」

「你要……？」

由於這個詢問充滿了輕蔑與不信任，使洛丹大爲反感，就踏前一步，以冷峻的眼光緊瞪著邦達將軍，說：

「不錯！就是我！你難道不了解，政治已經失效了嗎？這幾十年來，各國都在努力阻止熱戰的發生，於是威脅又威脅、談判再談判。這個責任不應當只由東方國家和亞洲聯盟來負責；西方國家也有罪過。由於大家都不讓步，爭相增添軍備；目前全世界的核子彈都在待命中——只要一碰按鈕，核子飛彈就會發射出去；但飛彈還沒命中目標以前，對方的報復飛彈也已開始發射。然後，差不多在同時，整個地球的人全部化爲灰燼。這幾十年來，我們把世界末日想像得很可怕，但卻根本沒有人能排除這種危機。目前只有雙方的力量均衡，才能阻止戰爭的發生。任何一方如果比較強大，另一方就寢食難安了；因爲，人們爲了自衛，勢必摧毀對方才行。目前的情勢，無論你們或亞洲都一樣。你知道嗎？星雲號不能交給你們的理由，就因爲它裝載了外星球的幾種超級武器。」

邦達將軍的喘息聲更激烈。

「其實你能對祖國有無窮的貢獻，只要……」

「將軍的意思是希望我們把武器帶回內華達基地嗎？那您就大錯特錯了。假如我那樣做，亞洲聯盟與東方國家就會受到很大的威脅，而決心拼死一戰，他們是逼不得已才這麼做的；但是這樣一來，人類的文明就完了。不管你怎麼說，我的計畫絕不改變！」

「什麼計畫？」

「在雙方的陣容中間，建設中立的第三勢力。我有摧毀核子彈的力量，飛彈也會在高空上如

烟火般地爆炸。不管從那個方向射擊，星雲號都會把它擊退，同時……」

洛丹突然停下來——他聽到背後的聲音，趕緊轉回頭去看。布魯正拉住強要走進無線電室的弗里帕。

「將軍，你不要聽他的。」弗里帕義憤塡膺地喊叫：「洛丹發瘋了，他已經被阿魯況人的頹廢思想麻木了。我拒絕在此降落；將軍，可是他用手鎗威脅我。洛丹是個叛國賊！」

洛丹向布魯揮手示意，讓弗里帕把話說完。然後，走到弗里帕前面，將右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說：「弗里帕，你仔細聽著，也請將軍靜下心來聽一聽。如果我站在你的立場，或許也會採取同樣行動；但我並不是你。如果你願意，隨時都可以離開星雲號，我不會攔著你；但在你離開之前，必須向邦達將軍證明，我們的太空船確實發現了足以控制全世界的武器。其他的話，就不必多說了。」

弗里帕猶豫了一下，看看布魯窮兇極惡的眼睛——他手上還拿著銀色的精神干擾裝置；洛丹則用溫柔的眼光看著弗里帕。邦達的面孔呈現在螢光幕上，顯得很緊張。

弗里帕終於點點頭說：

「洛丹說得不錯；他如果眞想那樣做的話，他的力量足以毀滅全世界。」

然後轉回頭，走向通道去了。

洛丹鬆了一口氣，他又轉向將軍說：

「將軍，東方和亞洲聯盟的高級長官，大概也聽到我的話了；因此，我要再補充幾句。第三勢力在地理上雖然很狹窄，但希望你們不要小看了它，也請尊重我的要求。星雲號並不是美國的

據點，這一點請大家務必弄清楚；同時，我們也不是爲了要成爲亞洲聯盟的戰利品，而降落在此；所以，東方國家也別想佔到便宜。還有一點，請經常利用這個波長跟我聯絡；我若有事，也會用相同的波長與你們聯繫。將軍，我很遺憾，但您遲早一定會了解我的想法。此時此刻，只請求您能原諒我。」

邦達凝望著對方灰藍色的眼睛。

然後無可奈何地點點頭。

「洛丹，我試試看吧。希望馬堪特也能和我一樣——你應該了解他才對。」

洛丹的嘴角露出委屈的苦笑。他知道邦達在警告自己，却毫不在意，因爲馬堪特也只是一個地球人罷了。

現在的洛丹已不怕任何一個地球人了。

＊　　＊

華盛頓致電亞聯：

與星雲號聯絡結果，指揮官貝里·洛丹說，他得到外星文明遺留在月球上的超級武器；對今後的情勢發展沒有影響。請回電。

＊　　＊

亞聯致電華盛頓：

邦達將軍與洛丹的談話已經了解；只是其說法過於虛幻，使人無法相信。最後通牒仍有效——只剩最後七小時。

* *

莫斯科致電華盛頓：

敝國與亞洲聯盟政府的意見相同，認爲在戈壁沙漠的美國基地，已嚴重威脅世界和平。一旦發生武裝糾紛，我們將維持中立。

* *

莫斯科致電亞聯：

敝國與亞洲聯盟政府的意見相同，認爲在戈壁沙漠的美國基地，已嚴重威脅世界和平。

* *

華盛頓致電莫斯科與亞聯：

華盛頓政府與戈壁沙漠的美國基地毫無關連。請貴政府准許敝國引渡星雲號乘員。各國高階層會議結果如何？

* *

關於這封電報，華盛頓一直沒有收到回電。

寶貴的七個小時，一刻一刻地過去。在亞洲，洲際彈導飛彈的發射台一會兒向東，一會兒向西。閃著銀光的金屬怪物，在探照燈的照映之下，放出懾人的寒光。人們擁來擁去，但不久又平靜下來。

在西方國家，防衛基地也會出現同樣的光景。

東方國家的火箭，當然也不甘示弱地對準各地的目標。

在世界的某三個地方，各有一個男人，坐在地底下的巨大管制室和電子裝置前，司令室與影像螢光幕互相連接，他們的手都放在桌上的紅色按鈕旁邊。

紅色按鈕好像在嘲笑他們說：「來啊，按下去啊！爲什麼不按呢？難道你害怕？或者你已知道世界末日將隨你這一按而來臨……」

那三個紅色按鈕就是要接引他們到地獄去的……

* *

克里斯多端正地坐在床上，背部靠著船艙的牆壁。弗里帕被馬諾利打了一針後，已經沈沈地睡去。布魯與醫生一起在司令室裡接收無線電；每隔三十分鐘，他們就要向洛丹報告世界動態。

克里斯多已逐漸了解，地球人當然不知道這回事；但他來到地球，究竟會帶來什麼結果呢？他緩緩地點點頭說：

「我實在無法相信，洛丹先生，你的同胞竟能承受住這麼緊張的壓力。你說地球從幾十年前起，只要有人按下一個按鈕，就會遭到毀滅的危機；那麼，爲什麼沒有人挺身而出，消除這種緊張的情勢呢？爲什麼不建立統一政府，統籌軍備呢？這樣做，不就能防禦外星人的侵襲了嗎?!」

洛丹嘆了一口氣說：

「克里斯多，關於這一點，我無法回答你；假定它有答案，我們就無需經常生活在生死之間了；只要人類一直想在太陽系裡稱霸，就可能永遠找不到答案——因爲，人人都害怕比自己更強的人或東西。目前，地球上的兩大勢力旗鼓相當，第三勢力只是次要的角色而已。任何人都知道，戰爭一旦開始，就用秒的單位來一決勝負；當然，遭到攻擊的那一方，一定會在國土還沒拱手

讓人之前，發射報復性的飛彈，於是，敵我雙方同歸於盡，這是無法避免的結果。幸虧人類目前還能看清楚這一點，才勉強避免了最後的毀滅。」

「我已逐漸了解我的族人。我們在年輕時代，也曾遭遇過同樣的危機，經常害怕毀滅。這段時間持續了兩百年以上。那時候，我們遭到銀河系裡一個好戰成性的昆蟲種族入侵，於是，在短短三十分鐘內，兩個政府携手合作，共同擊退敵人。自此以後，由於危機還沒解除，兩個政府就一直統一下去，因此，我們就同化成一個種族，而邁向繁榮之路。」

洛丹點點頭，目光炯炯。

「我是頭一次聽你提起，而且聽得很清楚。這是針對高等智慧生物因發明了威力強大的新武器，而產生一連串後遺症的唯一合理解決方法。我相信你已知道我爲什麼不採取行動的原因。被朋友和上司視爲叛國賊，是相當難堪的事，假如我感情用事，世界也就滅亡了——因爲，無論那一方得到你們的武器，一定會把對方消滅，也說不定對方會先下手爲強，索性同歸於盡。克里斯多，我的計畫已經相當明顯，你的問題就等於是我的問題的答案。你想要健康的身體，我會幫助你，你需要的電子零件，我也會給你；但你們爲了長生不老的行星，說不定不久就把我們忘得一乾二淨，因此，我想盡量利用你停留在地球的時間，爲世界帶來和平——用武力來維護和平。到了這步田地，我們已經別無選擇，一定要讓人類知道有另一種偉大的力量存在，才能使他們有所顧忌，而恢復理智。我可以請你幫忙嗎？」

「我當然樂於效命，但到目前爲止，你的方法並不十分順利。最後通牒的期限快到了，以後打算怎麼辦呢？」

「我想請托拉來協助我們。目前只用能量壁和引力消除裝置，亞洲人並不認爲這是外星人的新發明，西方國家也一樣；他們都以爲上了我們的當。因此，我們必須使用不是來自第三勢力的力量，而一下子就讓全世界發覺的方法。克里斯多，你的太空船在月球上，應當可從那裡直接提醒全人類他們面臨的嚴重危機。你有什麼妙法，將直布羅陀的巨岩抬得高高的，再掉入一千公里遠的海中？能不能將紐約的自由女神像運到亞聯？或者讓全世界的通訊網統統癱瘓？」

「這些都容易，但是，肉眼看不見的力量會更有效；你好好考慮後再告訴我。托拉會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投下能量線如何？當然盡量投到地球的中心地帶，同時選擇無人地區，給人類一個小小教訓；或者在限期的二、三個小時以前，在沙漠上挖個直徑二、三公里的深坑，怎麼樣？你可以公開表示，假如你的期望不受重視的話，接著就要選人口密集區當作第二個實驗目標——這樣大概就足夠了。」

洛丹冷冷地微笑著，在他冷冰冰的外表下，却隱藏著對人類未來命運的關愛。他充分了解：想讓人類的理智清醒過來，其他方法都沒有用，只有給他們吃點苦頭，才可能辦到。他已決心對這個世界痛下針砭。

「我也這麼想。托拉會幫助我嗎？」

「不管她願不願意——除此以外，已別無他法。因爲太輕視原始種族，使她忘了我們也曾經歷過和你們相同的階段——對！從進化度B進展到A的那個階段，可能是我們最活躍的時代。當時我們還很年輕，充滿活力與野心，喜歡新奇和進步。現在完全不同了——我們已經退化，陷入自我滿足之中，因而無法再進步。洛丹，我說得更清楚一點，一想到你們的外表和我們那麼相似

，我就會有一個異想天開的念頭——把你們的精神與我們的精神相融，再讓你們年輕而健康的生命，加上我們的知識——那麼，再大的宇宙也可以征服……」

洛丹眼中那種凜然的光芒已經消失，他的視線移向無窮盡的遠方飄遊著；不知不覺中，兩手緊握，再展開，未來的美景電光石火般地在他眼前掠過……

地球人與阿魯況人……同化成一個種族……充滿行動力與冒險的狂熱；具有歷史悠久的知識，與無法企及的技術合爲一體；興奮的男女駕著超光速太空船，進入銀河宇宙，開發新的世界，設置殖民地與新國家；星際貿易帶來輝煌的繁榮，銀河帝國即將誕生，新的種族也在繁衍之中……

……

克里斯多可能已猜出洛丹的想法了——因爲他的臉上浮現出會心的微笑。

「洛丹，這只不過是個起點而已。你代表地球人，而我代表阿魯況人，我們互相合作——也可以說是協議，這是因處境相同而產生的。到後來，理性與共同的利益會合爲一體。說不定我們所追求的生命之星就是地球——能夠回復年輕，當然就是意味長壽。」

「剛開始必須詳加計畫。克里斯多，這件事以後再說吧。這個將恢復你健康的世界，正瀕臨滅亡的邊緣。由於小氣產生的憎恨、自私帶來的猜疑，對於別人存在的忽視，以及安於現狀的固執，才造成今日的情況。以往由於對上帝的敬畏，才使得人類維護正義和明辨是非；但現在却要靠威脅和恐嚇，才能造成同樣的結果。克里斯多，請拜託托拉將能量線對著北非，也就是東經五度，北回歸線附近的阿哈革山脈北邊。我立刻發出疏散的警告。據我所知，那個地方大部分是無人地帶。」

「示威一定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克里斯多保證。「你提出警告時最好強調：這只不過是先給他們嚐嚐苦頭而已。」

＊　＊　＊

由迪魯巴少尉率領的巡邏隊的無線電台，已接到全世界不穩定的報告，但他們的電波突然被來路不明的發訊站所發出的強力電波壓倒——通訊員盡了最大的努力，也無法阻止。在距離兩百公尺的地區內，都可清楚地聽到貝里·洛丹的聲音。

「這裡是貝里·洛丹，地球的第三勢力。目前全世界正在進行戰備，文明的毀滅已迫在眉睫——因此，我不得不提出警告，並採取實際行動。這是我對首先發射核子飛彈的任何國家都能使其滅亡的明證。再過一百一十五分鐘後，撒哈拉沙漠的阿哈革山脈北邊，就會產生直徑五〇公里的火山口——那是由月球發射出來的能量線造成的。現在住在該地區的人們，請盡快撤離。透過這一次的示威，在三個小時當中，希望各列強對於自己的處境好好檢討一番。」

通訊員目瞪口呆地看著無線電機，正在此時走進來的迪魯巴少尉也被嚇住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終於開口發問了。

「是貝里·洛丹——降落在亞洲的太空人——聽說他背叛美國而投靠亞洲聯盟——好像聽他談到從月球帶回來的新武器。」

沙漠巡邏隊的士兵猶豫了一下子，最後還是集合起來，戰車停在綠洲的樹影後面，開車的駕駛兵一直注視著東方。

「就是那座山脈！我們已經離開這麼遠，大概沒問題了吧。」

迪魯巴少尉好像很不甘願。

「哈山，你相信那些無聊的話嗎——從月球上發射出來的能量線——哼！簡直胡扯！」

通訊兵提心吊膽地說：

「好像有什麼不對勁，少尉。我接收到好幾個情報，聽說那個貝里．洛丹在太空船四周設置了鐘狀的能量壁，即使用核子彈也炸不壞它……」

「那只是謠言罷了，白種人所說的話根本不能相信。在沙漠中央做個火山口——別開玩笑了！夫塞因堡壘有什麼消息沒有？」

「我馬上聯繫看看。」

夫塞因通知他們要重視警告。

「那就沒話說了。」迪魯巴看著涼快的樹蔭，漸漸移到西邊，說：「這個地方，時速可開四十公里，應該還來得及。」

到了預定時間前的十五分鐘，他們已進入沙丘的坑洞裡，每個人都直直凝望著東方。令人驚訝的是，許多飛機突然出現在高空，開始盤旋。在他們附近，東方國家的情報機關直升機已裝載著攝影機降落；片刻後，亞洲聯盟的攝影直升機，也好整以暇地降落下來——沒有看到美國人——或許在更北邊降落了也說不定。

不久，在危險地區周圍，已圍繞成一個圓圈。這些人並不十分相信洛丹的警告；但大家都很好奇，不願錯過這個大自然的奇觀——雖然是極其自然的變異，却是由神秘的力量造成的。

過了五分鐘，迪魯巴搥搥阿巴下士的側腰說：

「再過一個小時，天色就完全黑了，那個叫洛丹的人爲什麼還不趕快動手呢？不管怎麼樣，等一下我們接到命令後，就要立刻趕回夫塞因堡壘——好像會發生什麼事的樣子。」

「是戰爭嗎？」

「我怎麼知道?!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全世界就一直處於戰爭狀態——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

那位下士看看錶說：

「時間到了。」說著，不自覺地望向東方。就在那一瞬間，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閉上了眼睛。

一道寬廣如布帘般的強光從晴朗的天空直射下來，與觀測陣前方三〇公里的沙漠相觸；即使閉上眼睛，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這道布帘般的強光愈高愈窄，最後消失在藍空中——更正確地說，人的肉眼雖看不見，它却是逐漸向著月球的方向消失的。

幾乎在同時，一陣熱浪從魂飛魄散的人們頭上掮過。攝影機繼續拍攝，把此光景直接傳播到全世界。各情報中心的螢幕上，都映出了這道強烈的光線；同時看到一架靠近危險地區的飛機，突然碰到亂流，衝進能量線裡，竟在一刹那間化成一滴滴的金屬液體，當它向下滴落幾公尺之後，就已變成蒸氣蒸發掉了。

光線只在沙地上停留一分鐘左右就消失了。

然後，四周逐漸變成黑夜。就只差那麼一分鐘，剛才還很明亮的太陽，現在已如死寂的星球一般，有氣無力地懸掛在紅色的天空上——雖然它仍在離地平線很遠的高空上，人們却能輕鬆地

張開眼睛直視它。

可是，光線接觸過的地面，已經不是沙漠了——深深的坑洞鑽過沙和岩石，底部不知有多深，四周非常炙熱，底部發出紅色的光芒；然後，蒸氣變成雲——從剛剛完工的地獄深淵裡冒上來。

火口之大，卽使坐在飛機上也不能鳥瞰其全貌——它就像一個巨大而用圓規畫得相當美麗、整齊的圓圈圈。

全世界的人都驚恐已極。

三小時過去了。

最後通牒的時限已過。

那三個紅色按鈕，終於沒有人敢按下去。

4

克萊恩少尉到達亞聯總部，按照指令與二號聯絡，然後又接到另一個指示。他的任務非常艱鉅，看起來好像無法達成似的；但無論如何，總要放手一試。貝里．洛丹對全世界已構成嚴重的威脅，所以只要將他除掉，就等於得到最高的榮譽；至於屬於那個國家，現在已無關緊要，最重要的只是個人最快速的行動與無比的勇氣，並且務必達成任務而已。

然而，值得安慰的是，亞蘭．D．馬堪特親自送他一段不算短的路程，又給他一個重要的暗示：

「注意聽著，克萊恩少尉，假如用一般手法無法幹掉洛丹，就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欺騙他。你不用考慮道德方面的問題，因爲是他先背叛我們的。你必須想辦法突破能量壁；至於用什麼方法，你自己看著辦吧。還有一點，你並不孤單——東方國家的情報員也在爲同樣的目標努力；亞洲聯盟亦然。相同的任務說不定會帶來某種的相互了解。爲了破壞星雲號，亞聯與莫斯科的情報員都將成爲你的戰友。好了——祝你好運……」

克萊恩此行，說實在的，需要靠運氣才行；而他以往的運氣也都很好。當它在亞聯總部西北

方一二〇公里的卡魯江地區，以其三寸不爛之舌和鈔票弄到一輛車子的時候，他發現了一個中國人——那個人在同一天中，已跟他打了三次照面，他恍然大悟，原來那個人一直在跟蹤自己。克萊恩弄到了一部能走崎嶇山路的車子，又買到備用的燃料、糧食、帳篷、及其他探險所需的東西。街道很好走，但沿途都有士兵守衛。

他用很大的字體在車身上寫了某一個大社區的名稱，又寫上「受陸軍之命，試車」——這樣才不會讓人起疑；他的身分證上，登記著他是一名技師，現在開的這部車，也適合在沙漠或山地上運送軍隊。

當車子要開出市區的時候，他已找不到那個中國人——難道他放棄跟蹤了嗎？外國人引人注意，已是司空見慣的事。

克萊恩一面閃避對面的來車，一面喃喃咕咕，自言自語：「我看起來並不有錢呀，我只是一名技師——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好偷啊？」

傍晚時分，他經過沿著長城又緊接高速公路的貴華市，他一點都不知道當時在離此很遠的亞聯總部，亞聯防諜部長毛鎭，已接到駕駛可疑試驗車的美國人行踪、及其現在位置的報告。站在部長旁邊的情報主任吳丹少校得意洋洋地笑著：

「李察頓少尉是我最得力的部下之一。」他好像把一切功勞都歸之於己；又聳聳肩說：「他立刻就發現那個美國人，並且一路跟踪他。假如星雲號眞的不是美國的基地，他們就會和我們合作……這是部長你所說的理論；不管這是眞是假，都是十分有趣的事情。星雲號可能不是基地，否則西方國家眞的有那種從月球上發射可怕光線的武器的話，我們老早就完蛋了。李察頓知不知

道我們必須毫無損傷地擄獲星雲號？」

「我已經指示他了。」毛鎮一面胸有成竹地點頭，一面傾聽從擴音器傳來的聲音：「美國間諜仍在繼續前進中，快到了；如果他不在野地露營的話，說不定會趕到包頭市。」

克萊恩並不曉得他的行踪已被亞洲聯盟秘密防諜司令部完全掌握住了；就好像他的車子上被安裝了追踪發射器一樣。

在停車之前，他是無法發覺這一點的。

半圓形的月亮已經接近西方的地平線；右邊有緩緩流動的河流，河面閃著銀光；從馬路到岸上，是一大片草叢。克萊恩發現前面有一塊空地，就把車子開了過去；在幾公尺前方，有一個很理想的停車場，那兒只有樹木、草叢、和岩石而已；同時，從馬路也看不到車子，而旁邊就是河流了。

克萊恩走出車外。天氣相當暖和，但生起火來也不會覺得太熱。他不想搭帳篷，只想喝杯熱咖啡，讓精神鬆弛一下，今晚就暫且睡在後面的行李座上好了。

「你要休息了嗎？」聲音是從背後傳來的；那人的英語很蹩脚：「不要吵——也不要隨意走動；我的手上有傢伙。轉回頭——對——慢慢來！」

當時克萊恩剛加柴火，因此附近相當明亮，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講話的人。他就是在卡魯江看到三次那個人，原來他一直躲在行李座下。

這樣還不打緊，那人的腋下還夾著大型的機關鎗——鎗口一直對準克萊恩。這種機關鎗射出來的炸裂彈，足以摧毀一輛中型裝甲車。

「有什麼事嗎？」克萊恩問：「如果你是小偷的話，裝備實在太現代化了。你要注意，這是政府的車子。」

「那一國的政府？」李察頓少尉意味深長地笑著說：「美國的嗎？你坦白說吧！你的任務是什麼？說不定我們能互相了解。」

克萊恩指著營火說：

「坐下來好不好？」

「你身上有武器嗎？」

「你不是想互相了解嗎？還是要拿著手鎗談判？」

李察頓猶豫一下。

「目前是我佔上風；可是如果你很合作，我可以把機關鎗放下來。回答我的問題——在我決定信任你之前。你的任務是什麼？上司是誰？我能透過我的上司查證這個答案，如果和你說得完全一致……」

他慢慢地走出車外，手中的鎗仍然對著克萊恩。克萊恩考慮片刻，想到馬堪特所說的話，知道他的話是對的，而現在就要演變成預料中那種情況了。起先是微不足道的接觸，但在不知不覺中，遲早會變成大規模的國際外交關係——假如沒有順利破壞星雲號的話。

「我的上司叫亞蘭·D·馬堪特，西方國家秘密情報局局長。我的任務是破壞降落在貴國的月球太空船；這樣可以了嗎？」

李察頓點點頭，把鎗口朝向地面，猶豫了一下，再扔到車子的後座上，然後走到營火邊，與

克萊恩握握手，坐下來。

　克萊恩少尉吞了一口口水，好像很意外，然後，他自己也坐下來。現在，四周已逐漸暖和起來，茶壺的水也已經開了。

　「有一點，我們的目的不同。」亞洲聯盟官員喝了一口水說：「你們受命破壞星雲號，可是我們不同；相反的，我們必須毫無損傷地得到它。不過，目前我們還是可以攜手合作，因爲我們的目標相同，都是阻止貝里·洛丹想統治全世界的瘋狂念頭。是不是？」克萊恩點點頭。「那麼，我們就能互相幫忙，直至幹掉洛丹爲止……但以後的問題就只好看著辦囉。我們就這樣約定了？好，決定了！」

　克萊恩少尉並不感到這種情況有多尷尬。敵對的二個情報員，爲了除掉更強大的力量而攜手合作……幾天以前，誰先發射武器，誰就能生存；現在一切都改觀了。由於對無法想像的第三勢力的畏懼，使仇敵變成下意識的朋友。

　「希望你能保證，不要把我出賣給你的同伴；卽使在達到目的之後也是一樣。不過，到達星雲號降落的地方後，我會告訴你如何突破能量壁的方法。」

　李察頓又伸出手與美國人結盟。五天後，兩個人在漢橋附近離開公路，向北邊的戈壁沙漠前進。沿途偶爾可看到不知名的鹽湖或小河流，而越往前走，植物越少；他們已快接近沙漠了。

　在目標前方五〇公里處，他們被亞洲聯盟聯合軍的裝甲車隊截住，但經李察頓解釋後，事情很快就擺平了；這次的誤會全因和亞聯的聯繫而獲得解決，兩個人被鄭重其事地釋放出來，而且部隊長還很客氣地對克萊恩行禮，最後又祝福他和他的中國朋友成功。

　情況越來越微妙——以往東方與西方從未接觸過，現在卻因共同的恐怖感，使勢不兩立的敵對思想合爲一體。

　不久還要通過兩個軍方的檢查哨。克萊恩開始懷疑，爲何要坐卡車來，其實，他們大可乘坐軍用直升機來的，不管是亞洲聯盟或西方國家的都可以。

　他突然想起，必須要好好設計欺騙洛丹的方法。

　想要取信於他，當然要絞盡腦汁了……

＊　＊　＊

　布魯上尉關掉引擎，兩支螺旋槳的速度越來越慢，最後終於靜止下來。

　「怎麼樣？」洛丹問：「沒問題吧?!」

　「當然囉！此外汽油也加滿了，到二千公里以外的香港，絕對沒有問題——何況還有輔助浮筒。下一站就是婆羅洲，然後就一直飛到澳洲了。」

　弗里帕一直無法穩定下來，只見他如坐針氈似的，不停地變換姿勢，眼神也充滿了憂鬱。對於身後不到一百公尺的星雲號，也已忘得一乾二淨，只是呆呆地看著卽將把他帶囘文明世界的直升機而已。從這裡可以囘到美國——太太還在那裡等著他……

　他不知道自己爲何來到這裡，只知道自己的名字、妻子所在地的名稱；其餘一概不知。因爲克里斯多使用精神干擾裝置，在他的記憶中樞周圍，做了一道如鐵甲般的圍牆，使他失去記憶。因此，沒有人能從弗里帕口中套出任何消息；因爲，對於一無所知的事情，卽使用再高明的手法，也是無法問出蛛絲馬跡的。

關於此事，洛丹曾事先警告過他；然而，這位天文學家却回答說：

「以後無論發生什麼事，我自己都會負責；你不要管我，我只想回到太太身邊。快把我帶到布魯那裡去吧！」

三十分鐘後，一切都安頓好了。

布魯跳下地面，伸出手與洛丹握住。

「你相信我好了。弗里帕會被留在香港或達爾文港；然後再去裝載所需要的零件和抗白血病血清，一個禮拜就會回來。請代我向馬諾利和克里斯多問好。」

「布魯，你小心不要被擊落！」

「這架直升機是軍用的，同時還有消除引力裝置，最大有效距離是十公里；此外，我還有那把神奇的鎗，其他的發明物也都有用；因此，萬一發生問題，我連整個大陸都能控制。想想那個發電機，只不過是雪茄烟盒大小，就能在一百年之間，不斷供給二百瓩的能源。弗里帕，上來吧！」

當天文學家坐上後座時，布魯也向同伴揮揮手：

「當我升空的那一瞬間，請打開能量壁，只要幾秒鐘就好；等我飛出去後，你再關緊出口。一個禮拜之內我就會回來。」

洛丹回到星雲號的司令室，當上升的直升機接近能量壁時，他將操縱桿推前約五秒鐘，於是，布魯就飛出去了。

直升機以普通的巡航速度向南飛行，掠過幾個戰鬪部隊的頭頂，終於越過黎多汾山脈東邊的

分水嶺；然後航線變爲東南方向，高度維持一五〇公尺。

傍晚時曾遭到一架戰鬪機突如其來的攻擊。

因此可知他在起飛時，已經被發覺；然而，這次的攻擊却使人費解——爲什麼當初不攻擊，却一直等到現在呢？

小型戰鬪機開足馬力，從斜前方衝來，曳光彈稍偏左方，在駕駛員尚未修正方向之前，戰鬪機就從直升機旁邊擦過去，然後轉了一個大圈，進入第二次的攻擊準備。

布魯已經準備好了。

他一直沒有改變航線，而將精神干擾裝置的輸出力減成一半，然後瞄準逼近自己的對方。

「好小子！看你有多厲害！」布魯有點緊張：「急速上升！停止射擊！」

就在機首和機身連接部分的小火焰消失的瞬間，戰鬪機的機首突然往上仰，然後被萬里無雲的天空吞噬掉了。

布魯讓鎗口往下垂，此刻他才發覺必須對那位駕駛員發出警告，然而，對方已離開他三、四公里遠，無法傳達了。

戰鬪機像氣球一樣直線上升，直到從布魯的視線裡消失之後，還在繼續上升之中，只是速度稍減而已。飛機的燃料雖已用盡，快要窒息的駕駛員，仍然奉行不知發自何處的命令；到最後一滴燃料化成噴射瓦斯時，它一直都在垂直昇空之中。

剎那間，戰鬪機的上升突然停下來，然後開始倒栽葱，做螺旋狀的翻滾降落下來，終於跌在祁連山山脈的岩石上。

布魯有些慌張，他已經逐漸了解，把這個小小的機器巧妙地利用，結果將變成怎樣。他如果能及時向駕駛員發出第二道命令就好了，只因爲分秒之差，才使他措手不及。

不久，布魯降落在重慶近郊的一個小小的機場；從這裡到香港，還有一〇〇〇公里的路程。

起先沒有人注意到這架直升機，只因一直沒有看到駕駛員從直升機裡走出，於是有一部吉普車開過來，一個高級長官靠近直升機說：

「爲什麼沒有通知?!」說著，看看布魯——他怎麼看都覺得布魯不像個中國人。「你是誰？」

布魯微微一笑；他聽說這個國家有這種習慣。

「我不懂你說什麼。」他以英語回答，然後拿出精神干擾裝置瞄準對方，繼續說：「我是倫元帥，需要燃料，請你補給，越快越好。」

吉普車上的駕駛員也受到精神干擾裝置的控制。

那個軍官很恭謹地向他敬了一個禮，就坐上車走了。

布魯笑著等。回頭看看弗里帕；後者却毫不關心似的，只顧閉目養神。

「好可憐！」布魯滿心同情。

五分鐘後，輸油車出現，停在直升機旁。天色已經暗下來，沒有人去注意機艙裡的兩個人。當主油箱和旁邊的輔助油箱裝滿油後，輸油車的班長就向他報告工作完畢，隨即離去。

布魯發動引擎，隔著窗子對瞪著眼睛的高級軍官點個頭，然後讓直升機上升到夕陽映照下的天空。後來，在軍事法庭上，眞正的倫元帥一再辯解，自己爲何會與溫萊上尉在重慶機場出現，

但他也無法說出個所以然。事實上，一個人絕對不能在同一時間內，出現在兩個地方的。

或者……

＊　＊　＊

非常微妙的一件事情。

在離開星雲號十公里的地方，有一個蒙古的大社區得到亞聯的批准，在戈遜鹽湖湖畔建造製鹽廠。

挖土機將沙子挖走，使該處成爲廣大的低地，他們在低地裡儲存鹽湖的鹼水，高度僅一公尺；關上水閘，水份經太陽蒸發之後，剩下來的就是鹽巴；然後，待命中的卡車就將這些自然產物，運到蒙古去。

克萊恩少尉與李察頓不得不暫停下來休息，以免被發現。那群拚命在那裡做工的人們，看起來很奇特，但也令人感覺到，在這裡採取許多攻擊都徒勞無益之後，對於星雲號的公然挑戰也已停止下來。上一次，核子彈的放射能並沒有留下有害的殘餘物質，因此，地上部隊漸漸從火箭附近撤退了。

大社區的技師長伊里亞．勞恩可夫很有禮貌地接待這兩位不速之客，他的中國話說得很流利：

「爲什麼來到這樣的邊境？」招待兩位茶水後問：「我以爲這二、三個月中，見不到其他的人呢！對了，我來介紹，這位是貝德．柯斯諾夫，本社區的代理人。」

這兩名蘇俄人給人的印象很好，但他的眼神……坦白地說，與他的視線一接觸，就不由得使

人膽戰心驚。

「我們正在試開陸軍的運輸車。」李察頓神色自如地回答：「這裡的地形絕佳。克萊恩技師與我同行，他在亞洲聯盟已經住了十五年了。」

勞恩可夫和柯斯諾夫互瞄一眼。

「是嗎？」勞恩可夫莫測高深地笑笑：「亞洲人和美國人一起來到這裡工作，的確有意思。有了經濟上的利益，國境自然會消失掉。」

李察頓瞇著眼睛說：

「只有經濟上的利益嗎？」

這個俄國人——柯斯諾夫也在內，即使在十公里外，也一眼就可看出他們並非蒙古人。李察頓下意識地望望沙丘那一頭，那裡正是太空船的降落處。

「這是什麼意思？」這是沒話找話而已。

李察頓面不改色，看著同一方向，喃喃自語：

「將來你們不會在那邊建採鹽場吧？爲什麼從前就沒有想到開採戈遜鹽湖呢？」

「什麼意思？」勞恩可夫心虛起來；他已經無法掩飾不安了。

「意味著和仇敵握手。」李察頓笑笑，喝口茶再說：「難道你想說，你們是偶然來的嗎？在距離此地不到十公里的地方，有一艘星雲號，它比全世界的鹽湖更值錢；還有——從什麼時候起，蘇俄人也加入蒙古社區工作呢？勞恩可夫，你是不是蘇俄人？」

克萊恩已按捺不住心裡的驚慌，連忙拔出自動手鎗。

「這樣不好，太冒失了。」李察頓溫和地責備他說：「我們都是好朋友，柯斯諾夫。請忘記衣袋裡的手鎗，好吧？克萊恩，你也把那個危險的東西收起來。假如我們當著敵人的面吵吵鬧鬧，會被人家笑話的，不是嗎？勞恩可夫？」

蘇俄人慢慢地點點頭說：

「你爲什麼那麼快就識破了？從前有許多人都沒有看出我們的身份……」

「可能是同行的關係吧！」李察頓眨眨眼說：「你們的老闆是不是叫做伊凡．馬諾帝維奇．可希洛夫？」

兩個蘇俄人實在太驚訝了，不覺面面相覷。

「是嗎？」李察頓繼續說：「那麼，事情就好辦了。我來介紹，這位是西方國家情報局的克萊恩少尉，我是李察頓少尉。現在，列強的三名代表同坐在一張桌上——雖然這是戈壁沙漠裡一張搖搖晃晃的木桌，但希望大家都能開誠佈公。你們說，現在我們還有互相敵對的理由嗎？」

勞恩可夫搖搖頭說：

「你說得不錯，李察頓少尉。我們應該締結停戰協定；但我們的目的是否相同？」

克萊恩則咬著下唇：「目標完成之後呢？」

竟沒有人回答。

＊ ＊ ＊

達爾文港位於安恆地的西岸，是澳洲北海岸劍橋灣最大的港口。澳洲在思想與經濟方面都傾向西方，在華盛頓也設置了大使館；但大部分的居民都贊成中立，在軍事方面，也不喜歡別的國

家來干涉。

當布魯把直升機降落在海岸附近的沙丘上時，他已感覺出這裡並非友善的國家，當時天色已經完全黑了，附近市街的燈光正閃爍著。

「弗里帕，我們要一起到街上去嗎？這樣好了，我先送你到旅館，明天我再送錢給你，然後你就可以自由地回故鄉了。」

「好啊！布魯。你知道嗎？我必須盡快回到太太身邊；再過三個月，她就要生產了，說不定還會更早呢！」

「我知道，我知道。」布魯連連點頭，對方孩子氣的臉越來越使他不耐煩，如果所有當父親的人，都這樣焦急的話，那麼，這個話題不知還會扯出多少笑話呢！

「你別擔心，我們必須先步行三十分鐘；因爲可能已經有人發現我們降落了。」

布魯將他的同伴平安地送到皇家飯店，就到街上繞一圈，稍作偵察後，又回到直升機來。那是因爲受到精神干擾裝置影響的警察，很熱誠地爲他帶路和解說的緣故。

法蘭克・M・巴卡特博士住在市區東邊一家私人的醫院裡。他於兩年前，在那裡的研究室裡發明了劃時代的抗白血病血清。

布魯開著直升機，依照警察指引的方向，在明亮的高速公路上做低空飛行，他在交流道轉彎，不久就看到以明亮的海爲背景的大建築物背影。

他把直升機降落在距離稍遠的林間空地上，把精神干擾裝置放進衣袋裡，腋下夾著發電機，然後就出發了。

巴卡特還沒有上床。

當他看到這位深夜訪客時，有些意外，但還是緊皺著眉頭說：「進來吧！」布魯悄悄地，以好奇的眼光瞥了一下放在桌上的小箱子。

「有什麼指教？」巴卡特問。

布魯仔細地打量對方：高瘦的身材、濃密的金髮、藍眼睛、大約四十歲左右，給人的第一印象很好；且在需要援手的時候，他也讓人覺得可靠。

「這個問題可大呢！」布魯不曉得要怎麼開頭比較好：「我叫布魯。這個名字你聽過嗎？」

「你住在達爾文港嗎？」

布魯有些失望，但他並沒有表現出來。

「不！我是從蒙古來的。」

巴卡特靠在椅背上說：

「是嗎？」他口頭上這樣回答，心裡却暗忖：從蒙古到這裡有五〇〇〇公里的距離，而這個人却在深夜十點的時候說，他剛從蒙古來；會不會是從精神病院逃出來的瘋子？我還是小心爲妙。

「噢，更正確地說，我是從戈壁沙漠來的。」

「你說得對！」巴卡特不覺嘀咕起來，但還是故意裝出關心的樣子問他說：

「你是走路來的？」

「不錯，最後五〇〇〇公尺是走路來的。」事實上也如此。糟糕！要怎樣對這位醫生說明自己

的來意才好呢？就說需要你的抗白血病血清，着手救治一個病人好了。可是——嗯——但付帳時怎麼辦呢？對了，不是有代替品嗎……

「你坦白地說出來吧！」巴卡特瞄了電話一眼：「或者等到明天早上比較好？」

「不，博士，現在是分秒必爭！你對於便宜的電源有沒有興趣？」

「你說什麼？」

布魯拿出那個小盒子，放在腿上，解開包裝紙，再放到桌子上。這個小盒子的外型一點都不特別，只有幾個插頭用的洞孔，所以看得出是要使用電流的。

「它可以自由發出二〇〇瓩的功率，不需要充電和接線，就能連續使用一百年左右，你知道嗎？請放心，我不是瘋子，絕不會有不軌的行爲。」

這使巴卡特摸不着頭腦，但他本能地知道對方是正常的人；只是對方拿出來的東西，把所有的物理定律都推翻掉了。

「你究竟是誰？」

布魯嘆了一口氣說：

「眞是沒辦法！我告訴你實話吧！博士，這件事比神話更玄妙。你聽過星雲號嗎？就是降落在戈壁沙漠的美國月球火箭；而我就是駕駛員之一。我們的指揮官貝里・洛丹目前還留在現場……」

「貝里・洛丹？」巴卡特想起曾在報紙上看到的新聞：「啊！我知道了！好像會在外交方面發生糾紛的樣子。」

「婉轉地說的話，正是如此。我們有理由不把探險的成果告訴別人；因爲，我們在月球背面發現外星的太空船和外星人，他們也是被迫降落的，因爲缺少零件，所以無法起飛。阿魯況人——他們這樣自稱——阿魯況人已經退化，所以無法修理自己的太空船。他們雖然有驚人的技術與知識，但在肉體上——精神上也一樣——差不多只像狗的地步。他們的學術部長叫克里斯多，得了白血病，頂多只能再活幾年，我們必須盡快治好他；因爲他的生命對他族人的將來有很大的關係——對我們來說，克里斯多也是人類將來開發宇宙的關鍵人物，甚至是到達其他恆星世界，得到無法估計的進步技術的重要媒介人。我這樣說，你明白嗎？」

巴卡特點點頭：

「當然，我也聽說了撒哈拉沙漠火口洞的事情；那是不是克里斯多的傑作？」

「嗯！」布魯簡短地回答：「他能做到比那件事更厲害的事情；這個以後再談。我先請問你，是否能協助我，願意給我血清嗎？代價是發電機；這是阿魯況星的產品。」

巴卡特拿起一支雪茄煙，他的手在微微打戰。

「只有血清，可能沒有辦法治好；克里斯多必須到我的醫院來，接受更仔細的治療才行！」

「這就更難了，巴卡特。這地方連一秒鐘的安全都沒有；全世界的間諜都會追到這裡來的。」

巴卡特點點頭，看著布魯說：

「布魯先生，那麼我跟你一道去好了。」

「你……可是——這家醫院和你的研究怎麼辦？」

「這裡並不重要，我對克里斯多反而更有興趣，我這個人向來比較好奇，你以爲我會放棄詳細調查外星智慧生物的好機會嗎？我們什麼時候出發？」

布魯對他如此明快的決定，感到非常意外。

「當然越快越好，可是我還有其他工作——就是要得到修理阿魯況太空船電子設備的零件，這需要很多錢。你有沒有別的辦法？」

「我認識好幾家大公司，你只要拿出這個發電機，他們就會給你整整一倉庫的零件。」

「這個辦法很好，明天我們就去找這些公司。可是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搬運這些零件：我只有一架直升機，不可能運送這麼多的東西。你認不認識有大型運輸機的人？」

這個問題可把巴卡特難倒了。

「對了，我有一位助手有一艘豪華遊艇，他應該會借給我才對。從這裡到香港大約三〇〇〇公里，只要一個禮拜就能到。」

「很好，我們到香港之後再想辦法。我有精神干擾裝置，它的效果相當不錯。」

「你說什麼？」

布魯從衣袋裡拿出銀棒。

「這個東西很厲害，博士。用這個棒子，可使二公里以內的人服從自己的指揮。怎麼樣？如果你拒絕我的話，我照樣有辦法把你弄到戈壁沙漠。」

「我不相信，」巴卡特驚愕不已：「果眞有這種功能，那你還有什麼困難？」

「說得也是。」

* * *

第二天，好幾家大公司的董事長聚集一堂，每個人都非常興奮，同時也都半信半疑，幸虧有熟識的醫生在場，他們才不能不相信布魯的話。當他們了解眞象以後，原先的疑惑就立刻轉變成一股狂熱了。

於是，布魯拿出那個發電機交給對方，公司也給布魯好幾箱電子設備的特種零件；另外還附送許多現金。

弗里帕收了五〇〇〇美元，立刻買好了飛往紐約的機票。

巴卡特也讓他的助手將遊艇開到醫院附近的海灣。

一切都很順利。布魯來到達爾文港的第三天，所有的行李都已經裝載好了，直升機也停在甲板上，準備出航了。

兩個人又爲了一點小事下船——巴卡特是要交代代理人幾件事情；布魯則想去運動運動。

傍晚時分，街上突然響起警笛，探照燈劃破黑暗，將海灣照得很明亮，天空也傳來大型直升機的爆音，裝甲車將海岸附近的草叢踏平，砲口對著遊艇。

就在布魯與碼頭之間，擁出一群士兵，他們手上都拿著鎗；不久，從旁邊走出一名軍官，站在布魯面前。

「你是布魯先生？」

「我叫這個名字不行嗎？」

「你只回答我的問題就好。」

布魯一言不發。

「你是貝里・洛丹的部下嗎？」

「你知道就好了，何必多問！」

布魯兩手放進衣袋裡。

「不要這樣。」軍官警告他說：「這附近已被包圍了，巴卡特博士已被逮捕，而弗里帕上尉則被拘留在警察局裡。」

「可憐！他的太太快要生產了。」布魯非常同情他。

「什麼？」

「沒什麼，告訴你你也不懂。」

在這當兒，布魯趁機調節精神干擾裝置；他按下開關，然後一直注視著軍官。

向我敬十個禮！布魯集中精神這樣想。

忽然，靠過來的士兵都把鎗口垂下，爲眼前的光景嚇得目瞪口呆——長官突然張開兩手，彎腰作鞠躬狀。布魯數了數，剛好十下。

接著，又要他命令部下向後轉，滾回營房去！

那位軍官果然轉回頭，大聲吆喝：

「笨蛋！你們還在等什麼?!還不快點回去——動作快一點，小心屁股挨揍！」

「出了什麼事？」樹林裡走出一個穿便衣的人，冷冷地問。別看他穿著一套很不顯眼的衣服，連一向粗線條的布魯也看得出，他不是普通人物。

「我要讓士兵們回營房去！」軍官機械似地答道：「總而言之，要讓他們回去。」

穿便衣的人問布魯說：

「你是布魯先生嗎？」

「奇怪！怎麼今天大家都這樣問我？本來我的名字是最普通的；大概是從月球回來以後，就聲價百倍了吧！」

「那麼，你承認了？」

「當然。那你是……」

「我是秘密警察，想請你跟我一道走。」

布魯轉了個方向。

「還是你跟我來比較好。」布魯溫和地說，走向遊艇。「這一次騷動，主事者是誰？」

「米勒警長，他得到軍隊的協助才來策劃這事的，先生。」便衣男人的語調與剛才大大不同。

「是誰逮捕巴卡特的？」

「是我；因爲他在這次事件中，是個重要的角色，所以在事情沒調查清楚之前，我們必須監禁他。你要見他嗎？」

「我希望你立刻把他釋放。」布魯說完後，又改變主意。「不！把他帶到遊艇上來吧，然後你向米勒警長說，停止這一次的暴亂，知道嗎？」

「知道了，將巴卡特博士帶到遊艇上，然後叫米勒警長停止暴亂。」

「好！趕快去！」

布魯心裡想，他接到命令後，不會那麼快就辦到，因爲，一定還有一些部隊頑固地執行原來的命令；所以他決定囘到遊艇上。假如那個穿便衣的人沒有受到軍隊的刁難，他一定會將巴卡特帶到遊艇上來的。

由於甲板上的船艙都是用玻璃圍繞的，因此能瞭望四周；布魯將引力消除裝置放在桌子上，有效距離是十公里，所以整個市區都包括在內。

他等到穿便衣的人把驚慌失措的巴卡特帶到遊艇上以後，才按下開關，頓時，除了能量中心部分的遊艇有正常的引力外，其餘地方都呈現出無重力狀態。無風的水面平穩如鏡，不料，每當活潑的魚兒躍出水面之後，却突然出現不可思議的光景——只見魚與水花上升後，就在幽暗的暮色中消失了。

布魯向巴卡特道歉說：

「對不起，讓你受驚了。目前在半徑一〇公里以內的地區，已經變成無重力狀態。你能想像出警察部隊飄浮在空中的景象嗎……」

「我的病人，會不會……」巴卡特擔心的是這個。

「你的醫院並不包括在內。」布魯安慰他說：「我們就要離開這裡了；引力消除裝置仍然有效，當然上空也是一樣。在十公里之內，沒有人能接近我們。」

被無重力的泡泡保護著的這艘「微風號」遊艇，終於從港口開航，駛到外海去了。在空中飄浮的小水滴，畫出了他們的航跡。

假如布魯看到自己剛才惡作劇的結果，他的心情可能久久不能平靜；達爾文港已陷入大混亂中，人與車子都飄浮在空中，看不到下方的地面。運氣好的人，浮得比較高，到達引力逐漸減弱的頂點，受到反方向的氣流衝擊，又囘到鬆軟的地上來；有些人就沒那麼僥倖了。

當天晚上，這個令人不可思議的事件，已經傳徧全世界，於是情勢再度緊張；三太地區的艦隊改變航線，開往西里伯海——他們認爲月球火箭駕駛員的遊艇，一定會開往那個方向。

萬沒想到，第二天，當亞洲聯盟的三艘航空母艦和七艘驅逐艦，在浮上距離海面三公里的高空後，又掉進海中；於是，人們只好放棄原先的計劃，改在有效射程內發射飛彈。

但是，沒有一枚飛彈命中目標。

所有的飛彈，不是在高空、就是在海裡爆炸；這是因爲布魯調節引力，使飛彈改變航線的緣故；但布魯也很清楚，眞正的困難還在後頭。

既然已被全世界追趕，當然無法悄悄地登陸香港；看來想囘到星雲號，還要靠很好的運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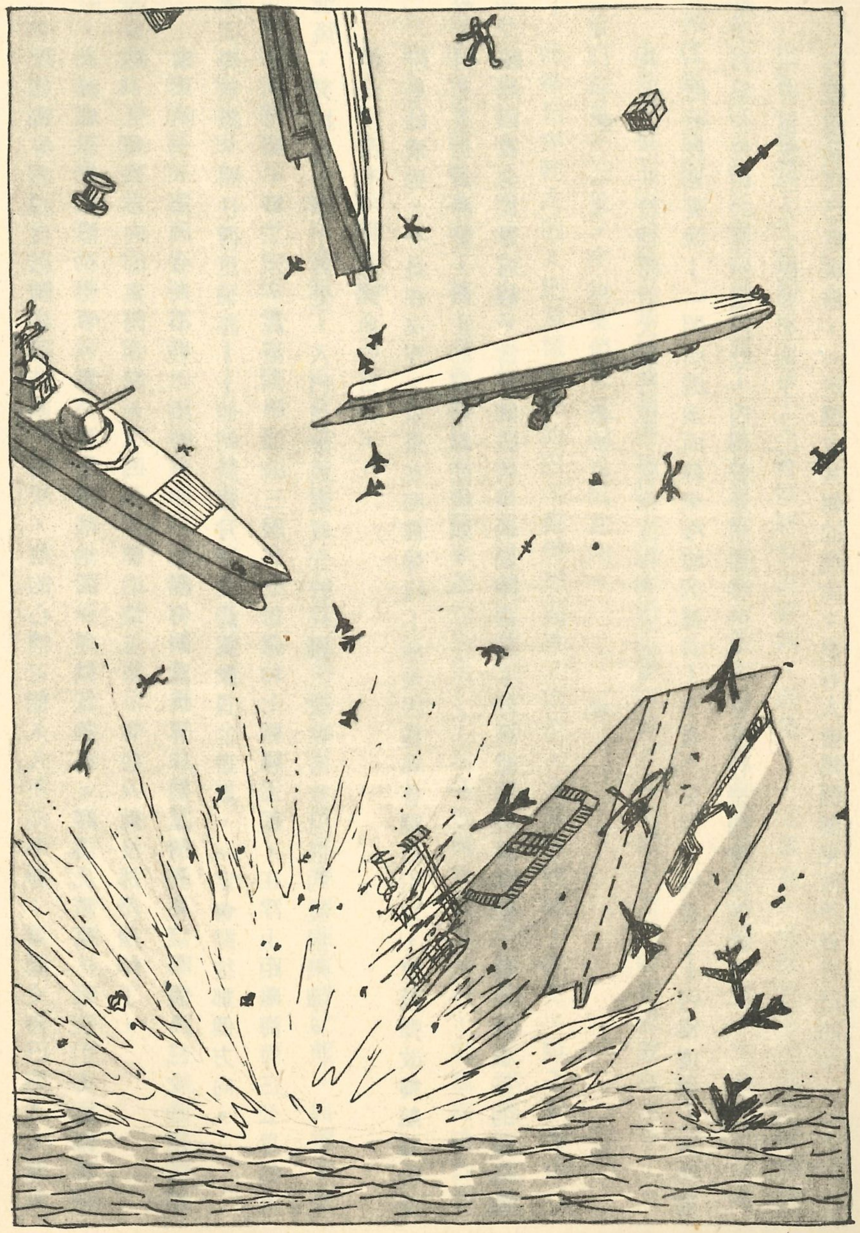
＊ ＊ ＊

弗里帕茫茫然地瞪著大照明燈，眼睛睜得大大的。

「你給我老實說！」照明燈後面傳來冷峻的聲音——看不見對方的臉——因爲這個大房間裡除了對準弗里帕的照明燈以外，四周都是黑漆漆的。「你爲什麼想要囘美國？」

「因爲我的太太快要生產了。」

「這句話你已經說過，一定還有其他的理由；沒有人會爲個嬰兒而不要自己的命。」



「你怎麼知道？你結過婚了嗎？」

看不見的那個人咳了幾聲，然後又說：

「爲什麼不留在貝里・洛丹那裡？」

「這是什麼意思？我根本不認識洛丹這個人，也不曉得什麼月球火箭！不要再用那種莫名其妙的問題來折磨我了好不好?!」

「洛丹要如何處理星雲號？」

「我不知道。」

「你們在月球上發現什麼？」

弗里帕想要把手掙出來，却絲毫動彈不得，因爲他被金屬帶牢牢地固定在椅子上了。他的額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喉嚨乾澀；強烈的光線也一直刺痛眼睛，即使闔上眼皮也無濟於事。

「我不知道……」

「弗里帕，你聽著，我們絕不會放棄審問，請你說實話吧，要不然我們只好採取不愉快的方式了。」

「我什麼都不知道，要我說什麼呢？」

照明燈後面有人在討論，不久，照明燈滅了，換上了普通天花板的燈光。綁住弗里帕的金屬帶也解開了，一隻結實的手拉著弗里帕站起來。弗里帕神情恍惚地跟在後頭；他的眼睛看不見門、走廊和牆壁，也看不見嚴刑逼問自己的人的臉孔；只念念不忘昨天就該把自己帶回美國的那架飛機，連自己走進明晃晃的手術室，也沒有察覺。

有人命令他躺在手術台上；穿著白衣服的男人將他綁起來，他也沒有反抗；接著，他的關節被銅板按住；帶有插頭的電線也固定在太陽穴上。大大的電子儀器發出嗡嗡的響聲。

接著，在螢幕上出現彩色圖案；幾個穿便衣的人坐在前面，臉上的表情都很緊張。

「馬上就可以看出來嗎？」

「心理放映機非常精確，警長。遺憾的是，說不定會帶給被試驗者某種危險；不過，只要他講出來就沒有問題；或者，只要他的心裡想著這件事也可以。」

「他的思緒會呈現在螢幕上嗎？」

「不錯！這是把舊式的測謊器改良而成的，性能相當優良；我們用這儀器來審問對方，即使他不想囘答，只要他的心裡想，於是，他所想的事情就會顯現在螢幕上。」

「是嗎？那麼我們馬上開始！」

弗里帕閉著眼睛，好像睡着了一般，只有胸部依然很有規律地起伏著。

一位穿便衣的人彎著身子問他：

「弗里帕，你聽得見嗎？不！不一定要說話。我想請問你幾個問題，如果你想囘答就囘答。你囘美國幹什麼？」

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屏息凝視著螢光幕；不久，螢幕上開始呈現出活潑愉快的景象——一位年輕美麗的少婦對著他笑瞇瞇地眨眼；弗里帕輕輕哼著。影像又改變了——牀、護士、醫生，以及剛才那位少婦，一起出現在螢幕上，旁邊還有——嬰兒。

「果然是眞的，他只想著孩子而已。」警長喃喃地說：「那是他念念不忘的事。齊夫，再繼

續問！」

那個叫齊夫的人點點頭。

「弗里帕，月球上有什麼東西？我們一定要知道！」

女人與嬰兒突然消失，色彩開始混亂，糾纏在一起，交織成一種抽象的圖案；接著又開始模糊，然後再螺旋似地旋轉，速度越來越快，終於變成一塊木板。

「你對星雲號知道多少？」

板子的轉速越來越快，中間偶爾有閃光出現，弗里帕禁不住呻吟起來，呼吸變得急促，汗如雨下。

穿白衣服的人趕緊走過來，按住齊夫的手。

「必須讓他休息了！他太緊張，心臟會負擔不了！」

「剛開始而已；不是嗎？」警長不甘願地插嘴：「我還有幾個問題。」

「你還看不出他什麼都不知道嗎？他已經失去所有的記憶了。你要繼續問也可以，不過你要負全部責任。」

螢幕上狂亂迷離的影像已經消失，那位少婦又出現了，這囘她還牽著一個小娃娃的手，在百花怒放的院子裡散步。

「弗里帕，貝里．洛丹有什麼陰謀？」

螢幕上的女人和小孩子又不見了，剛才的那種環圈又開始出現旋轉，閃光與五彩繽紛的顏色縱橫交錯，又消失了。

「問不出結果的，」醫生說：「他什麼都不知道。」

「不行！他應該知道！」警長咬牙切齒地喊：「他並沒有失去理性！」

「可是他的記憶……」

「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了解眞相！有沒有讓他恢復記憶的方法？」

「時間充裕的話，可能辦得到，也可能需要好幾個月的時間。先讓他平靜下來，而且把他釋放……」

「不行不行！他已經是全世界的危險份子！你想想昨天把整個市區變成無重力狀態的那個叫布魯的人吧，所以他連一秒鐘也不能放鬆監視！」

醫生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說：

「那麼，你就做最後的審問吧！」

齊夫點點頭，故意與那位已經失去理智的警長，離開一段距離。

他在弗里帕的耳旁問：

「克里斯多是什麼人？」

那是被拘留短短幾分鐘的巴卡特，不小心說溜了嘴才洩露出的名字；警長在職務上，有責任把這個名字查證清楚——但他除了這個名字以外，其餘一無所知。

「你聽到了沒有？克里斯多是什麼人？」

弗里帕被綁住的身體突然往後仰，睜得大大的眼睛凝視著穿便衣的人，表情流露出無比的驚恐；同時，他的記憶好像恢復一些，只見他兩手緊緊握拳，嘴唇微微打戰；螢幕上的圖案也變得

錯綜複雜，無法辨認。

彩色輪圈的旋轉超過了光速；原本曼妙多姿的圖案變成一片灰白，又分散開；碎片炸向四方，跳出螢光幕外……

然後，只剩下一片黑色……

一位醫生探出身子，望望弗里帕大張著的眼睛，又按按他的脈搏，然後站起來。以顫抖的聲音說：

「各位，他死了。」

警長鐵青著一張臉。

「死了？爲什麼？是不是他的心臟負擔不了？」

醫生聳聳肩說：

「心臟可能沒有毛病；他是腦溢血死的。」

沒有人再開口。

弗里帕就那樣一直躺在桌上，他再也無法囘去迎接孩子的降生了；當然，他更不知道他的孩子是個女兒。

＊ ＊ ＊

克萊恩少尉站在眼睛看不見的能量壁前。

用手一摸就知道面前有屏障，然而眼睛却看不見。星雲號就在二〇〇〇公尺前，那是西方國家的傑作；然而，現在情勢已經不同了，它已成爲全人類恐懼的焦點。

一個人影往他這個方向走來——是他在照片上看過的洛丹少校。對方在前面二公尺的地方停下來，手裡拿著紙和筆。

「你是誰？有何見教？」紙上這麼寫著。

克萊恩沒有預料到這一點——這個能量壁不僅能防禦核子彈，連音波也無法透過。他摸摸皮夾，只好也拿出紙筆，這樣至少還能說明來意。

「我是克萊恩少尉，想和你商談一下——是馬堪特和邦達派我來的。」

貝里．洛丹微微笑著，寫道：

「你先把衣服脫掉，我才把能量壁打開五秒鐘。」

「脫衣服？」

「對！說不定你身上有武器。」

克萊恩不由得看看四周；附近沒有半個人影，埋伏在河岸的李察頓和柯斯諾夫說不定會乾瞪眼，但他已顧不得他們了。

不要緊的，反正沒有人能成功地穿過能量壁。

於是，他把衣服脫掉、疊好。

貝里．洛丹點點頭，高舉右手向船那邊揮一揮，接著就清楚地聽到洛丹的聲音。

「趕快過來！」

當能量壁打開的那一瞬間，只感覺到冷熱空氣對流，混合在一起；然後他就站在洛丹的身邊了。

一轉眼，附近又恢復靜悄悄的；透明的罩鐘又把太空船包圍起來，與外界隔絕了。

「你從邦達那裡來的嗎？」洛丹伸出手來，又說：「我知道他一定會派人來的。你是怎麼通過敵人的封鎖線的？」

「沒有什麼困難，因爲警戒已經鬆弛下來了。」

「眞的嗎？」洛丹不敢立刻相信：「好，跟我來吧！我找一條褲子給你穿。」

兩個人走近星雲號。克萊恩對洛丹這個人，有一種說不出的好感；但他的任務却是——如果不聽馬堪特的命令，就要殺死他——克萊恩知道目前無法下手，因爲他兩手空空；同時，要用什麼方法，才能破壞星雲號呢？他知道星雲號上裝著炸藥，況且船上還另有三個人；所以，這個任務確實非常艱鉅。

然而，他是不是眞正有這種陰謀呢？

兩人在船旁邊的平坦石頭上坐下來。

「克萊恩少尉，請你坦白地說出此行的目的，他們命令你來跟我商談什麼事情呢？你不是從邦達那裡來的嗎？」

情報員點點頭說：

「並不是直接由他派來的，我是馬堪特情報局的人，我的任務是要你把星雲號破壞，和我一起回到內華達基地；並且還特別交代我，如果你不從命，就先殺掉你，再炸毀太空船。」

不曉得洛丹向站在門口的馬諾利囑咐些什麼，片刻後，就看到醫生拿著一條輕便的褲子走出來。克萊恩接過來急急忙忙穿上。

「這位是馬諾利博士；這位是情報局的克萊恩少尉。馬諾利，你去招呼克里斯多，告訴他，有客人來了。」

馬諾利消失後，他又和克萊恩聊起來。

「這就是你的任務嗎？那麼，你爲什麼又要告訴我呢？」

「因爲我信任你；同時，根據這幾天來的所見所聞，我心裡也已經有數。」

「什麼意思？」

「以後再說；現在你能不能答覆我幾個問題？」

「好，我們一面聊，一面回答；不過，我問你的話，你也要說實話，這樣一來，整個情況就會漸漸明朗。邦達將軍是不是對我很失望？」

「那當然囉！那是因爲他不了解你這樣做的動機，而馬堪特的表現更明顯；不過，他還在錯誤中摸索，認爲你是一個叛徒。」

「邦達可能不會那麼想；那麼你呢？」

「根據馬堪特的想法，你毫無疑問是個叛徒，西方國家大部份也都這樣想，以爲你把在月球上發現的東西拱手讓人。從經濟方面來看，更是如此，因爲，假如沒有美國政府的大力資助，你根本就無法登陸月球；不過，假如你有充分的理由，以前的約定也可以作廢，你就可以不必受約束。——當然，這個理由必須相當充分才行。」

「我就有這樣的理由。」洛丹信心十足地說：「我的良心和理智不允許我把在月球上發現的可怕技術，交給地球上的任何一個特定勢力。克萊恩少尉，假如我交給某一個國家，結果會怎樣

？回答我之前，請先仔細想一想。」

「不用再想了。假定美國——打個比方說——在試驗新武器之前，對方因恐懼而先發射核子彈，那麼，戰爭就無法避免，會給全世界帶來毀滅。洛丹少校，你的動機我已經了解，可是——你有辦法讓別人也了解嗎？」

「除了他們自己覺醒之外，別無他法。」洛丹的語調聽起來很難受，眼中也射出冷峻的光芒。「說實在的，目前避免戰爭，已是次要的問題。你可能還不知道，我們在月球上發現了不同的文明；而擁有這種文明的阿魯況人還生存著；他們的一位科學家，目前就在我們星雲號上。」

克萊恩張口結舌，足足費了一分鐘的時間，才勉強恢復正常。

「他們不是已經絕種了嗎？怎麼還活著呢？這麼說，假如他們願意的話，也能做出那樣的武器嘍？」

「不只是武器而已——凡是有用的東西都可以製造；比如袖珍型的無限能源機、能在遠方遙控的汽車、船、飛機和太空船等等。你知道我爲什麼在這裡降落？原因是我必須防範所有的人——你是第一個例外。」

「爲什麼？」

「因爲你是從馬堪特和邦達那裡來的，我對這兩個人十分推崇；我想讓他們了解我的動機。克萊恩少尉，你若能了解，也請你向別人說明。當然，我不會再對你說什麼了。」

克萊恩微微一笑說：

「我明白，我完全明白，同時我也了解你往後的打算了。在河岸那邊，也就是能量壁外面，

還有我的兩個同伴，他們是亞洲聯盟和東方國家的情報員，我們爲了追求共同目標而合作。幾天以前，還有火拚的威脅；但從昨天開始，仇敵之間爲了要與更強大的敵人抗衡，已盡釋前嫌，攜手合作了。」

洛丹點點頭，囘以微笑說：

「然後呢？我們好像已經能夠互相溝通了。」

「就是這樣而已，先生，其餘沒什麼了。這個小小的轉變，只是你預料中的大變動的開頭而已，你能肯定嗎？」

「不錯，我已成爲全世界最可怕的威脅，但我還沒有影響到不穩定的和平。由於對我和阿魯況人的畏懼，可能使全世界的人團結起來；到那個時候，我就可以把銀河系的科技文明交給地球政府。克萊恩少尉，我希望你能向馬堪特和邦達如此報告。好了，現在我就將阿魯況人克里斯多，介紹給你這位稀客認識認識。跟我來吧！」

兩小時之後，囘到河畔兩位同伴身邊來的克萊恩少尉，已經有了任何壓力都無法動搖的決心；他已成爲貝里．洛丹思想上的夥友了；這才是未來的星際帝國最具體的理想觀念。

「怎麼樣？」柯斯諾夫站起來。

「如何？」李察頓也問。

克萊恩夾在兩人中間，一直向前走去。站在右手邊的蘇俄人穿著長統靴，踢起陣陣沙塵；而左手邊的亞洲聯盟軍官李察頓，也踩著小碎步緊緊跟著，帶著不信任的眼光。

「克萊恩，請你快點說好不好？到底完成了沒有？」

克萊恩點點頭說：

「我的任務已經完全達成，你也一樣。我現在就說給你們聽；李察頓，你說，我們現在是不是好朋友？這一點，我們都了解；柯斯諾夫，你能想像嗎？假如我們爲了某一種歧見而自相殘殺，這樣值得嗎？你們都搖頭，好！那麼你們告訴我，那艘從月球載囘超級武器的太空船，如果遭到破壞，將會導致什麼結果？或者不幸落入某一個大集團——任何集團都一樣——的手中，該怎麼辦？」

沒有人囘答。

「那麼我來說好了。那時候，我們可能拿著武器互相瞄準，又變成仇敵；那是因爲更大的威脅已經消失，才變成此種局面；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星雲號的毀滅，意味著世界和平已不復存在。第三勢力——阿魯況人的勢力一旦存在，這個世界才得以繼續生存下去。而今，我們三人有機會維護世界和平，那麼，囘到自己國家後，就報告說，無法接近星雲號好了。這樣一來，我們三個人的友誼依然存在——三大勢力也是如此。」

李察頓心領神會地笑著說：

「說實在話——六天以前，我也有這種想法，只是沒有說出來罷了。好！我贊成！」

克萊恩和李察頓望著蘇俄人。

柯斯諾夫停住腳步，也看著他們兩個。

然後，微微笑著說：

「我想到一個問題——鹽巴還是到黑海去採比較經濟；我看，該把這裡的帳篷收起來了。」

三個人不禁相視大笑。

然後，三隻手互握在一起。

5

當「微風號」進港時，香港好像變成了軍事基地。

布魯雖然已關掉引力消除裝置，但爲了以防萬一，仍然把它握在手中。巴卡特已命令遊艇上的船員，把遊艇開到空碼頭去了。

兩個人站在船首。

「氣氛似乎過於嚴肅。」醫生愁眉苦臉地說：「我們會不會被捕？他們都已知道我們的位置了。」

「爲什麼?!」布魯故作驚訝狀，一面玩弄精神干擾裝置，說：「有這個東西，可使全香港安安靜靜地睡著，士兵們也都會服從這個命令，你放心好了；不過，對方可能在這裡使用核子武器，這才是我擔心的問題。」

「我的研究器材怎麼辦？怎麼搬上去呢？還有你的零件也一樣——別忘記我們是要到戈壁沙漠的。」

「我自有妙計。」布魯安慰他說：「我們靠岸後，就去請港務長來。不過，我倒要問你，你

爲什麼要裝那麼多的行李？」

「你是說大行李？那只不過是一個可以移動的小研究室罷了，有最新式的檢查儀器、手術機器、代謝分析裝置、以及各種試驗藥品等等。請你不要忘記，對方是跟我們完全不同的生物；所以，我還準備了X光透視裝置，以及……」

「好了！好了！」布魯嘆了一口氣說：「我還以爲只要帶個普通的注射筒和二、三瓶血清就夠了哩！」

「豈有此理，我親愛的布魯先生。啊！你看！那邊碼頭有裝甲車隊，好像要把我們擊沈的樣子。」

「不會吧！假如他們想擊沈我們，一定早就下手了。我知道，可能是怕這樣做的結果，會到空中旅行去吧！好吧！讓遊艇停下，我來用魔棒，露一手給他們瞧瞧！」

布魯把精神干擾裝置的輸出力開到一半，對著港灣事務所集中精神下令：

港務長立刻到七號碼頭來！港務長到七號碼頭來！以最快的速度到「微風號」遊艇上！

假如布魯能看到他腦中的命令造成什麼情況，一定會笑斷肚腸，倒在甲板上打滾；但是非常可惜，他不能親眼看到這副景象。當時，港灣事務所裡有二百多人在工作，所有的人只意識到，必須向港務長報告，立刻到「微風號」遊艇停靠的七號碼頭去；同時，港務長早已順從自己內心的命令，要立刻趕去，就把前來報告的部下擠開說：

「我知道，我知道。」他對全體人員喊叫，衝到外面來；在路上，他又碰到好幾個碼頭工人通知他，趕快到七號碼頭去，遊艇正在等著他……

港務長氣急敗壞地趕到七號碼頭，半路上，裝甲車隊的指揮官一言不發地與他同行，兩人一起爬上從遊艇上放下來的狹窄扶梯。

布魯將干擾裝置放在能夠控制碼頭和甲板的隱蔽之處；雖然從外面看不見，但仍然有效。

巴卡特仍舊踧踖不安，布魯却慢條斯理地走到他們兩人面前。

「歡迎兩位。」他一本正經地說：「同時，承蒙你們的裝甲車隊列隊歡迎，本人非常榮幸；其實，你們大可不必這麼做。港務長，請在二小時之內，派遣二十名碼頭工人來搬運行李上岸，在此先謝謝你。好，你可以走了。」

港務長迅速行了一個禮，就匆忙離開了，只剩下裝甲車隊的指揮官仍然立正站在那裡，好像在聽候發落似的。

「是誰發佈香港的動員令的？」布魯問。

「是倫元帥。」

倫元帥？不是被布魯使用引力消除裝置，飄在空中跳舞的那個人嗎？不錯，那一架直升機也是他的，該找個機會還給他才是。

「好，我知道了，你立刻去傳喚倫元帥。」

十分鐘後，幾個高級軍官浩浩蕩蕩地從港口來到狹窄的七號碼頭；其中有一位肩掛金肩章的人，可能就是倫元帥。

精神干擾裝置就放在一綑捲好的繩子旁邊，因此，那一群人都在有效範圍之內；不過沒有人會發覺，要等到被問過話後，他們才會清醒。

他們交頭接耳一陣後，倫元帥才與兩名將軍一起爬上遊艇；但是，他們早已忘記來意了。

布魯挺胸凸肚，粗短的身材顯得更胖；只見他頭髮倒豎，先向倫元帥敬一個禮，嘻皮笑臉地說：

「你是倫元帥？眞辛苦你了，讓你這麼快就趕到。歡迎你們光臨『微風號』。怎麼樣？那一次的空中旅行還愉快吧？還記得星雲號和戈壁沙漠嗎？對了，當時還有一個叫布丹的少校和你在一起，是不是？」

「我當然還記得那次慘痛的經驗，那是白種惡魔的發明，把我的直升機也偷走了。你眞的叫布魯上尉嗎？我要你投降。」

「閣下，那就太見外了，我們都是好朋友，不是嗎？你是在開玩笑吧？你的直升機會還給你，以前的事就一筆勾銷好了。」

「我知道，好吧！」倫元帥立刻答應下來。

「那麼，請馬上下令，讓你的部下撤離香港；還有，不要去攻擊星雲號，也請你派軍隊保護我們，怎麼樣？」

「沒問題！」

「那太好了。一小時之內，請派三部可走山路的車子到這裡來，其中一部由你和十個軍官坐，最好帶著毛毯或睡袋；另外兩部則用來裝載行李，好不好？」

倫元帥向布魯敬了一個禮。

「我會完成任務。還有別的吩咐嗎？」

「有。以後再有對星雲號及其乘員不利的行動，請你拒絕，也請你傳令給你的部下。」

倫元帥威風凜凜地帶頭從甲板上走下去，碼頭上其餘的軍官喧嘩起來，却被元帥厲聲喝止，於是，個個縮頭縮腦，立刻鴉雀無聲。再怎麼說，對方是元帥，應該如何服從，他們都十分清楚。

倫元帥本身也知道這一點。

過了好久，巴卡特才把呆呆張著的嘴巴閉攏起來。

「實在太不可思議了！」他終於開口講話了，可是布魯阻止他說：

「如果你和克里斯多談話還會更吃驚！我不是告訴過你，叫你別擔心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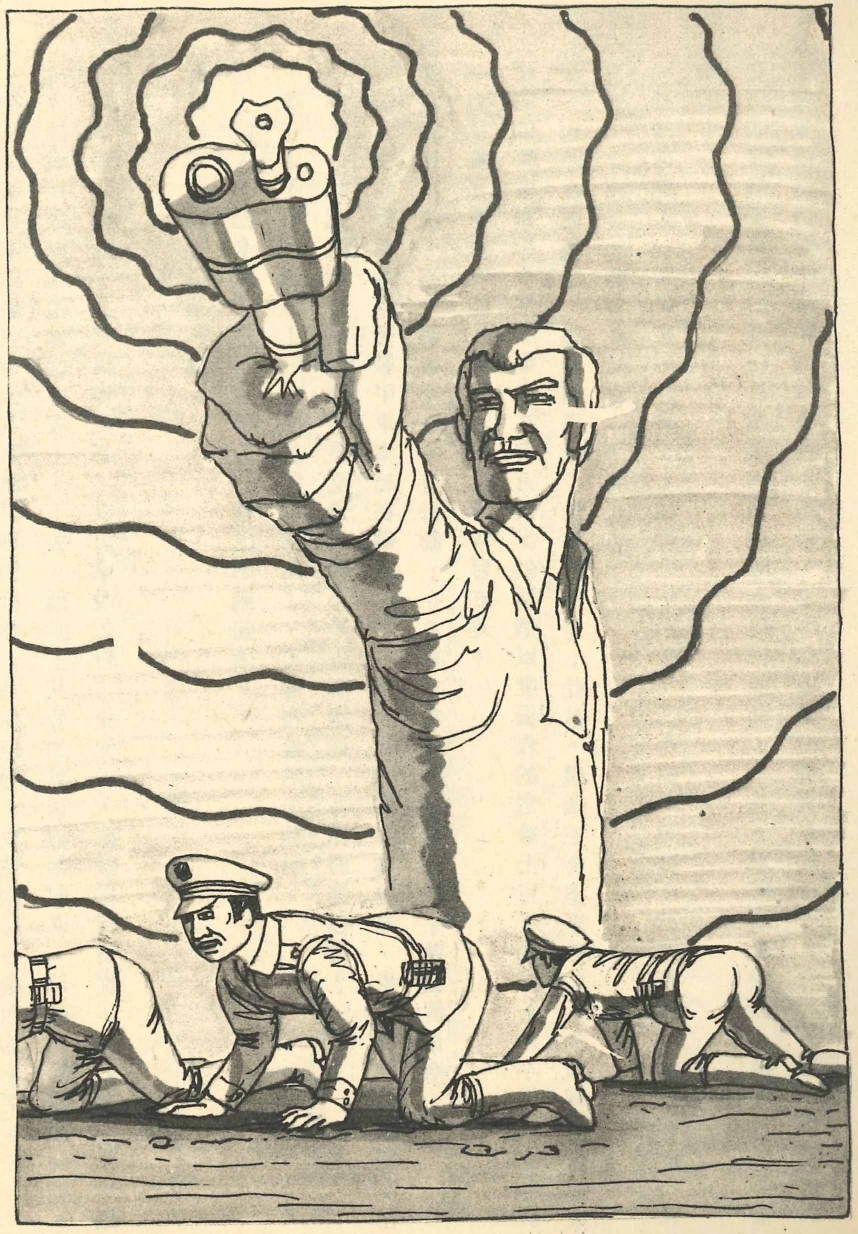
兩個人平心靜氣地等著裝甲車集結在碼頭的那一頭，開始向東邊撤退，步兵也開始移動；但警察還在猶豫不決，不知道要採取什麼行動；布魯毫不客氣地拿起精神干擾裝置命令：

「包括秘密警察在內，警察人員全部俯臥在地！」

所有的警察都乖乖地服從；在附近散步的那個風度優雅的老紳士也不例外，顧不得身上名貴的衣服，也趴在泥地上，連假鬍子掉了也視而不見；此外，幾個在海邊垂釣的人也照樣俯臥下來——當然，穿制服的警官是沒有一個例外的。

「匍匐前進！」布魯在惡作劇了；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乾脆不放開精神干擾裝置。「爬回營房去！」

全副武裝的警察，約莫一百多個，都在地上爬行前進，小孩子看得興高采烈，樂不可支。當時大家都覺得這個無法解釋的景象並不稀奇，也不知道是從那裡來的命令；然而，除了警察人員



以外，其他的旁觀者倒沒有被捉弄。

聚集在港口的人已經走得差不多了。

不久，布魯所要的二十名碼頭工人和三部卡車都到齊了；第三部車子裡，載著十個軍官。

「你們要等候下一道命令。現在各位都已經成了護衞部隊的一員；一旦發生什麼情況，必須保護我們。」

裝卸行李並不需要很多時間，大約一個小時就全部完成了，然後遊艇起錨，開出外海。布魯祝福囘程平安。

他與第一部卡車的司機併排坐下，巴卡特坐在第二部車上——那是裝載儀器的車輛。三部車子同時啓程開向崎嶇不平的道路。離開市區之後，就分不出道路了，於是車速加快。沿途並沒有遇到阻擋的士兵和警察。

到達廣東時，車子開上了公路，這是通往二〇〇〇公里外的蘭州的寬大柏油路，他們在蘭州轉向北方，在阿拉善山脈附近越過黃河河谷，再轉向西方，在北緯三十八度附近進入沙漠。全部行程大約三天就夠了。

假如一切都順利的話……

＊　＊　＊

亞聯致電華盛頓：

根據各種情況判斷，最近的評論都證實了洛丹少校的陰謀；然而，星雲號是西方國家的基地，確已得到明證。我們的科學家認爲，引力消除裝置是地球的發明物；因此我們再

度呼籲，請盡快撤除戈壁的基地。

＊　＊　＊

華盛頓致電亞聯：

貴國科學家對於目前仍在活動中的撤哈拉火山口如何解釋？我們再次強調，星雲號與我政府無關。而對於如何解除此種威脅，我們與貴國同樣關切。

＊　＊　＊

亞聯致電華盛頓：

我們判斷該火山口與能量線完全無關；那是在周密計畫下所進行的一項陰謀。將星雲號當作美國基地，可由我方情報員被貴國情報員阻止接近太空船，而貴國情報員反可自由出入加以證明。再度提出嚴重警告。

＊　＊　＊

華盛頓致電亞聯：

未曾聽說我方情報員訪問洛丹少校一事；可能是誤解。敝國已準備調查。

＊　＊　＊

莫斯科致電華盛頓：

希望迅速撤回貴國在戈壁沙漠的基地。

＊　＊

莫斯科致電亞聯：

渴望將貴國領域內的美國基地迅速撤除。

＊　＊　＊

三天後，布魯一行人遭到突襲。事情發生在三部卡車橫越阿拉善山脈，正要向西進入沙漠之時。這條道路是古時候駱駝商隊遺下的，路況相當差，所以前進速度非常緩慢；而且路上經常有巨大的坑洞，往往必須繞過它，才能繼續前進；對於深溝或輪轍也要如此。

所幸當時正通過一個相當深的谷地，要不然早在最初的一次射擊時，就已經被擊中；而事實上，榴彈砲剛好掠過他們頭上，在山腰北邊的分水嶺爆炸。

布魯立刻命令車隊停下，把車子停靠在右側，那一邊很陡峭，向北邊傾斜，不容易被平射礮彈射中。布魯把引力消除裝置夾在腋下，找尋能夠瞭望四處的高地，爬到連緜不絕的丘陵上，才把箱子放下來，四處偵察。

可惡！對方經驗老到，故意在十公里之外佈陣。布魯只好向同行的一位軍官借來望遠鏡。

至少有八門重砲，右翼還有一個中口徑砲兵中隊，中間則是機關鎗陣地。

引力消除裝置的威力無法達到那麼遠。

第二次的射擊又呼嘯而過，比剛才更低，著彈之處也更接近。

「巴卡特！第一部卡車上有無線電，趕緊找人用波長三七·三公尺呼叫星雲號，接通後立刻告訴我，否則我們會全部完蛋；我們已經寡不敵衆啦！」

巴卡特立刻找來通訊官。與星雲號聯絡的那十分鐘裡，令人五內如焚。布魯衝下斜坡，跟巴卡特交換任務；另外還要提防步兵的偷襲。

「你是洛丹嗎？」

「布魯啊，你沒事吧？你現在在那裡？一切都順利嗎？」

「到目前還很順利；距離星雲號不到一百公里。用三部卡車裝滿了克里斯多要的零件；也請到發現抗白血病血清的巴卡特博士；現在正被亞洲聯盟砲兵攻擊。」

「目前還能支持嗎？」

「別忘了對方也很聰明，他們知道不能靠近一〇公里以內；也沒有用飛彈——因爲怕我們會避開來；但我們對於歪打正著的流彈，實在沒有辦法，請立刻設法援助！」

「正確位置呢？」

「等一等。喂！司機，把地圖拿來！」

不久，洛丹就知道卡車隊和亞洲聯盟砲兵陣地的位置，對布魯保證，要請求克里斯多幫忙。布魯趕緊把通訊機調整成受訊機。

著彈點已逐漸逼近，好幾發中口徑砲彈低低地擦過頭上；其中一發在窪地南方爆炸，還好只是偶然打中而已。

洛丹的回訊來了。

「克里斯多本想請托拉發射能量線，但月球還在地平線之下，無法發射；星雲號也無能爲力；不過，並不是無計可施。你的發電機都換了零件了嗎？」

「不——有什麼用嗎？還剩下兩個。」

「那太好了。你想用那一個？精神方面或引力方面？」

「可是距離太遠了。」

「別著急，那樣會傷身體的。那邊還好嗎？既然還有兩個，兩個都可以用；總而言之，精神干擾裝置和引力消除裝置，由於電池的輸出關係，只能在有限的距離內使用，接上發電機的話，有效範圍就會擴大。當然，使用二、三分鐘之後必須暫停，否則會產生過熱現象。知道嗎？」

「接線方法呢？」

「發電機和引力消除裝置相連，只要接上電線就好，精神干擾裝置後面的蓋子是螺旋形的，只要打開那個蓋子，就可看到插座，然後和發電機的插座……」

「我知道了，謝謝你！這一幕精彩好戲你不能親眼看到，實在太可惜了。」

「你放心，我可以看到，只是必須冒險打開能量壁而已。今晚你們可以平安到達嗎？」

布魯已無心說下去，他知道如何處理了，所以連一秒鐘也不肯浪費。他命令軍官和司機靜靜在原地等待。巴卡特正在連接發電機和重力消除裝置，布魯手上則拿著強化了的精神干擾裝置。

洛丹與馬諾利、克里斯多坐在小型電視螢光幕前，期待那精彩的一幕。他們在敵陣上空三公里處，升上測候儀。

起先並沒有什麼異狀。

然而，在重砲一起射擊的那一瞬間，產生了使人無法置信的奇景。由於引力消失，砲彈以直線彈道消失在遠方的山麓，砲身則因射擊的後座力而飛上來，以與砲彈相反的方向緩緩上升，再慢慢降落下來；這是因爲布魯將引力調節到正常的十分之一，因此，士兵們才不會猛烈地撞到地面。

克里斯多望著畫面，不時點點頭。

中型的加農砲也碰到同樣的遭遇。

然而，接下來的景象更壯觀。

砲兵、軍官、司機以及步兵好像受到催眠似的，突然向後轉，開始向北跑，像大跳蚤般地跳躍，一跳就是幾百公尺。不久，跳躍力減退——可能是布魯把輸出力減弱的緣故——到後來，竟像白日見鬼似的沒命地奔逃，要不是布魯命令他們在寧夏省境內的沙漠鹽湖裡游泳，他們可能會一直跑個沒完了。

洛丹調整電視螢光幕。

測候儀降下來，布魯的臉孔出現在螢光幕上，他身旁另有一個髮色深黃的高個子，兩個人正流著眼淚大笑，好容易才從斜坡上滑下來，爬上卡車。

車子發動後，布魯仍笑得前仰後合。

洛丹關掉開關，看看克里斯多；這個阿魯況人的眼裡，有著開朗的笑意，他點點頭說：

「我眞爲你們的同胞惋惜，不！你是例外。你的朋友有致敵於死的力量，他爲什麼不那麼做呢？」

「因爲他有優良的武器。」

克里斯多又點點頭。

「我也那樣想。現在我已逐漸了解，我們的遺產可以交給合乎我們理想的人手中了。洛丹，我相信你一定能貫徹決心，達成目標。」

「謝謝你。」洛丹興奮地說。

四小時之後，兩部卡車從打開的能量壁開進來；第三部的三個駕駛兵以及十名軍官則轉向東開回去了。

他奉命還要到亞聯總部，向最高司令部報告「第三勢力」請求與亞洲聯盟締結外交關係。

6

＊　＊　＊

亞聯致電華盛頓：

這一次的事件證明貴國政府忽視我們的呼籲。假如你們在限定時間正午以前，不加以解釋，敝國將與貴政府斷絕外交關係。亞洲聯盟擁有擊退任何攻擊的力量。

＊　＊　＊

亞聯致電莫斯科：

請求貴國政府對於戈壁沙漠的美國基地表示明確態度。請在明天早上十時以前囘答。

＊　＊　＊

亞聯與星雲號聯絡：

你們請求我們與迫降的太空船締交，令人啼笑皆非。再給你們一次機會——以無線電投降；不要攜帶武器，並撤走能量壁。倘若拒絕，明天午後敝國將與西方國家斷交。

＊　＊　＊

華盛頓致電亞聯：

我們再度強調對現狀無法解釋；建議舉行各區高階層會議。

＊　＊　＊

從星雲號向亞聯發電：

再次強調我們的立場；我們公開表示擁有阻止地球列強間互相戰鬪的力量。

＊　＊　＊

莫斯科向亞聯囘電：

確已收到貴電。

＊　＊　＊

太陽已沒入西方，半圓形的月亮探出頭來。由於位置剛好，故可直接以眼睛與托拉聯絡。

洛丹雖有鋼鐵般的自制力，然而每當看到這位異星美女時，仍無法壓抑那股微妙的感覺。近乎白色的金髮與凝視著他的紅眼睛，組成了美麗的輪廓。

她的嚴肅又使洛丹覺得高不可攀。

「你叫我有什麼事？」

「克里斯多要和妳說話。」洛丹的囘答也很冷淡。

「那麼請接過來吧！」

洛丹沒再作聲，瞟了她一眼，就轉身背對著她。克里斯多毫無表情地坐在螢光幕前，只見他不急不徐地說著，偶爾有命令的語氣，有時又好像在懇求什麼；托拉也有時詢問，最後則不知說

些什麼，只見她不停點頭之後，螢光幕就暗下來了。

克里斯多呆坐了五分鐘後，站起來嘆口氣說：

「這一次她可能會接受我的命令，但以後就不一定了。她這個人比較守舊，認爲不需要改變現狀；而且，對於兩個種族同化的問題，她也可能會反對。」

「假如我拿著精神干擾裝置，和她說個二、三分鐘，結果將會怎麼樣？」布魯不服氣地說：「他會不會像亞洲聯盟的軍官那樣？」

「但我們有反干擾的裝置呀。」克里斯多把布魯的念頭打消。

「不！她遲早會了解種族最後的歸宿在何處。總而言之，我必須好好和她談談我們的現況。她說她要派小太空艇來，叫我們坐上去，然後用能量線掃射地球。我告訴她不能那樣做，我說，目前最重要的事是恢復我的健康，因爲不僅我一人而已，我們的同胞由於退化，也都得了白血病。由此看來，我不能離開地球。托拉明天要坐太空艇在上空保護我們，在衞星軌道上，保持一〇〇〇公尺的高度；並經常變換中子場，攔下所有的核子彈。磁場也會使飛彈的航線改道，掉進海裡。此外，她也會控制能量線，使轟炸機部隊掉下來；並使用力線，使各種能量補給和無線電聯絡癱瘓。請各位放心，即使三大勢力成心挑戰，也不可能打起來。明天中午就讓各國政府去斟酌吧！那時候他們就不能不承認我們了。」

「那麼，這一段空檔怎麼辦？」洛丹問。

「除了耐心等以外，也別無他法。」

馬諾利按住克里斯多的肩膀說：

「克里斯多，你該休息了，不要太勞累。等明天平靜下來之後，巴卡特博士會來替你檢查，一定可以把你治好的。」

克里斯多苦笑著說：

「萬一他也無能爲力，那就完了。」

大家目送克里斯多離去；布魯緊跟在後面，把毛毯鋪平。

巴卡特若有所思地看著馬諾利。

「你是否看出什麼問題了？檢查後能確定病情嗎？」

「請到船艙來，我把以前的檢驗書拿給你看，讓我們一起幫他恢復健康；目前還沒有危險。」

只有洛丹一個人留在管制室裡。

他站在觀測窗下，凝望著夜空；星星閃爍著，半圓形的月亮已逐漸下沈；再過二小時，就會沒入地平線了。

明天可能是一個緊要關頭，——今天以前，地球人類還不相信阿魯況人的超能，但他們明天就會覺醒；然而，絕望的人類一旦決心訴諸武力，就很難攔阻了。

洛丹一直在那裡佇留到月亮西沈。

忽然間，他覺得有些寒意——一位女性的臉與月亮一起消失。那張有明晃晃的頭髮和紅眼睛的臉……

* * *

龐大的機器開始旋轉。

好幾年以前，人們就一直在盼望這一刻，經過好幾千次的演習，大家都知道一定能順利進行——只要一碰按鈕，就會產生無法停止的連鎖反應。

亞聯總部——中午十二時整。

亞洲聯盟主席向代替被監禁的倫元帥接管軍權的劉林德元帥點點頭。

劉林德拿起聽筒；這是與最高軍司令部連接的熱線。

「七曜星嗎？轟炸部隊立刻起飛，進入最高警戒狀態。西部飛彈基地以射程七發射。艦隊立刻向東出動，十分鐘內必須完成準備！所有的地面部隊進入地下壕。注意敵人的反擊。」

一隻手移近紅色按鈕——雖只是短短的一秒鐘，却覺得十分漫長——然後，黃色的大拇指從上按了下去。

大地搖撼了一下。

緊接著，從隱藏的基地發射出的銀色魚雷竄上晴空，奔向太陽，再改道衝向東方。好幾百枚、好幾千枚、好幾萬枚……

機場也熱鬧起來，無數次的整隊，裝載毀滅世界的物資，然後起飛；在高空上編隊之後，飛向預定的航線，上升到同溫層。

艦隊則緩緩地跟在後頭——是爲了給即將毀滅的世界最後一擊；或是想逃避不可避免的報復——而航向軍港避難？

一切都按照計畫進行。

只有一個例外——在某個機場的建築物裡，他們並沒有奉命行事。

一位西方情報員飛快地按下無線電開關，電波在不到二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內，已繞行地球半周。

在黃色大拇指按下紅色按鈕的一分十八秒之後，華盛頓也發生同樣的經過——相同的機器開始運轉，與東區一模一樣，不同的是，這邊的飛彈在夜晚起飛，拖著火焰的長尾巴，在星空裡消失。

此外，這一邊的飛彈比亞洲聯盟稍快一點，因此並沒有七十八秒的差距，可說是同時發射。

同時，佈署在全世界海域裡的核子潛艇所發射的飛彈可能更快；那是因爲飛行距離較短的緣故。

究竟短多少？十分鐘？或是十五分鐘？

終於，世界末日來臨了。

* * *

莫斯科只落後二分鐘。

接著有人按下紅色按鈕。凌晨飛到天上去的飛彈航線固定了，總共有好幾千枚；不久，與其他飛彈之差距，可明顯地看出來。

東方國家的飛彈只飛往一個方向——更正確地說，是只飛向一個目標。

假如將航線延長，便會交會在同一點，那就是星雲號；也就是被即將毀滅的世界隔離、而受到能量壁保護的那一點。

莫斯科被明亮的陽光照耀著。

設置在國境線的雷達網，確認在同溫層的更上方，飛過亞洲聯盟的飛彈距離還很遠，但沒有一枚會掉落在東方國家的領土上。

西方國家先鋒飛彈的航線也大致相似。

貝托隆斯基元帥喜形於色，頻頻頷首，向國家主席說：

「開始了！再過三十分鐘，亞洲聯盟和西方國家就不存在了；那個可惡的戈壁沙漠基地也從此消失；剩下的勢力只有一個——就是我們啦！」

「元帥，這就是戰爭的藝術——只有中立者才能生存。」

兩個人不再言語，只是滿懷著期待的心情。

然而，不只這兩個人而已。

全世界都同樣在等待。

毀滅前的幾分鐘實在很難捱，就好像永遠不會結束一樣。

人人都屏氣凝神地等待。

第一枚北極星飛彈回到同溫層，逐漸逼近目標，然後，航線突然變成弧形——終於垂直地被大地吞噬，撞成了一個深洞；不過，只有如此而已。

沒有爆炸——沒有核子彈的爆炸，也沒有蕈狀雲。

大型洲際飛彈群越過太平洋——由於只要有一枚，就可把直徑一〇〇公里以內的生物消滅，因此飛行的間隔較大，就如同散開的散兵線一般。飛彈從西方衝向南、北美洲，到達目的地也

同樣沒有爆炸——以不變的速度降落地表，與山岳、原始森林、草原碰撞；只有第二批的一枚飛彈因為失去動力，在洛杉磯的中心地區跌落，穿過七層樓高的建築物，撞到地基上。

美國的飛彈群也大同小異，既沒有爆炸，也沒有降落在人口密集的地區。人們事後才知道，飛彈所造成的物質損害，可以說幾乎等於零。

海上的經過更是玄之又玄。

美國的戰略轟炸隊在離亞洲大陸沿岸二〇〇公里以外之處，發現亞洲聯盟的艦隊；航空母艦、重巡洋艦、驅逐艦、魚雷艇，都在平靜的海面上浮著不動。

轟炸機隊司令官普萊昂·尼帝斯雖已發出攻擊令，仍對突然出現的敵人，感到意外；不過，既然獵物當前，就絕不能讓它逃過。

無線電失靈，所以他無法確定部下是否接到命令。駕駛員並沒有動，但他的座機却突然開始滑行，所有的飛機也都亦步亦趨地跟在後頭——全部在敵人艦隊旁落水。由於這些都是陸上飛機，因此駕駛員都爭先恐後地，從逐漸沈沒的機身裡爬出來。陸上有人放下救生艇，援助在水中載浮載沈的人們。

海軍司令沈達本想發出對空砲擊的命令，竟也自動加入救助敵人的行列，他命令部下放下救生艇，從風浪不太大的海面上，拯救美國轟炸機隊的隊員。這一切都是在三十分鐘內所發生的事。

於是，美國的轟炸機沈入海底；亞洲聯盟的艦隊也被看不見的東西困住，只好停在海面，隨波上下而已。

普萊昂．尼帝斯與沈達兩人在軍官會議室裡無言相對，雙方的敵意已被更大的無名恐怖震懾住，而消失無蹤了。

離美國海岸一五〇公里的海面上，雙方的情勢剛好相反，但結果也大致相同；只有一位駕駛員因爲無法及時從沈沒的飛機裡逃生而淹死。

蘇俄的核子彈也被眼睛看不見的手撥弄，離開了航線，向後旋轉一八〇度，飛回發射台，在距離發射地點不遠之處，垂直埋進地中——既沒有爆炸，也沒有接近星雲號。

核子戰爭在沒開始之前就結束了。

美國西部和中國大陸的農夫，有許多根本不知道曾發生過戰爭，等到無線電恢復使用，他們聽到掉落下來的飛彈巨響之後，才報怨爲什麼要將火箭送到月球去，又說那是勞而無功的計畫等等——然而，當他們知道眞相之後，全都噤若寒蟬了。

到底是誰中止這場戰事的？一個人竟能與列強對抗，甚至比他們更強，並且強迫他們停戰來維護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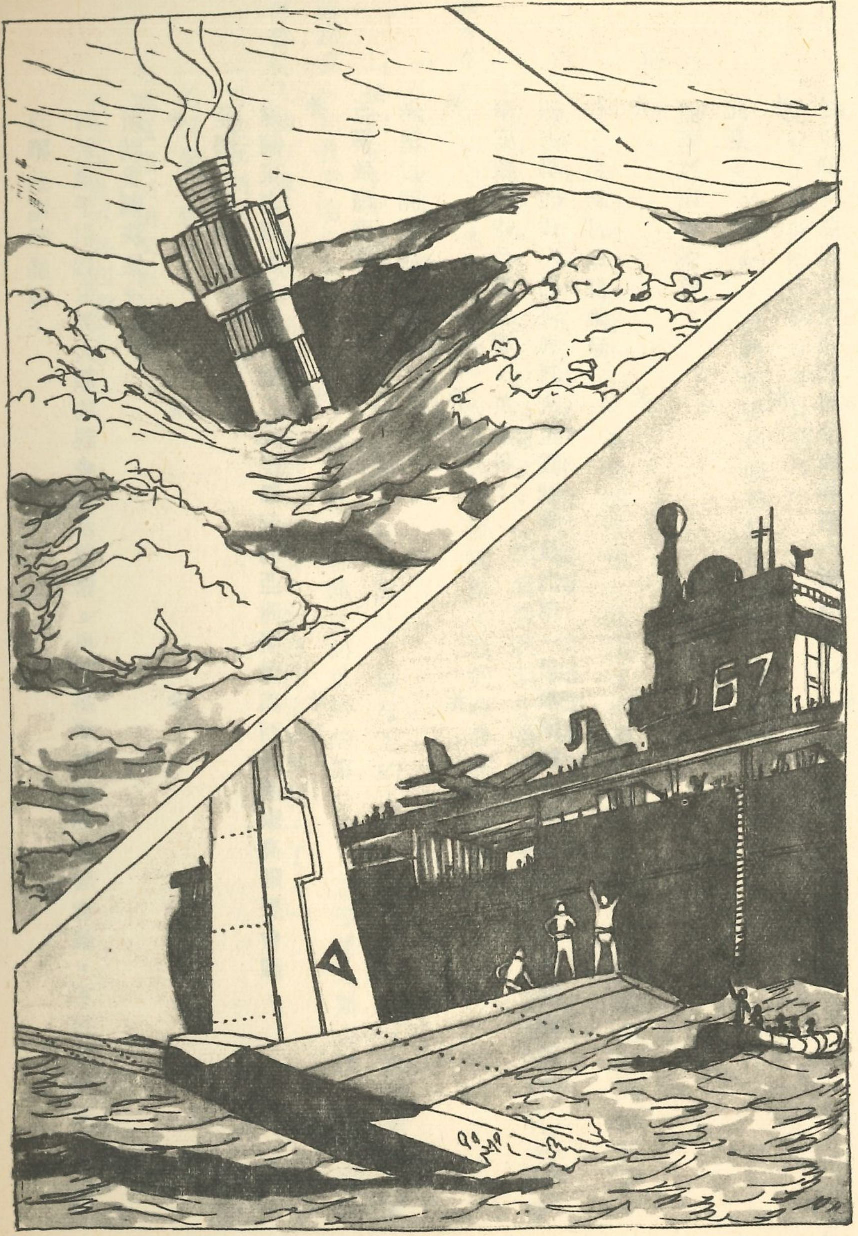
這個人物就是貝里．洛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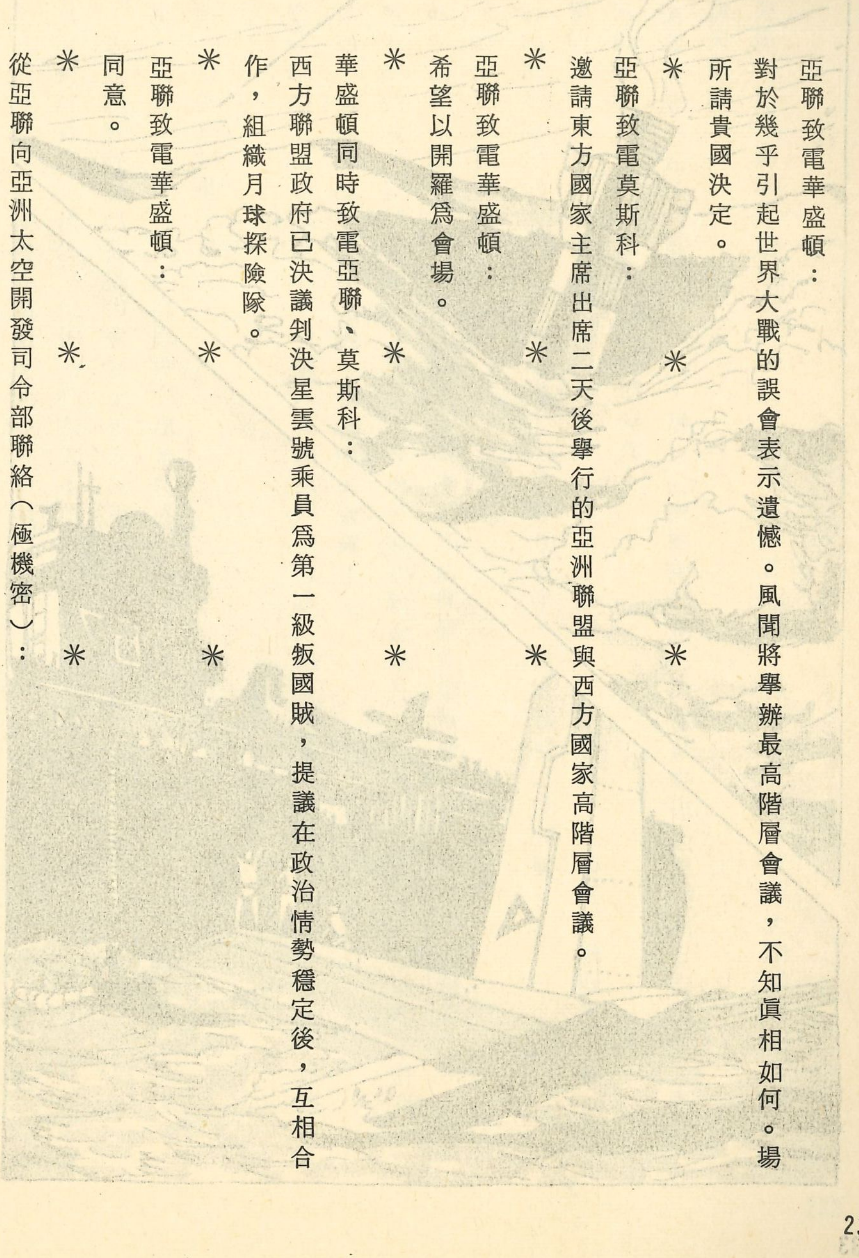
然而，貝里．洛丹不能一直忍辱負重地當人類的守護神，因爲他給予地球統治者的侮辱實在太大了，當他們發覺自己從權力寶座上被人推下之後，驚愕之餘，就興起與此人對抗的念頭。

要單獨抵抗貝里．洛丹，恐怕有心無力；假如，互相合作的話，說不定……

因此，狂熱的外交談判就開始了。

* * *





亞聯致電華盛頓：

對於幾乎引起世界大戰的誤會表示遺憾。風聞將舉辦最高階層會議，不知眞相如何。場所請貴國決定。

＊　＊　＊

亞聯致電莫斯科：

邀請東方國家主席出席二天後舉行的亞洲聯盟與西方國家高階層會議。

＊　＊　＊

亞聯致電華盛頓：

希望以開羅爲會場。

＊　＊　＊

華盛頓同時致電亞聯、莫斯科：

西方聯盟政府已決議判決星雲號乘員爲第一級叛國賊，提議在政治情勢穩定後，互相合作，組織月球探險隊。

＊　＊　＊

亞聯致電華盛頓：

同意。

＊　＊　＊

從亞聯向亞洲太空開發司令部聯絡（極機密）：

希望各組員盡力，早日發射新月球火箭。籌備過程必須保密。

＊　＊　＊

開羅分別致電亞聯、莫斯科：

一切準備就緒，我們對於列強首腦的光臨，感到無上光榮。

＊　＊　＊

兩天後。

「我們已被地球人放逐了！」布魯喊叫道。在不了解他的人看來，可能以爲他快哭出來了：「我們是叛國賊?!犯人?!是不是我們中止了戰爭，才這樣呢？」

「你覺得奇怪嗎？」洛丹揚揚眉說：「因爲我們阻止戰爭，就表示我們比他們強；最後，他們會在開羅結盟。地球列強爲了對付我們而團結，我們還奢望什麼?!」

「你說什麼——這是什麼意思?!」

「想要征服宇宙，一個國家絕對辦不到；因此，地球上的人們必須携手合作。當地球人類團結起來，把我們當作公敵的時候，就是世界各國共同思考的第一步。恐懼使人類合作；我們藉著阿魯況人的力量，才收到這麼大的成果。布魯，我們已使世界統一了。」

「可是我們却被放逐了呀！」

「這就是代價！」

布魯搔搔又硬又直的頭髮。

「弗里帕是不是回國了？」

「不知道，沒有看到他的名字。叛國賊是你、馬諾利、和我三個人。他們還不知道克里斯多的事；假若知道，一定會更震驚的。」

布魯指著藍空說：

「托拉做得很好，我們不能不承認；假如沒有她，我們現在的遭遇更無法想像。」

洛丹慢慢地搖著手說：

「不能再那樣做——說不定我們會成爲地球上最後的人類。」

克里斯多突然出現在司令室的門口。

「看到你們同胞的經歷，我感覺好像是我們族人的再生。」克里斯多溫和地說：「你們將來的前途，現在已可清楚地看出來。無論如何——請你們不要忘記——一定還有其他的麻煩；你們還沒有完全脫離危險。現在你們已跨出第一步，恐懼就是最好的手段。」

「不過，總不能永遠如此。」洛丹嚴肅地說：「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人類的統一不是因爲恐懼的強迫，而是受到良心的驅使；也就是根據推理，不，是出於人性的發揮才行。這不是一蹴可幾的事，然而，却遲早會到來。假如我能盡力的話……」

克里斯多按住洛丹的肩膀說：

「你已經盡力了，洛丹。我以一個外星人的身分，稱你爲地球人。不錯，洛丹，你就是第一個地球人。」

「那我呢？」布魯裝出酸溜溜的樣子；而一向沈默寡言的馬諾利，則說出了一句一針見血的話：

「想當地球人，首先要有人性。」

布魯哼了一聲，搖晃著龐大的身子走到門口說：

「我要去游泳啦！」他說：「在那個鹽湖。」

馬諾利閃開，讓布魯擦身走過去，乘機在他耳旁輕聲說：

「好啊——乾脆把你醃起來好了。」

克里斯多忍不住噗哧笑出聲來。

只有貝里・洛丹好像聽而不聞似的，站在牀邊，抬頭望著晴朗的天空。在遠方的某一處，月球正孤獨地在它的軌道上運行著……

後記：太空英雄洛丹叢書簡介

譯者

西元一九六一年，西德的科幻小說界嘗試了一個大膽的計畫，那就是動員德國的現代科幻作家（嚴格地說，並非全部），以一個叫貝里．洛丹的美國人爲主角，利用混合、拼湊的方式，創造出太空的科幻故事，登在週刊上發表。

起初，任何人都覺得這個計畫實在太冒險，不料竟造成轟動，以後連續十餘年，在慕尼黑的梅維希出版社，出版了五百卷以上。銷售量光是德文版就有一億部，稱得上是世界最大的叢書系列，也是歷史上最暢銷的書籍。曾翻譯成好幾個國家的文字，也拍成電影和製成卡通影片，聽說甚至還成立了一個貝里．洛丹俱樂部。

說實在的，這種混合、拼湊的方式，是一種很優良的方法，一旦能克服合作的困難，像這樣的長篇小說，就絕對不會陷入千篇一律的低潮之中；同時，也可以說是最理想的方式。某一個作者看到同伴的作品，心中必然會湧上鬪志。剛才說過，這是長篇故事，但嚴格說來，還是稍有不同；因爲，每一本書雖然都自成篇章，但都是各自獨立的故事，所以也可以當作短篇小說來看。

本叢書總共有好幾十本；不過，既然每一本都可獨立，我們就挑選其中最精采的幾本來，介紹給

國人欣賞。「宇宙的繼承者」是本叢書的第一本代表作。

這套書從一九六一年開始連載，所以難免有矛盾的地方。例如：在本書裡，人類第一次登陸月球是在一九七一年，大體上的判斷是在十年後才能完成；然而，事實比小說更早實現；這是一個相當好的例子。在作品中，其構想是先建造有人居住的太空站，如此月球火箭從那裡發射比較方便；這也是和事實不盡相同之處。此外，心像錄影裝置的完成，可能還需要很久的時間。至於世界的政治情勢，則另當別論；翻成中文版時，曾作了小部份的修改，尚請中文版的讀者明鑑。

這套叢書的最初四卷是由K．H．謝爾和克拉克．達爾頓兩人負責撰寫；他們兩人可能是推進科幻小說的主要人物。K．H．謝爾出生於一九二八年，在大戰後的混亂時期曾從事過好幾種行業，早期就以科幻作家的頭銜而聞名於世。

至於克拉克．達爾頓這個人，「克拉克」是他的筆名；他的本名叫做華爾達．艾魯斯汀；生年不詳，大概是和K．H．謝爾同時的人。據說，他曾在某一家出版社從事科幻叢書的編輯工作，因此可以說，他在早期就具有寫作基礎，所以才能和K．H．謝爾一起成爲現代德國科幻小說界的雙傑。貝里．洛丹叢書中，以克拉克．達爾頓的作品最多。

總歸一句話，他們兩人都是當年最有名望的作家。

而這一套貝里．洛丹叢書，是德國科幻界最劃時代的鉅作。

世界科幻名著

SFB02

宇宙的繼承者

（太空英雄洛丹叢書之一）

作　　者　謝爾（K.H.Scheer）
　　　　　達爾頓（Clark Darlton）

封面／插圖　蒙　傑

審閱（中文版）　張之傑　石育民

翻　　譯　陳蒼杰

編　　輯　馬文善

企　　劃　環華出版事業公司企劃部

顧　　問　石資民　吳宗錦　邱志賢
　　　　　周東川　陳移強（依姓氏筆劃順序）

發 行 人　潘朝閣

出 版 者　星際出版社

總 代 理　環華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二號

電　　話　5811146(五線)

郵　　撥　174133(環華帳號，全省統一)

承　　印　商美彩色印刷公司

定　　價　120元

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台業第二二三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